

胡適等著

怎
樣
讀
書

蔡元培題



怎
樣
讀
書

潘公展題



編輯者言

這幾月以來，讀書識字的空氣，瀰漫全國。有黨政機關主持的識字運動，也有文化團體主辦的讀書競賽。前者企圖用政治的力量，掃除民間的文盲；後者則希望藉獎勵的辦法，鼓舞讀書的風氣；這不消說都是很好的現象。

『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這是我國傳統的一句鼓勵青年讀書求學的口號。但因為它是一句口號，不免帶一些誇張的成分，因此被反對的人，資為否定讀書的價值的藉口。他們以為用『書中自有顏如玉……』的態度讀書的人，都是一些封建餘孽！才子佳人不錯，用這種精神和目的讀書，的確把書籍的意義，估價過低，但反對讀書的人，把住這一個弱點，認為讀書的人，『都是為了顏如玉，黃金屋，千鐘粟，』這却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如果他不是神經錯亂，至少他想用這個論斷，來掩飾自己不肯讀書的短處罷。

也有人因為看見了幾個方法錯誤的讀死書的人，便以為讀書人都是書獃子。這不消說也是一種歪曲的見解。因為「不辨菽麥」的讀書人固然不能說沒有「祇尙空談不知實務」的讀書人，也隨書可遇，然而這是書籍的本身的缺憾嗎？這能構成推反讀書的論證的有力量證據嗎？不是不能！

老實說，到今日為止，除了讀書之外，我們還不曾發見獲取智識經驗的更好的方法！換言之，我們不能不承認讀書是接受前人文化，溝通常時消息的最有效的工具！

一般錯誤的見解，以為「讀書」和「迂腐」「空想」好像有着連繫似的，一讀了書，便和實際的人生隔絕，殊不知讀書和實際的人生經驗並不是形如水火的兩件事，相反地却是相互利用的朋友。某些場合，需要人們去實驗，去體味，然而為要應付這瞬息萬變的世界，我們又何能一一遍嘗，人世間的遭際？我們受時間和空間的種種限制，所能親身體驗得到的的人生經驗，究竟有限得很。因此我們的資料大部份不能不求諸智識的寶藏——書籍、報紙、雜誌……

我們既已肯定了讀書的價值，那末，讀書的方法怎樣呢？這確是一個麻煩了無數青年的問題。同樣一本書，懂得方法的人讀了，可以獲得智識，應付環境，反之，不懂方法的人，讀了却一無所得，反博得『書獃子』的綽號。不但如此，譬如一本性質嚴正的讀物，怎樣地去讀，才能抹去生硬的印象，而易於消化？又如一本描寫社會的醜惡的小說，怎樣讀了，可不致被書中的某一些刻劃罪惡的句子所誘惑；而獲取其中的正義？凡此都是『怎樣讀書』的問題。如果把國內聞名的學者教授們所發表的關於他們本人的讀書經驗，彙集起來，以之供讀書青年的參考，俾知所效法和準繩，這當然是目前讀書界所急切需要的一件事。所以我們有本書的編輯。這裏而有概述讀書的一般方法的，有專編某一學科的研究方法的。我們相信這裏所選的完全是於青年極有益的經驗之談。

因為本書的第一篇是胡適先生的『怎樣讀書』，所以就拿這四個字作為書名，自然一方面也因為這個題目比較可以代表本書的全部精神的緣故。

二十四年六月編者

521.9071
635

2

1 書 讀 樣 怎

怎樣讀書目錄

胡適……怎樣讀書……	一
蔡元培……我的讀書經驗……	八
胡適……為什麼讀書……	一一
陳鐘凡……讀什麼書……	一二
王雲五……怎樣讀書……	三〇
林語堂……讀書的藝術……	四二
章衣萍……我的讀書的經驗……	五二
馬寅初……余對於讀書之經驗……	五八
樊仲雲……怎樣讀書……	六〇
江問漁……對於讀書問題的我見……	六三

潘仰堯……	讀書方法……	七二
楊衛玉……	讀書與興趣……	七八
李公樸……	讀書實驗……	八一
朱光潛……	談讀書……	八六
豐子愷……	我的苦學經驗……	九四
章衣萍……	作文與讀書……	一一二
童行白……	怎樣提高讀書的速率和效率……	一二二
歐元懷……	讀書生活的三多法……	一二九
傅東華……	我的讀書經驗……	一三二
錢歌川……	讀書與書籍……	一三六
曹聚仁……	我的讀書經驗……	一五〇
孫福熙……	讀書並非爲黃金……	一五六

張素民……我的讀書經驗談……	一五九
程瑞霖……個人讀書的經驗……	一七二
林語堂……怎樣研究英文……	一七七
黃鑑村……怎樣學習日語……	一八五
陳彬蘇……如何讀報……	一九二

怎樣讀書

我們平常讀書的時候，所感到的有三個問題：一，要讀什麼書；二，讀書的功用；三，讀書的方法。

關於要讀什麼書的一個問題，在京報上已經登了許多學者所選定的『青年必讀書』，不過這於青年恐怕未必有多大好處，因為都是選者依照個人的主觀的見解選定的，還不如讀青年自己所愛讀的書好。

讀書的功用，從前的人無非是為做官，或者以為讀了書，『顏如玉』『黃金屋』一類的東西就會來，現在可不不然了，知道讀書是求智識為做人的。

讀書的方法，據我個人的經驗，有兩個條件：

(一) 精 (二) 博

精



從前有『讀書三到』的讀書法，實在是很好；不過覺到三到有點不夠，應該有四到，是：眼到 口到 心到 手到

眼到 是個個字都要認得。中國字的一點一撇，外國的 *a.b.c.d.*，一點也不可含糊，一點也不可放過。那句話初看似很容易，然而我國人犯這錯誤的毛病的，偏是很多，記得有人繙譯英文，誤 *Port* 爲 *Pork*，於是葡萄酒一變而爲豬肉了。這何嘗不是眼不到的緣故。誰也知道，書是集字而成的，這是字不能認清，就無所謂讀書，也不必求學。

口到 前人所謂口到。是把一篇能爛熟地背出來。現在雖沒有人提倡背書，但我們如果遇到詩歌以及有精采的文章，總要背下來，牠至少能使我們在作文的時候，得到一種好的影響，但不可模仿。中國書固然要如此，外國書也要那樣去做。進一步說：念書能使我們懂得他文法的結構，和其他的關係。我們有時在小說和劇本上遇到好的句子，尙且要把他記下來，那關於思想學問上的，更是要緊了。

心到 是要懂得每一句每一字的意思。做到這一點，要有外的幫助，有三個條件：

(一)參考書，如字典、辭典、類書等。平常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們讀書，第一要工具完備。

(二)做文法上的分析。

(三)有時須比較，參考，融會，貫通，往往幾個平常的字，有許多解法，倘是輕忽過去，就容易生出錯誤來。例如英文中的一個 *Verb* 字，作

v. 有十五解，*vt.* 有十三解，*vi.* 有二十六解。

共有五十四解。

又如 *Strike*, *v.t.* 有三十一解，*v.i.* 有十六解，*n.* 有十八解。

共有六十五解。

又如 *Go*, *v.i.* 有二十二解，*n.* 有三解，*ph.* 有九解。

共有三十四解。

又如中文的『言』字，『于』字，『維』字，都是意義很多的，只靠自己的能力有時固

然看不懂，字典裏也查不出來，到了這時候非參考比較和融會貫通不可了。

還有前人關於心到很重要的幾句話，把他來說一說：

宋人張載說：『讀書先要會疑，』『于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又說：『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手到 何謂手到手到有幾個意思：

(一)標點分段， (二)查參考書， (三)做劄記。

劄記分爲四種：

(甲)抄錄備忘。

(乙)提要。

(丙)記錄心得。記錄心得，也很重要；張橫渠曾說：『心中苟有所開，原便劄記，否則還失之矣。』

(丁)參考諸書而融會貫通之，作有系統之文章。

手到的功用，可以幫助心到。我們平常所吸收進來的思想，無論是聽來的，或者是看來的，不過在腦子裏有一點好或壞的模糊而又零碎的東西罷了。倘若費一番功夫，把他芟除的芟除，整理的整理，綜合起來作成劄記，然後那經過整理和綜和的思想，就永久留在腦中，於是這思想，就屬於自己的了。

博

就是什麼書都讀。中國人所謂「開卷有益。」原也是這個意思。我們為什麼要博呢？有兩個答案：

(一)博是爲參考，(二)博是爲做人。

博是爲參考 有幾個人爲什麼要戴眼鏡呢？（學時髦而戴眼鏡的，不在此問題內。）乾脆答一句：是因看不清楚，戴了眼鏡以後，就可以看清楚了。現在戴了眼鏡，看是清楚的，可是不戴眼鏡的時候看去還是糊塗的。王安石先生答曾子固書裏說：

「……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自百家諸子之書，至「難經」「素問」「本草」

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能知其大體而無懷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

他「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我們要推開去說：讀一書而已，則不足以知其書。比如我們要讀詩經，最好先去看一看北大的歌謠週刊，便覺詩經容易懂。倘先去研究一點社會學，文字學，音韻學，考古學等等以後，去看詩經，就比前更懂得多了。倘若研究一點文字學，校勘學，倫理學，心理學，數學，光學以後去看墨子，就能全明白了。

大家知道的：達爾文研究生物演進的狀態的時候，費了三十多年光陰，積了許多材料。但是總想不出一個簡單的答案來，偶然讀那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便大悟起來，了解了那生物演化的原則。

所以我們應該多讀書，無論什麼書都讀，往往一本極平常的書中，埋伏着一個很大的暗示。書既是讀得多，則參考資料多，看一本書就有許多暗示從書外來。用一句話包括起來，

就是王安石所謂『致其知而後讀。』

博是爲做人 像旗桿似的孤另另地祇有一技之藝的人固然不好，就是說起來什麼也能說的人，然而一點也不精，彷彿是一張紙，看去雖大，其實沒有什麼實質的也不好。我們理想中的讀書人是又精又博，像金字塔那樣。又大，又高，又尖，所以我說：

『爲學當如埃及塔，

要能博大要能高。』

青年會講

我的讀書經驗

蔡元培

我自十餘歲起，就開始讀書；讀到現在，將滿六十歲了；中間除大病或其他特別原因外，幾乎沒有一日不讀點書的，然而我沒有什麼成就，這是讀書不得法的緣故。我把不得法的概略寫出來，可以作前車之鑒。

我的不得法第一是不能專心：我初讀書的時候，讀的都是舊書，不外乎考據詞章兩類。我的嗜好，在考據方面，是偏於詁訓及哲理的，對於典章名物，是不大耐煩的；在詞章上，是偏於散文的，對於駢文及詩詞，是不大熱心的。然而以一物不知爲恥，種種都讀；並且算學書也讀，醫學書也讀，都沒有讀通。所以我曾經想編一部說文聲系義證，又想編一本公羊春秋大義，都沒有成書。所爲文辭，不但駢文詩詞，沒有一首可存的，就是散文也太平凡了。到了四十歲以後我始學德文，後來又學法文，我都沒有好好兒做那記生字練文法的苦工，而就是生吞活剝的看書，所以至今不能寫一篇合格的文章，作一回短期的演說。在德國進大學聽講

以後，哲學史、文學史、文明史、心理學、美學、美術史、民族學統統去聽，那時候這幾類的參考書，也就亂讀起來了。後來雖勉自收縮，以美學與美術史為主，輔以民族學；然而他類的書終不能割愛？所以想譯一本美學，想編一部比較的民族學，也都沒有成書。

我的不得法，第二是不能勤筆：我的讀書，本來抱一種利己主義，就是書裏面的短處，我不大去搜尋他，我止注意於我所認為有用的或可愛的材料。這本來不算壞，但是我的壞處，就是我雖讀的時候注意於這幾點，但往往為速讀起見，無暇把這幾點摘抄出來，或在書上做一點特別的記號，若是有時候想起來，除了德文書檢目特詳，尚易檢尋外，其他的書，幾乎不容易尋到了。我國現雖有人編『索引』『引得』等等，又專門的辭典，也逐漸增加，尋檢自然較易，但各人有各自的注意點，普通的檢目，斷不能如自己記別的方便。我嘗見胡適之先生有一個時期，出門時常常攜一兩本線裝書，在舟車上或其他忙裏偷閒時翻閱，見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鉛筆作記號。我想他回家後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續。我記得有一部筆記，說王漁洋讀書時，遇有新雋的典故或詞句，就用紙條抄出，貼在書齋壁上，時時覽讀，熟了

就揭去，換上新得的。所以他記得很多。這雖是文學上的把戲，但科學上何嘗不可以仿作呢？我因從來懶得動筆，所以沒有成就。

我的讀書的短處，我已經經驗了許多的不方便，特地寫出來，望讀者鑒於我的短處，第一能專心，第二能勤筆，這一定有許多成效。

文化建設

爲什麼讀書

胡適

讀書是快樂的，爲什麼呢？因爲『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然而，我們如果推論爲什麼要讀書起來，那可有三點：第一，因爲書本是學問智識經驗之紀錄，人類之遺產，讀書就是要接受這部遺產，來做基礎，再去發揮而光大之。第二，因爲要讀書而讀書，人類是必要讀書的，是有讀書之必要的，所以才去讀書；而且要讀書，只有去讀書，讀書愈多，則所能讀的書愈多。爲要讀書所以讀書，爲要多讀書所以多讀書。第三，因爲要解決我們的困難所以要讀書。讀了書是能夠替我們解決目前的困難，應付環境，和獲得思想材料的來源，所以要讀書。

我們知道：現在的書本是古人經歷數千年來之學問智識經驗的結晶，讀了一本書，等於經歷了古人所經歷的數千百年的經驗。我們不能夠再像古人那樣從新去經歷各種事情。如果我們還是要像古人那樣一事一事去經歷，試探，而後知道明白，那我們的智識便不

能進步，一切文物制度便要有退無進了。因為我們一生所能經歷而得到的智識，決不能及到古人所集積的那麼多。因此，我們要在極短的時期中，把古人的遺產，全部接受過來，那末，非讀書不可。因為，古人經歷數千年來之學問智識經驗，完全刊載在書本中，我們要知道古人數千年來之這一部分學問，便去讀刊載着這一部分學問的書本，我們要知道古人數千年來之那一部分智識，便去讀刊載着那一部分智識的書本，我們要知道古人數千年來之另一部分經驗，便去讀刊載着另一部分經驗的書本；我們只要在很短的時期中，就能讀完這些書本；就能把古人經歷數千年來之一切學問智識經驗，人類的遺產，全部接收過來。既接收了人類的全部遺產後，再去發揮而光大之，則人類的學問愈能深造，人類的智識愈能充足，人類的經驗愈能豐富了！為保存古人所遺下的學問智識經驗，果然要讀書；為要發揮而光大古人的學問智識經驗，更加要讀書。

再說到第二層：為讀書而讀書。換句話說。讀書要『博』，所謂『博』就是什麼書都要讀。因為要讀書，所以什麼書都要讀。讀書愈多，愈能讀書。有許多書，我們讀起來是不懂的。一

定要讀了許多別種書，才能讀得懂這本書。所以要讀懂這本書，便要讀旁的許多書了。先讀的許多書，好像是種工具。不讀書便不能讀書，要能讀書纔能多讀書。譬如許多人是戴眼鏡的。但爲什麼要戴眼鏡呢？豈不是因爲戴了眼鏡，從前看不見的，現在看得見了；從前很小的，現在看得很大了；從前看不分明的，現在看得清楚分明了。王荊公說得最好：

「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致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

他說：「致其知而後讀。」又說：「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確是不錯。譬如墨子一書，在一百年前，清朝的學者懂得此書還不多。大家都不知道此書中包含了光學，幾何學，力學，工程學，心理學，論理學……等科學的；所以不懂得光學，幾何學，力學……等知識的，便不能完全讀懂墨子。後來的人，知道力學的，讀起這本書來，便多懂一些，能知道光學的，更能多懂

一些，如果各種新智識都懂得，便能完全了解墨子。所以讀書愈多，愈能懂得墨子；換句話說，爲多懂得墨子，必要多讀別的書。

所以，『讀一書而已，則不足以知一書。』多讀書，然後可以專讀一書。譬如讀『詩經』，倘使先讀了古今中外的許多歌謠，便覺得『詩經』好懂得多了；倘使讀過社會學，人類學，那就懂得更多了；倘使先讀過文字學，古音韻學，也可懂得更多，倘使先讀過考古學比較宗教學等，懂得也更多。總之，你讀過的書越多，你懂得『詩經』也更多。

所以無論讀什麼書，總要多配幾副好眼鏡。

這樣說來，我們爲要讀書，那能不讀書呢？

現在，要說到第三層爲解決困難而讀書了。做人難，那是人人所感覺的。我們怎樣生活？怎樣對付社會環境？能些都是人生極困難的問題。讀書就是要解決這些困難的。困難當前，就得去思想，思想才能發生意，東一個主意，西一個主意，有了許多主意，才好選擇一個適合的主義去解決困難。如果不讀書，就不會有主意。多讀書，主意自然會多，解決困難也就比

較容易。

所以，知識是思想材料的來源。思想可分作五步。思想的起源是大的疑問。日常的事情不用想，但逢着三叉路口，十字街頭那樣的環境，就發生困難了。走東或是走西，這樣做或是那樣做，困難很多。病有各種各樣的病，發燒，頭痛，多得很。第二步要把問題弄清，困難弄清。第三步才想到如何解決。讀書就是出主意，暗示，但主意很多，於是又逢着困難。主意多少要看自己的學問多少，都採用也不行。第四步就是要選擇一個假定的解決方法。要想到這一個方法能不能解決。若不能，那末，就換了一個，若能，就行了。這好比開鎖，這一個鑰匙開不出，就換了一個；假定是可以開的，那末，問題就解決了。第五步就是試驗。凡是有條理的思想都要經過這五步，或是逃不了這五個階級。科學家要解決問題，偵探要偵探案件，都要經過這五步。主意或暗示很多，若無主義，便無辦法，沒有主意，便不知道怎樣辦，這是因爲智識不夠，學力不足，經驗不豐富，從來沒有想到，所以要解決問題時，便沒有材料。讀書是過去智識學問經驗的記錄，而智識學問經驗就是要用在這時候。所謂『養軍千日，用在一朝。』否則，學

問一些都沒有，遇到困難就無法解決。例如達爾文把生物變遷現象研究了幾十年，都想不出什麼原則去解決，後來無意中看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說人口是按照幾何學級數一倍一倍的增加，糧食是按照數學級數增加，達爾文知道了這個道理，忽然觸機，就把原則應用到生物學上去，創了物競天擇的學說。譬如一條魚可以產生二百萬魚子，這樣，太平洋應該佔滿了，然而大魚要吃小魚，更大的魚要吃大魚，所以生物要適應環境才能生存；但按照經濟學原則，達爾文主義是很沒有條理的，而我們讀書就是要解決這個困難。又譬如從前的人以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後來天文學家科白尼却主張太陽是世界的中心，繞着地球而行。據羅素說，科白尼所以這樣的解說，是因為希臘人已經講過這句話，科白尼想到了這句話可以解決這問題，便採用了。假使希臘沒有這句話，在六十幾年之後恐怕沒有人敢說這句話吧。這就是讀書的好處。像這樣當初逢着困難後來得到解決的事很多。所以讀書，是可以供給出主義的來源。

有許多書讀了，就能應用，來幫助你解決困難，例如你讀到一課書，遇到幾個生字，便不

能解釋下去；這就是遇到了困難。倘使你把辭典檢查一下，你馬上能夠解釋得出，而你的困難也馬上就解決了。諸如此類的事很多，這裏不多舉了。同時，有許多書讀了，好像沒有用處似的。並不能夠解決困難的。然而，這是錯誤的。無論那本書都有用處，都能幫助你解決困難的，當在適用的時候。現在舉個例子來說。有一個學生，在晚上看本小說，這本小說非常好看。看得興味十足的時候，燈光忽而熄滅了。那時，他好不心煩。這是他的目前困難，他用什麼方法去克服這個困難，以繼續看小說呢！於是讀書的用處，就在這時候發現了。他細細研究燈光熄滅的道理，知道是燈油少了的緣故。燈心吊在上面，不碰着油，所以火光熄了。當時，他就想起『伊索寓言』上有一段的故事，說有一隻鸕鶿，嘴渴得很，見到一瓶中有少些的水。然而因水太少了，牠的嘴不能伸入瓶中去吸。因此，牠便想出法子，把小石子投到瓶中去，使瓶中滿裝石子，水浮在瓶口，牠便可以吃了。於是，這個學生便想到用銅元投入燈中，使火油浮起。然而因燈口極小，銅元不能投入。他於是又想到他曾學過理化科，知道火油比水輕，把水裝進去，火油便可浮在上兒，而且水和火油不相混合，對於燈光一無妨礙，所以他便這樣做

了。結果，他的困難自然解決了。這裏，我們可以知道：讀書多的用處了。那個學生當讀『伊索寓言』的時候，決不會想到在現在看小說時要用他來解決困難的。所以讀書是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困難的；讀書愈多，難困更容易解決。

我們要做成一個學問博大而又精深的學者。精深的方面，是專門學問；博大的方面，是旁搜博覽。用專門學問做中心，次及於直接相關的各種學問，次及於間接相關的各種學問，次及於不很相關的各種學問，以次及於毫不相關的各種泛覽。這樣的學者，好像埃及的金字三角塔。那金字塔高四百八十英尺，底邊各邊長七百六十四英尺。塔的最高度代表最精深的專門學校；從此點以次遞減，代表那旁收博覽的各種相關或不相關的學問。塔底的面積代表博大的範圍，圍深的造詣，博大的同情性心。這樣的人，對於社會是極有用的人才，對於自己也能充分享受人生的趣味。

但怎樣才能做到這個地步呢？不必說，要讀書『精』而『博』。
什麼是『精』？簡單說來，要『眼到，口到，心到，手到。』

眼到是要個個字認得，不可隨便放過。讀中國書時，每個字一筆一畫都不放過。讀外國書要把A、B、C、G……等字母弄得清清楚楚。書是文字做成的，不肯仔細認字，就不必讀書。眼到對於讀書的關係很大，一時眼不到，貽害很大，並且眼到能養成好習慣，養成不苟且的人格。

口到是一句一句要念出來，有許多書，必要熟讀的；怨愛的詩歌，如精采的文章，熟讀多些，於自己的作品上也有良好的影響。讀此外的書，雖不須念熟，也要一句一句念出來。念書的功用能使我們格外明瞭每一句的構造，句中各部分的關係。

心到是每章每句每字意義如何？何以如是？都要用心考究。但是用心不是叫人枯坐冥想，是要靠外面的設備及思想的方法的幫助。要做到這一點，第一，字典，辭典，參考書等等工具須要完備；第二，要做文字上的分析；第三，有時要比較參考，有時要融會貫通，才能了解。

手到就是要勞動勞動你的貴手。讀書單靠眼到，口到，心到，還是不夠，必須還得自己運動手，才有所得。例如（一）標點分段，是要動手的；（二）翻查字典及參考書，是要動手的；（三）

做讀書札記，是要動手的。札記又可分四類。a 抄錄備忘；b 作提要，節要；c 自己記錄心得；d 參考諸書，融會貫通，作有系統的著作。吸收進來的智識思想無論是看書來的，或聽講來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們自己的東西，自己必須做一番手到的功夫，或做提要，或做說明，或做討論，自己重新組織過，申敘過，用自己的語言述過——那種智識思想⁽⁶⁾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動手標點，動手翻字典，動手查書，都是極要緊的讀書祕訣。諸位千萬不要輕輕放過，內中自己動手翻書一項，尤爲要緊。

最後，我們要讀書，必須要懂得一種外國文。中國所有汗牛充棟的書，很少是有系統有結構的，都是漫無計畫隨便集成功的。好像『論語』一書，東一句『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西一句『子曰……』又一句『子曰……』其他如『孟子』……等書都是零零散散集成的，毫無系統可言。一切中國的所謂經史子集，都是雜貨店，『集』是雜貨店，那是很明顯的；然而子，何嘗不是雜貨店？『史』與『經』又何嘗不是雜貨店？因爲是雜貨店，所以可讀的好書很少。中國書中有系統有結構而可讀的書，至多不過半打！因此，我們單讀中

國書就覺得不夠，我們至少要學一種外國文字，才可以收博覽羣集，觸類旁通之效。如果學者能下一年的苦功，不怕麻煩，查生字，辨句讀，一字字，一句句，都弄得非常清楚，就會有很好的成績。如果你有一種外國文可以不費氣力地看得懂，就是睡在榻上或是立在窗口，都能不費力氣地看懂外國書，那末，你就可毫無阻礙地讀書，並且覺得讀書是如何快樂了。

讀 什 麼 書

陳鐘凡

現在科學繁重，所以讀書要講求最經濟的方法。在從前科舉時代，所讀的都是中國舊書，但現在學校中各科常識都要研究，讀專門書的時間很少，所以讀書的觀念要改變。在古代，一切書籍多為一般智識者或貴族所壟斷，沒有現在那樣流通，現在是用書時代。書籍是各種智識的寶庫，讀書為着要解決問題，否則可不必讀。我們要用最經濟的方法去讀最有用的書。

現在各種書籍汗牛充棟，浩繁已極，動植礦物可以分門別類，書也是如此。舊時代採用七分法或四分法。所謂七分法實在只是六分法，例如六藝，後來漸漸覺得這分法太繁。四分法就是把中國舊書分為經史子集四種，但經應該歸到文學一類，史是文學書，所以中國舊書可以分為三類，就是史學哲學思想和文學。現在杜威十分法圖書館多經採用，但中國書却不能用那樣精密的分法，因為中國書智識很雜，例如墨子一部書裏要講到政治經濟社

會等等許多問題，此外也談到工程學和軍事學，那末，按照杜威的十分法，你究竟把這部書歸入那一類好呢？這是十分法最大的毛病。總之，在中國舊籍中，只有史學哲學思想和文學這三類特別發達。我們不能把淮南子這部書當作化學，和製豆腐的人不懂得化學原理，不能把製豆腐這件事算是科學一樣。我們只能把中國書分成三類。

講到史學，關於這方面的書籍很多。所謂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處說起，現在我們可以說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處讀起。中國的史書大都是帝王家譜，一點用處都沒有，可以說沒有一種能合於現代史學方法的。史可以分爲兩種，就是通史和專史。通史或依地方分類，或依時期分類，或依智識分類，或依宗教分類，但這樣的通史中國一部都沒有，專史也沒有。先說到通史，從前蔡子民先生主國史編纂處事時曾編過通史，並叫我編教育史。於是我天天從二十四史等舊籍中去找材料，遇有和教育有關的，便叫書記抄下去，但這個方法還是不行，後來國史編纂處也就裁撤。那末，究竟用什麼方法呢？我們只有用自己方法去鈎玄。在史籍中有一部分的神話，是靠不住的，不完全的。此外像『紀事本末』這一種書，其內容不相連續，

也不算是中國通史，只能算是中國通史的原料或是未成熟的稿本。說到專史，宋代倒有幾部學術史，其中有一部叫做『宋儒學案』，要算最完備，明代也有明儒學案，到了清代雖有清儒學案，但已經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了。這種專史的材料，我們可以到類書中去找，從『通志』、『文獻通攷』、『九通』、『藝文志』、『漢書藝林傳』以及其他經史子集中，我們可以找出許多專門材料。譬如我們把『漢書禮樂志』、『通志』、『通考』、『樂考』等等關於音樂史的材料湊起來，我們就可以知道古代音樂的起源，樂譜的內容等，再推而至于彫刻圖畫之類，也有很多的史實。再說宗教史，中國人可以說是還沒有，日本人倒有關於中國佛教史的一類書。

此外關於中國各種重要問題，例如民族問題，像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中國那幾次被他們侵略，後來怎樣恢復原地等等民族消長的情形，在史記的匈奴傳，通志的四夷傳等篇中，都有詳明的記述。還有中國的田賦制以及其他經濟制度，我們也可以從類書中去找材料。中國的土地原是公田。在古代有所謂均田井田制，後來漸漸發生賣買土地等情事。於是大

部分的土地便被貴族和土豪佔據了去。土地革命的事實中國很多，譬如漢朝的王莽就是主張土地革命的一個人。現在所謂平均地權，中國向來已有一部分施行過，我們可以從『三通雜貨志』裏面找出許多的材料。

中國書很難讀，我們要經過一番審查的工夫。自從三皇五帝直到史記，那時的記載都靠不住，我們不敢相信。自從古物學發現之後，我們知道那時文化很淺，一定做不出那樣的書，就是後來的傳書也都靠不住，五經也要加以審查，只有算書——例如周書——還靠得住，其他都是假的。所以我們要用科學的方法去讀古史，我們要懂得地質學，人類學，人種學，算學等科學，不通各科學不能研究古史，要先有普通智識，然後可以進而研究專門學問。

其次要講到哲學，這是思想的問題。春秋有三大大家，第一是道家，就是老子和莊子，他們著書很少。對於這些書有許多人用佛教的眼光去讀，這是不對的，我們最好用客觀的眼光，用自己的經驗去解釋，以求其本來的面目，至于一切註釋訓詁，都是由後人牽強誤會的。第二是儒家，以孔孟為代表。孔子的哲學思想詳於論語一書，但孝經一書却是七十二子以後

的人所著的。第三是墨子，包含名家和法家。墨子著有名家書，法家也有專書。例如韓非子。以後到了秦時，產生了一位批評家淮南子，創造了一種批評哲學。漢朝崇尚儒術，但有價值的書很少，董仲舒不過把古人所說的話重說一遍罷了。但那時的名家和法家却很有價值，對於當時的社會情形也批評得很是確當。那時有一種懷疑學派思想，對於儒家，要質問，要諷刺，言論激烈，那就是王充的論衡；到了魏晉，一般士大夫喜歡清談，列子便是魏時的人。那時的人耽於逸樂，富於頹廢思想，不想立功立名，只求長生不死，這種思想一部分固然合於醫學，但不能認為是一種科學。這還是儒家時代。唐時佛教時代，代表當時的思想的是佛教，而不是儒家的韓愈。那時的心理學派思想，無論大乘小乘都很有價值，此外還有相宗，後來乘與相宗混在一起，儒道墨三家思想互相綜和。中國人無論什麼事都喜歡綜和，譬如外國人寫信，在信封上總是先寫明街名，然後寫到縣名省名，以至國名，中國人却剛剛倒過來，先寫國名省名，然後寫縣名街名，思想由大而小，籠統綜和，毫無條理，毫無系統。到了宋元明，儒道墨三家思想也合在一起，形成了理學派的思想，其最著名的有朱熹程灝程頤的文學，和

陸九淵的哲學。最後到了清朝。各種學派漸漸踏上了科學之路。當時有所謂考證派。那時唯理主義和唯情主義兩派各趨極端。唯理主義主張打倒一切不合理的思想，而唯情主義的思想家則以為只有有權勢的人有理，理為殺人的工具，不合于天下人的慾望，這種思想很有價值。當時社會思想也很發達，有黃梨洲之提倡民族主義，有顧亭林之提倡民生主義，例如山西人的票莊也是顧氏所提倡的。此外，如攻擊君主，提倡民權者也有之。

最後講到文學。研究文學用不着科學方法，科學求真，而文學則否。文學是感情的產物，愈不近情愈好。文學的目的在表現人生。有環境的關係，牠是含有民族性，階級性，和時代性的，所以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一民族有一民族的文學，一階級有一階級的文學，大概野蠻人感情激烈，平民行為粗豪，對於一切不滿意的事，常是信口大罵，出口成章。貴族則把文學當作一種娛樂品，凡事主張含蓄，不主張樂到極點，所謂文人的態度要雍容大雅，要溫雅敦厚。這是文學的階級性，但各有各的特長，我們都不能說那一種的文學不好。

關於文學書，應讀的很多很多，極不容易選擇，現在只能提出幾個代表作家和他們的

代表作品。中國古代是歌謠時代，有許多是神話，是靠不住的，假託的。詩經是中國最大的文學寶庫，所描寫的多是社會實際生活。至于屈原宋玉的作品，則是屬於理想派的，超實際生活的。漢是樂府時代，這是貴族文學，毫無價值，例如祭宗廟的歌，以及鋪張揚厲的詞賦，都是貴族文學，可不必讀。自東漢至隋唐，平民作品很多，平民思想也很發達，那時代代表作家有曹家父子，就是曹操，曹植，曹丕。王粲的作品和陶淵明描寫山水的詩也很著名。駢文沒有什麼價值，但王勃的滕王閣賦却很好，不過古典太多，讀時要查類書，所以不讀沒有關係。于是進而至于律詩時代，律詩可與音樂合唱。共分兩派。第一是李白杜甫的頽廢派，有很多的紀事詩，平民色彩很是濃厚，專描寫勞工的痛苦，鳴社會的不平。第二是柳宗元等的山水派。到了南唐，浪漫派的詞很盛行，北宋則有蘇東坡的豪放派的詞。這是詞的時代。明末是曲的時代。在元朝就有許多散曲，到了明末，就盛行一時，其最著名的有昭君和番，王實甫的浪漫派作品西廂記等，所描寫的不外乎社會家庭問題和女子痛苦之類。除散曲外，還有許多南曲傳奇，其重要的作品有琵琶記，湯顯祖的牡丹亭等，其內容也是有關于家庭問題的。歷史劇的

出品很多，例如清代的長生殿桃花扇等，都有很沈痛的描寫。詞和曲兩者的性質剛剛相反：詞含意很深，帶有絃外餘音，曲則盡量發揮，痛快淋漓；詞極雅而曲極粗，甚至粗俗得令人看不懂。清代的文學多半學杜甫陶淵明，帶模倣性質，作曲的人很少。說到小說方面，元朝有水滸，金瓶梅，明朝有三國志清朝有紅樓夢，儒林外史。紅樓夢是描寫大家庭的情形，儒林外史是描寫文人的醜態，是富于諷刺性的社會文學。

現在文學到了新的階段，文學並沒有時間性和地方性的關係，因為人的衝動和感情彼此都是一樣。譬如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和少年維特之煩惱等名著，直到現在中國人還是很喜歡讀，就是文學的階級性也並非是固定的，一個階級也可以了解別個階級的文學而感受趣味。不過有一點我們應該知道的，就是我們不要模倣前代，我們只可以讀古人的名著，來培養自己的感情。

總之，中國的書籍可以分爲三大類。至于讀書方法的問題，是要先研究科學，數學，以爲讀書的工具或手段。

怎 樣 讀 書

王雲五

我們爲什麼要讀書呢？爲什麼大家都要讀書呢？讀書的原因大概有三種？第一是強迫讀書。有許多人並不知道讀書的原因，不過被父兄強迫去讀書。這種現象大家一致承認是不好的。第二是有目的的讀書。譬如自己將來想做什麼事，便讀什麼書，但這樣的讀書是否最好？不是最好的。有的家裏有錢，不知做事；那末，這樣說來就可以不讀書了。只有那窮困的人要讀書，爲着他們非做事不可。所以這是不對的。第三是爲讀書而讀書。讀書而讀書究竟有什麼好處呢？這是爲着興趣，讀書最好是從養興趣起，這樣，書一定讀得好。譬如看電影一樣，看起來十分覺得有興趣。

現在且說一說我個人的小經驗，我生來就有一種豪氣，否則便不能讀書。我到過美國，德國，但他們的有聲電影我却沒有去聽過，什麼大音樂院，大戲院我也從來沒有到過，因爲我的興味不在這裏。這是我的短處，但也有長處。不過我很快樂，因爲家裏也有些藏書，但我

覺得無論什麼事再沒有比讀書那樣快樂的了。讀書好比和名人對談，只要有一卷在手，我不但可以和安迭生愛因斯坦那些活人對談，而且也可以和牛頓等死人對談，無論那一國的人，我都可以和他對談，這實在是難得的機會。但梅蘭芳譚鑫培那些人，我却沒有和他們對談過。專門發展一方面自然也太偏，所以我也不反對看有聲電影。因為這是另一種興趣，但是有一件事我們不要忘記就是讀書要有方法，要有鼓動興趣的方法，我們要養成讀書的樂趣。

在未講到讀書的方法以前，我先要說到讀書的兩種難關；第一是關於時間方面，第二是關於經濟方面。我們要讀書，必須先打破這兩重難關。

先說到讀書的時間問題。學生很有福氣，很快樂，日夜可以讀書；至于學徒，一天到夜要做事，只有抽出工夫來讀書，所以一個學生應該儘量享受這幸福，因為他讀書的時間多得很。我有一種長處，就是能讀書，所以雖則我沒有進過學校，却也當過大學教授，我以為一個人只要肯讀書，時間是沒有問題的，一天能有八小時十小時的讀書時間就夠了。讀書不是

一種緊張的工作，不是一天到晚不停的。一天有二十四小時除了睡眠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之外，還剩下八小時，這是很好的讀書時間，就是打一對折，也有四小時。打一個七五折，也有六小時。學生一天要上幾點鐘課呢？有時一天上六小時的課，最多的時候有八小時，比僅有四小時讀書時間的人幸福自然要加上一倍，但人家四年可以畢業，我不妨八年畢業；如果我每天能有六小時的讀書時間，我的畢業期限也可以減少一些，所以時間是不成問題的。不怕沒有時間，只怕沒有讀書的志氣。我這次出國，到過八九國，先到日本，國外留學生叫我演講，我第一句就說：我向來未出門一步。有的人雖然沒有到過城裏，但城裏的事務也知道不少。這就是因為他讀過書。日本人很歡喜讀書，我們對於日本人讀書的精神要學他。我們天天喊着打倒帝國主義，只是因為我們恨他，但中國能不能給他恨呢？前次我在日本時受着一種很大的感觸，因為日本人很歡喜讀書。我跑進一家旅館，看見一個日本小孩子，年約十二三歲，左手開門，右手拿着書在讀，他讀的並不是西遊記或是其他愛情小說之類。却都是關於少年自然科學，社會問題這一類，規規矩矩的書。我並不是反對看小說，而且像樣枯

燥無味的書本是不應該給年青的人看的。日本全國人民都能讀書，就是下女也是如此。美國就不行了。美國有很多圖書館，但美國人却不大享受圖書館只是擺樣子。我這次在美國時，我天天往北美圖書館看書，吃飯也在那裏。總之，我們不要怕沒有時間讀書，我們要儘量享福，有一半時間也好，有四分之三的時間也好。時間是不成問題的？

第二種難關，是關於讀書的經濟問題的。現在讀書不如從前，讀書的負擔很重，這是就一般的讀者而言，並不是專指學生。中國圖書館不多，對於這一點我很耽憂。爲便利讀書起見，我們要多創造圖書館。我之所以辦萬有文庫，就是因爲我想到從前失學之苦，而欲救濟一般失學的青年。上海圖書館更是缺少，這也是一個問題，而且現在書價也並不便宜。我們要把讀書當作吃飯，不讀書也是餓，不過這餓是看不見的。能努力就不會餓，我們不要餓着腦筋。我們每個月若能省下兩塊錢去買書，我想也不是怎樣的難事。衣服可以少穿一些，我們不妨以步代車，這樣，車費可以省去，而且對於身體也有好處。所以經濟也不成問題。一個月省下兩元，就是衣服飯食各省下一元，坐車的錢省下半元，能省下三元更好，一塊錢可以

買三百面的書本，這樣一個月就可以讀四十八萬字的書。我幼時苦無此福，只在學校裏念過幾個月的書。我每日飯時由學校回家，所以我每飯吃得很快三分鐘二分鐘，就吃完，吃了飯便到學校裏去。人家說飯吃得快要不消化，我却很容易消化，有一次母親說我吃了飯就走路，不大好，於是他給我幾個銅板，說：到了學校在休息時買一點東西吃。我的胃口本來很好，可是我不想買點吃，只想積錢買書。少吃並不見得會弄壞身體，到現在我的身體還是很好，可以在講台上接連說三小時的話。精神是越用越好的，刀是越磨越快的。少吃不會弄壞身體，我一星期中到有三四天不吃早飯。但身體是很好，而且還可以省下錢來買書。

難關是過了，每天可以有六小時讀書的時間，每個月可以省下三塊錢買書，這樣一年便可以讀六百萬字的書，所謂小數怕長算，這句話，真是不錯！我於讀書並沒有什麼法寶，這不過是我憑着個人經驗所得，隨便談談的家常話罷了。

現在要講到讀書的方法。我們知道做文章的方法，是多讀多作，和多看，這些方法也可以應用到讀書上去，不過我再加上一個，就是多想，因為只管多讀多作和多看，還是不成功。

的。但我這些話實在不過也是老生常談罷了。

先說到多想。呆讀書是書獃子幹的事，孟子所謂「盡信書不是無書，」這句話委實不錯。好奇，懷疑，是讀書的好方法，懷疑並不是說對於任何事都要懷疑，乃是說腦子要多想。一個人沒有幻想並不能有所發的；我常常有着一種幻想，我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就是這幻想的結果。現在打電報要從字譯成號碼，找字很費時，有的難字，又找不出，這很麻煩。若是把文字統統編成號碼，每個字都有一個號碼，那末就有四萬個號碼，比電碼要多。這許多號碼究竟從什麼地方得來呢？有什麼記號呢？用部首檢字太麻煩，後來我終於想出了一個方法，現在每一個字有一個號碼。而且無須強記，每一個號碼都可從理性推想出來，只要把字一看就可以想出來，我的小孩子比我還想得快，四角號碼檢字法已經是經過幾次的改良，從前的那種方法是老老實實的，呆板的，後給我很多的改良機會，所以現在的方法，要比從前好得多了。我有一次在吃飯時忽然把桌子一拍，同時嘴裏喊着，好了！好了！因為我想出了號碼，以前的那個方法，雖然不好，但沒有以前的方法，便沒有現在的方法。例如，天字的號碼只

要一推想，就知道是20110。好了！號碼來了，又譬如，橫，字也只要一推想，就知道其號碼是∞。1000現在的方法確要比從前好。現在四角號碼檢字法用的人有一百多萬人，就是四萬萬字都有法子想，這是說明幻想的功用。但光是求幻想而不求方法，也沒有用處，封神榜裏哪吒的風火輪便永遠只是風火輪，決不會變成實在的飛機。所以一個人若要得到正確的思想，僅有一個方法，就是學算學，中國人的通病即沒有學這算學的頭腦，學文科究竟有什麼好處呢？學算學好，學算學能得到正確的思想。中國人有一句話：馬馬虎虎大概差不多，我們要打倒這馬馬虎虎，大概差不多，這三位先生，其方法就是用算學。中國不注重算學，這是很壞的現象。現在高中的算學一科最多也不過學到微積分。初中只有混合算學，這從爲免除消耗腦力的一個觀點上看來自然也很對，其實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一般人以爲學文學的人，爲什麼要學算呢？幾何代數都用不着，學算學只要能知道一些名稱，懂得一點比例和百分數可以應用於商業上就夠了。現在只有學工程物理的人纔學算學，出版界對於高等算學這方面也不注意，這種現象對於前途是很危險的，我們若是要使思想正確，一加一一定

是二，二加二一定是四，那末獨學理工的人要高等算學，就是學文學的人也要學高等算學了。文藝只能養成幻想，養成永久的幻想而毫無歸宿，這樣思想便不能正確，爲什麼許多人歡喜研究算學呢？這是因爲學別的科學——例如社會科學——可以跳學。算學不能跳，不能激進只能一級一級的上去。現在一般人只知道節省時間，以爲只要學應用的算學就夠，而不學其他的算學，這完全抱的功利之義，是不對的。我話說得太多，現在要收束思想。有兩種：第一要不怕幻想，譬如四角號碼的發明，就是這幻想的結果；第二，要幻想到底，沒有算學是不成功的。我沒有進過什麼學校，我學算學完全自己靠口已，到現在微積分還記得。我一生得之於算學很大。若學算學能使腦力健康，這也是一個腦筋的運動，多學些高等算學決不會壞腦筋，腦筋不怕壞，只怕失却官能，所以我們要常常訓練腦筋。

其次要說一二點關於多讀書方面的話。濫讀也有好處譬如一張桌子，因爲看得多了，一看就知道是桌子，可以不用想。我以前不敢做文章，但濫讀書後，寫出來就是文章，讀書要明白意義，光是呆讀不好。學外國文也是如此，我對於英文寫得還好，有人以爲我出洋很久，其實

以前先生只教過我七八個月晚上的英文，在白天我過的都是學徒生活，然而到現在，即使我不預備也能用英語演講，這全是自修的結果。從前美國大發明家，大政治家，大文學家富蘭克林，他是一個自修的人。他在他自傳裏講到他幼時的讀書方法。他說他在三歲時專替人家做皮鞋修皮鞋。有一天，有一個人，帶着一本宗教的書到他鋪子裏來，這個小孩子就翻着看了，那個人看見歡喜讀書，很稱許他，便把這本書送給他。這個小孩很聰明。他讀書的方法是，先把頭十面念熟，讀到第二十面時就把頭十面寫出來，沒有人改文呢！就把自己當作先生，自己改了一遍。等到讀第三十面時，又把自己寫出的東西，和原文對照一下，這樣，書上的文字就是他的文字了。我從前也學過這方法，也是呆念，若和原文一對，不像，便自己罵自己。這是自己的經驗，但這個方法，是從富蘭克林那裏偷來的。好的東西可以偷來自己用。

第三要多做。多做就是多實行。讀書要多做筆記，橫豎給自己看，自己修改，也無須怕難為情。多寫幾回就有進步。有文化就是有習慣，所謂熟能生巧。

第四是多看。多看書也有毛病，這一點是我自己所要懺悔的。隨便看看書不但化了許

多精神，而且是白費時間，這是多看的壞處。有一個笑話，大英百科全書本是一種參考書，而我却把這部書從頭至尾的讀了一遍，像這樣的讀書是等於不讀書；希望諸君不要走我失敗的路。我承認我自己很肯吃苦讀書，聰明也有一點，但我雖很聰明用功而讀書的方法都是太笨。假使我讀書能有系統，二十餘年來專攻一學，那末，像我這樣肯用功而又有小聰明的人，一定可以成爲一個專家。現在呢，我變了一個，四不像，只好算是四角號碼專門家吧！以往我差不多什麼都看，算學，物理，化學，程度都很好，醫學，礦學，也都學過，也不知用了多少精神，直學到現在頭髮白，六十歲了。從前我讀書好像繞遠路，倘使我能專心作一事，那是多麼好呢！

我還要多說幾句話。四角號碼並不是退步而是進步的，現在總算做成功了，這全賴有毅力。別的我不敢承認，但四角號碼專家我是承認的。我爲一件事，化了幾年工夫，現在還是繼續改良，並未拋棄。希望大家要先認定方針；然後讀書。爲求其應用而讀書，纔有好處。若只爲着興趣，自然可以無須定方針。什麼都可以學，讀書第一要定方針，爲學要像金字塔，不要

濫看。

有第三件事要附帶的報告一下。第一是圖書分類法，第二是萬有文庫，第三是四角號碼標準大字典。先說圖書分類法：現在圖書館還沒有把圖書分類清楚。杜威把圖書分爲十大類。以下還有千百小類。如果範圍再廣一點，還可以再分爲多少類。好比我們跳到先施永安等百貨公司裏面，各種貨物分門別類，琳琅滿目，這裏跑了，又回頭跳到那裏。求學也是如此，要抱定方針，專攻一學，要打定基礎，不要離中心太遠。譬如你是學法律的，那末經濟，哲學，政治，心理，算學，等科學，你都可以學，因爲這些科學和法律都很有關係。其次要說到萬有文庫。凡必要讀的書都已分別先後，編入萬有文庫內。對於一個普通人要讀的書太多，所以讀書要經過一番選書工夫。像我這樣走了二十年的冤枉路，現醒來已太遲。在萬有文庫裏面各國名著一百種，此外還有百科，農業，工商等小叢書。至于索引這全賴出版業去提倡的。我前次在美國看了一千多本書，只化了十天工夫就看完，因爲每本書都有索引。像中國的二十四史，真是無從說起，並不是覺得其大，乃是因爲沒有索引。因此我發明了一種檢字法，用

四角號碼檢字法去找字典比舊法按照部首去找，要容易得多。有許多人字音念錯很多，應該常常去找字典。若用四角號碼檢字法去找字典，找一個字只須二分鐘，有的只須幾秒鐘就夠了，這打破了以前的記錄。外國字典很容易找，因為有檢字法幫找。現在商務印書館對於索引有着大規模的計劃，最近王雲五大辭典開闢了一個新時代，這部辭典與眾不同，注音很正確。其內容頗適合于中學以下的程度，而且也注意到時間和空間，例如光緒某年等于外國紀元那一年，王陽明先生生于公元那一年，死于公元那一年等等，以及人口的統計等都有。

總之，讀書一定要的學索引。此外，還要儘量利用字典，這是讀書的唯一方法。

讀書的藝術

林語堂

諸位，兄弟今日到貴校來，以前學生生活苦樂酸酣的滋味，都一一擁上心頭。不但諸位所享弦誦的快樂，我能了解，就是諸位有時所受教員的委曲磨折，註冊部的挑剔爲難，我也能表同情。兄弟今日仍在讀書時期，所不同者，不怕教員的攷試，無慮分數之高低，更無註冊部來定我的及格不及格，升級不升級而已。現就個人所認爲理想的方法，與諸位學生通常的讀書方法比較研究一下。

余積二十年讀書治學的經驗，深知大半的學生對於讀書一事，已經走入錯路，失了讀書的本意。讀書本來是至樂之事，杜威說，讀書是一種的探險，如探新大陸，如征新土壤；佛蘭西也已說過，讀書是『魂靈的壯遊』，隨時可以發見名山巨川，古蹟名勝，深林幽谷，奇花異卉。到了現在，讀書已變成僅求幸免扣分數留班級的一種苦役而已。而且讀書本來是個人自由的事，與任何人不相干；現在你們讀書，已經不是你們的私事，而處處要受一些不相干

的人的干涉，如註冊部及你們的父母妻室之類。有人手裏拿一本書，心裏想我將何以瞻養父母，俯給妻子，這實在是一樁罪過，試想你們看紅樓夢，水滸，三國志，鏡花緣，是否你們一己的私事，何嘗受人的干涉，何嘗想到何以瞻養父母俯給妻子的問題？但是學問之事，是與看紅樓水滸相同，完全是個人享樂的一件事。你們若不能用看紅樓水滸的方法去看哲學史，經濟大綱，你們就是不懂得讀書之樂，不配讀書，失了讀書之本意，而終讀不成書，你們能真用看紅樓水滸的方法去看哲學史，科學的書，讀書才能「成名」，若徒以註冊部的方法讀書，你們最多成了一個「秀士」「博士」成了吳稚暉先生所謂「洋紳士」「洋八股」。

我認爲最理想的讀書方法，最懂得讀書之樂者，莫如中國第一女詩人李清照及其夫趙明誠。我們想像到他們夫婦典當衣服，買碑文水菓，回來夫妻相對展玩咀嚼的情景，真使我們嚮往不致，你想他們兩人一面剝水菓，一面賞碑帖，或者一面品茶，一面校經籍，這是如何的清雅，如何得了讀書的真味。易安居士於金石錄後序自敘他們夫婦的讀書生活，有一段極逼真極活躍的寫照；她說「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堆指積書史，言某事

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卽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收藏既富，於是几案羅列，枕席枕籍，竟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神色狗馬之上……『你們能用李清照讀書的方法來讀書，能感到李清照讀書的快樂，你們大概也就可以讀書成名，可以感覺讀書一事，比巴黎跳舞場的『聲音，』逸園的賽『狗，』江灣的賽『馬』有趣，不然，還是看逸園賽狗，江灣賽馬比讀書開心。

什麼才叫做真正讀書呢？這個問題很簡單。一句話說，興味到時，拿起書本來就讀，這才叫做真正的讀書，這就不失讀書之本意。這就是李清照的讀書法，你們讀書時，須開放開心胸，仰視浮雲，無酒且過，有煙更佳。現在課堂上讀書連煙都不許你抽，這還能算爲讀書的正軌嗎？或在暮春之夕，與你們的愛人，攜手同行，共到野外讀離騷經，或在風雪之夜靠爐圍坐，佳茗一壺，淡巴菰一盒，哲學，經濟，詩文，史籍十數本狼籍橫除於沙發之上，然後隨意所之，取而讀之，這才得了讀書的興味。現在你們手裏拿一書本，心裏計算及格不及格，升級不升

級，註冊部對你態度如何，如何靠這書本騙一隻較好的飯碗，娶一位較漂亮的老婆——這還能算爲讀書，還配稱爲『讀書種子』嗎？還不是淪爲『讀書謬種』嗎？

有人說如林先生這樣讀書方法，簡單固然簡單，但是讀不懂如何，而且不知成效如何？須知世上決無看不懂的書，有之便是作者文筆艱澀，字句不通，不然便是讀者的程度不合，見識未到。各人如能就興味與程度相近的書選讀，未有不可無師自通，或者偶有疑難，未能遽然了解，涉獵自久，自可融會貫通。試問諸位少時看紅樓水滸何嘗有人教，何嘗翻字典，你們的姪兒少輩現在看紅樓西廂，又何嘗須要你們去教？許多今日中文很好，都是由看小說史記記得來的，而且都是背着師長，偷偷摸摸硬看下去，那些書中不懂的字，不懂的句，看慣了，就自然明白。學問的書也是一樣，常看下去，自然會明白，遇有專門名詞，一次不懂，二次不懂，三次就懂了。只怕諸位不得讀書之樂，沒有耐心看下去。

所以我的假定是學生會看書，肯看書，現在教育制度是假定學生不會看書，不肯看書。說學生書看不懂，在小學時可以說，在中學還可以說，但是在聰明學生，已經是一種誣蔑了。

至於已進大學還要說書看不懂，這真有點不好意思吧！大約一人的臉面要緊，年紀一大，即使不能自己喂飯，也得兩手拊一隻飯碗硬塞到口裏去，似乎不便把你們的奶媽乾娘一齊都帶到學校來，來給你們喂飯，又不便把大學教授，看做你們的奶媽乾娘。

至於『成效』，我的方法可以包管比現在大學的方法強。現在大學教育的成效如何，大家是很明瞭的。一人從六歲一直讀到二十六歲大學畢業，通共讀過幾本書？老實說，有限得很。普通大約總不會超過四五十本以上。這還不是跟以前的秀才舉人相等？從前有一位中了舉人，還沒聽見過公羊傳的書名，傳為笑話，現在大學畢業生就有許多近代名著未曾聽過名字，即中國幾種重要叢書也未曾見過。這是學堂的不是，假定你們不會看書，不要看書，因此也不讓你們有自由看書的機會，一天到晚，纔是搖鈴上課，搖鈴吃飯，搖鈴運動，搖鈴睡覺。你想一人的精神是有限的，從八點上課一直到下午四五點，還要運動，拍球，那裏還有閒工夫自由看書呢？而且凡是搖鈴，都是討厭，即使搖鈴遊戲，我們也有不願意之時，何況是搖鈴上課？因為學堂假定你們不會讀書，不肯讀書，所以把你們關在課堂，請你們靜坐，用『

注射』『貫輸』的形式；由教員將知識注射入你們的腦殼裏。無如常人頭顱都是不透水的，所以知識注射普通不及大功。但是比如依我方法，假定你們是會看書，要看書，由被動式改爲發動式的，給你們充分自由看書的機會，這個成效如何呢？間嘗計算一下，假定上海光華、大夏或任何大學有一千名學生，每人每期交學費一百元，這一千名學費已經合共有十萬元。將此十萬元拿去買書，由學校預備一間空屋置備書架，扣了五千元做辦公費，（再多便是罪過）把這九萬五千元書籍放在那間空屋，由你們隨便胡鬧去翻看，年底拈鬮分配，各人拿回去九十五元的書，只要所用的工夫與你們上課的時間相等，一年之中，你們學問的進步，必非一年上課的成績所可比。現在這十萬元用到那裏去？大概一成買書，而九成去養教授，及教授的妻子，教授的奶媽，奶媽又拿去買奶媽的馬桶。這還可以說是把你們的『讀書』看做一件正經事嗎？

假定你們進了這十萬元書籍的圖書館，依我的方法。隨興所至去看書，成效如何呢？有人要疑心，沒有教員的指導，必定是不得要領，亂雜無章，涉獵不精，不求甚解。這自然是一種

極端的假定，但是成績還是比現行大學教育好，關於指導，自可編成指導書及種種書目。如此讀了兩年可以抵過在大學上課四年。第一樣，我們須知道讀書的方法，一方面要幾種精讀，一方面也要儘量涉獵翻覽。兩年之中能大概把二十萬元的書籍，隨意翻覽，知其書名作者內容大概不也就不愧爲一讀書人了。第二樣，我們要明白，學問的事，決不是如此呆板。讀書也必求深入，而於求深入，類由興趣相近者入手不可。學問是每每互相關連的，一人找到一種有趣味的書，必定由一問題而引起其他問題，由看一本書而不能不找關係的十幾種書，如此循序漸進，自然可以升堂入室，研究既久，門徑自熟，或是發見問題，發明新義，更可觸類旁通，廣求博引，以證己說，如此一步一步的深入，自可成名。這是自動的讀書方法。較之現在上課聽講被動的方法，如東風過耳，這裏聽一點，那裏聽一點，結果不得其門而入，一無所獲，強似多多了。第三，我們要明白，大學教育的宗旨，對於畢業生的期望，不過要他博覽羣籍而已（Be a well-read man），並不是如課程中所規定，一定非邏輯八十分，心理七十五分不可，也不是說心理看了一百八十三頁講義，邏輯看了二百零三頁講義，便算完事，這

種的讀書，便是犯了孔子所謂『今汝畫』的毛病。所謂博覽羣籍，無從定義；最多不過說某人『書看得不少』某人『差一點』而已，那裏去定什麼限制？說某人『學問不錯』也不過這麼一句話而已，那裏可以說某書一定非讀不可，某種科目是『必修科目』。一人在兩年中汎覽這二十萬元的書籍，大概他對於學問的內容途徑，什麼名著傑作，板本，箋註，總多少有點把握了。

現在的大學教育方法如何呢？你們的讀書是極端不自由，極端不負責。你們的學問不但有註冊部定標準，簡直可以稱斤兩的。這個斤兩制，就是學校的所謂『七十八分』、『八十六分』之類，及所謂多少『單位』。試問學問之事，何得稱量斤兩？所謂英國史七十八分，邏輯八十六分，如何解釋？一人的邏輯，怎麼叫做八十六分？且若謂世界上關於英國史的知識你們百分已知道了七十八分，世上豈有那樣容易的事？但依現行制度，每週三小時的科目算三單位，每週二小時的科目算二單位，這樣由一方塊一方塊的單位，慢慢堆疊而來，疊成多少立方尺的學問，於是某人『畢業』某人『秀士』了。你想這笑話不笑話？須知我

們何以有此大學制呢，是因為各人要拿文憑。因為要拿文憑，故不得不由註冊部定一標準，評衡一下，就不得不讓註冊部來把你們『稱一稱』。你們如果不要文憑，便無被稱之必要。但是你們爲什麼要文憑呢？說來話長。有人因爲要行孝道，拿了父母的錢，心裏難過，於是下定決心，要規規矩矩安心定志讀幾年書，才不辜負父母一番的好意及期望。這個是不對的，與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戀愛女子一樣的違背道德。這是你們私人讀書享樂的事，橫被家庭事務的干涉，是想把真理學問獻給你們的爸爸媽媽做敬禮。只因真理學問，似太渺茫，所以還是拿一張文憑具體一點爲是。有人因爲想要得文憑學位，每月可以多得幾十塊錢，使你們的親卿愛卿寧馨兒舒服一點。社會對你們的父母親說：你們兒子中學畢業讀了三十本書，我可給他每月四五十元，如果再下二千元本錢，再讀了三十本書。大學畢業。我可給他每月八九十元。你們的父母算盤一打，說『好』於是議成，而送你們進大學，於是你們被稱，拿文憑，果然每月八九十元到手，成交易。這還不是你們被出賣嗎？與讀書之本旨何關，與我所說讀書之樂又何關？但是你們不能怪學校給你們稱斤兩，因爲你們要想他拿文憑，學堂爲

保持招牌信用起見，不能不如此。且必如此，然後公平交易，童叟無欺。處於今日大規模製造法(Mass Production)之時期，不能不劃定商品之品類(Standardization of Products)學問既然成爲公然交易的商品，秀才，碩士，博士，既爲大規模製造品之一，自然也不能不『劃定』一下。其實這種以學問爲交易之事，自古已然。子張學于祿：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未易得也。』(關於往時『生員』在社會所作的孽，可參觀亭林文生集員論上中下三篇)

到了這個地步，讀書與入學，完全是兩件事了，去原意遠矣。我所希望者，是諸位早日覺悟，在明知被賣之下，仍舊不忘其初，不背讀書之本意，不失讀書之快樂，不昧於真正讀書的藝術。並希望諸位趁火打劫，雖然被賣，錢也要拿，書也要讀，如此就兩得其便了。

(十九年十一月四日光華大學講稿)
中學生

我的讀書的經驗

章衣萍

讀書月刊編輯顧切千先生要我寫一篇文章，題目是：「我的讀書的經驗。」這個題目是很有意義的，雖然我不會做文章，也不能不勉強把我個人的一點愚見寫出來。

我幼時的最初的第一個教我讀書的先生是我的祖父。我的祖父是一個前清的貢生，八股文，古文都做得很好。他壯年曾在鄉間教書，後來改經商了，在休甯辦了一個小學，他做校長。我的祖父是一個很莊重的人，他不苟言笑。鄉間婦女看見都怕他，替他取下一個綽號，叫做：「鐘馗。」我幼時很怕我的祖父，他教我識字讀書，第一件要緊的事是讀得熟。我起初念三字經，後來念幼學瓊林，再後來念孝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書。這些書小孩子念來，自然是沒有趣味，雖然我的祖父也替我講解。我的祖父每次替我講一篇書，或二、三頁，或四五頁，總叫我一氣先念五十遍。我幼時記性很好。有時每篇書念五十遍就能背誦了。但我的祖父以為就是能背誦了也不夠，一定要再念五十遍或一百遍，往往一篇書每日念到四百遍。

的。有一次我竟念得大哭起來。現在想來，我的祖父的笨法雖然可笑，但我幼時所讀的書到如今還是很多能背誦的。可見笨法也有好用處。

我的第二教我讀書的先生是我的父親。我的父親是一個商人，讀書當然不多。但他有一個很好的信仰，是「開卷有益」。他因為相信唐太宗這句老話，所以對於我幼時看書並不禁止。我進高等小學已經九歲，那時已讀過許多古書，對於那些浮淺的國文教科書頗不滿意。那時我寄宿在林寧潛店裏，傍晚回店，便住店裏找着小說來看。起初看的是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總看了至少十次，因為店裏的夥計們沒事時便要我講三國故事，所以我不能不下苦功去研究。後來接着看水滸傳，西遊記，封神傳，說唐，說岳，施公案，彭公案等書，凡在潛店找得到，借得到的小說我都看。往往晚上點起蠟燭來看，後來竟把眼睛看壞了。

我的祖父教我讀書要讀得熟，我的父親教我讀書要讀得多。我受了我祖父的影響，所以就是看小說也看到極熟，例如三國演義中的孔明祭周瑜的祭文（三國演義第五十七回），孔明的「出師表」（三國演義第九十一回）以及曹操在長江中做的詩（三國演

義第四十八回)貂蟬在鳳儀亭對呂布說的話(三國演義第八回)我都記得很熟。所以有一次高小裏先生出了一個題目是「致友書」我便把「度日如年」(貂蟬對呂布說的)的話用上了。這樣不求甚解的熟讀書，自然不免有時鬧出笑話，因為看小說時只靠着自己的幼稚的理解力，有些不懂的地方也囫圇過去了。這是很危險的。讀書讀得熟是要緊的，但還有要緊的事是要讀得懂。

我受了我的父親的影響，相信「開卷有益」，所以後來在師範學校的兩年，對於功課不十分注意，課外的雜誌新書却看得很多，那時徽州師範學校的校長是胡子承先生，他禁止學生做白話文，看新青年，但他愈禁止，我愈要看。我記得那時新青年上發表的胡適之周作人劉半農沈尹默一些人的白話詩，我都背得很熟，我受新青年的影響，所以做白話文，白話詩，簡直入迷，後來竟因此被學校開除。我現在所以有一些文學趣味全是我的多看書的影響，但我這些影響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我個人看書到現在還是沒有條理，多讀書免不了亂讀，亂讀同亂吃東西一樣，是有害的。

我十七歲到南京讀書，在南京讀了一年書後，胡適之先生到南京講學，我去看他。

他讀書應該怎樣讀法？他說「應該尅期。」尅期是一本書拿到手裏，定若干期限讀完，就該準期讀完。胡先生的話是很對的。我後來看書，也有時照着胡先生的話去做，只可惜生活問題壓迫我，我在南京北平讀書全是半工半讀，有時一本書拿到手裏，想尅期讀完，竟不可能，在我，這是很痛苦的。現在，生活問題還沒有解決，而苦痛的病魔又纏繞着我了。幾時我纔能真正「尅期」去讀書呢？

我的讀書的經驗如上面所說，是很簡單的：第一，應該讀得熟，第二，應該讀得多，第三，應該尅期讀書。

我是一個不贊成現代學校制度的人，我走張「普遍的自由」(Universal Liberty)，我曾說：

「吾國自清代光緒變政，設立學校，同時年級制也輸了進來，年級制是以教員爲中心，以教科書爲工具，聚智慧不同的學生於一級，不問學生的個性，使他們同時學一

樣的功課，在一個教室內聽講，聰明的人嫌教師講得太慢。呆笨的人嫌教師講得太快。聰明的人只得坐在課堂打瞌睡，看小說混時間。等着呆笨的人的追趕，呆笨的人却整日整夜的忙着，連吃飯睡覺，如廁都沒有工夫，結果還是追趕聰明人不上。所以有一次胡適之先生同我們一班小朋友說笑話，「你們也想進學校嗎？我以為學校是為呆笨人而設的，對呀現在所謂年級制的學校，的確是為呆笨人而設的。一本陳文編的『算術』聰明的學生只要兩個月就演完了。學校裏偏要教上一年半載，一部顧頡剛編的『初中國文』聰明的學生只要半年就可讀完了。學校裏偏要教上三年四年。況且在同一時間內，一定要強迫許多學生聽同樣的乾燥無味的功課，所以有時教員正在堂上津津有味的講『修身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學生的頭腦裏也許竟在想，『賈寶玉初試雲雨情，』『景陽崗武松打虎。』……』

我是不贊成現在的學校制度的。現代的學校可以使學生得着文憑，却不能包管學生能不能得着學問，老實說：學校教育的用處不過有幾個教員，教學生讀書讀得懂而已。像上

海灘上的一些野雞大學，流氓教員，他們自己讀書讀得懂不懂還是一個問題。在今日中國有志讀書的人，只有靠着自已，只有靠着自己去用功，學校是沒有用處的。

有人說，「自己讀書，讀不懂怎麼辦呢？」我說，「可以去問懂得的人，你的朋友，你的親戚。你的敬愛的先生。但不一定的在學校裏的。」一切參考的書籍，字典，也可以幫助人們讀書得懂。

根據我的一點小小經驗，給青年人——有志讀書的青年人，進幾條忠告：

第一，我以為讀書應該多讀，應該熟讀，應該剋期的讀。

第二，我以為讀書不懂便應該問朋友，親戚，你所敬愛的先生，或是字典參考書。讀書應該每字每句都讀懂，「不求甚解」是不對的。

第三，我以為今日中國有志讀書人應該學英文或日文，以作研究外國學問的工具，單讀中國書，是不夠的，我們應該多讀外國書。

我的話雖然簡單而且淺薄呵，希望對於有志讀書的中國青年，有一點小小的用處——

余對於讀書之經驗

馬寅初

余對於讀書興趣向極濃厚，因興趣濃厚，故常講求方法，可分八點述之：

(1) 作息有時——余於讀書與運動二者，每日均有定時，並非終日埋頭書案，廢寢忘食，專致於讀書，亦非終日運動，不顧一切，蓋讀書過勤，不但無益，且足損害身體，故每於適可之程度而止，留存相當時間，以從事運動，庶於身心雙方，俱能得健全之發展。

(2) 跑山與冷水浴——余之運動有二項，最為重要：即跑山與冷水浴（即嚴寒時亦用冷水）是數十年如一日，每於清晨即起跑山，活動血脈，吸收新鮮空氣，回後讀書，精神加倍，晚間睡覺以前，必洗冷水浴，故雖讀書至深夜，亦能鼾然睡去，無神經衰弱之弊，大有助於讀書之成績也。

(3) 摘取精華——每讀一書，必取其精華，不肯放棄，如覺此書有偉大價值，非終篇不肯釋手，力不虛糜，頗足自慰。

(4) 隨時留意——與他人談話，隨時留意，如在立法院會議時，對各委員之談話，均有親手詳細筆記，與實業界人士談話亦然，蓋皆專家經驗之談，頗足補予能力之所未及者。

(5) 不堆積——今日之事必須今日爲之，不俟至明日，其須多日方可成事者，亦必使此事做成後，方做他事，按步就班，不求躡進。

(6) 利用機會——余因常住來於京滬杭三處，每年時間耗於車上者不少，頗覺可惜，因得養成在火車上亦能讀書之習慣，故事務忙時尙能不至與書本絕緣，故在車上最不喜歡與他人談話。

(7) 立志——以上各點，雖皆不失爲余讀書之好方法，然根本要點，尙在立志，蓋讀書者當以讀書爲目的，不當以讀書爲求顯達之手段。

(8) 繼續努力——志苟立矣，若無毅力以持之，則立於今日者可棄於明日，立於今年者可棄於明年，雖立與不立等耳。余自回國以來，已二十一年矣，未曾放棄書包，自信未嘗無相當毅力。準是以觀，縱使因特殊關係，立法委員可以犧牲，大學教授決不願犧牲也。文化建設

怎 樣 讀 書

樊仲雲

「怎樣讀書」是普通不過的題目，好像「怎樣吃飯」一樣，凡是讀書的人大概沒有不知道，例如眼到，口到，心到，手到，那已是老生常談，用不着再說，即是怎樣寫筆記，怎樣加線條記號等等，也都是衆所共知的，所以這裏，還是寫一點我個人怎樣讀書的經驗吧。

說也慚愧，我竟沒有系統地讀過什麼書，這原因的一半由於尙是讀書的年齡，就須爲生活而勞動，沒有整段的時間；一半則因爲也沒有如古人那樣埋頭研究的精神。我的讀書，大抵是隨自己一時的興味，或者經了朋友的介紹而始動手的，所以普通的書我都瀏覽一過便算了事，只有覺得這本書在瀏覽之後值得重讀的，於是不僅每段擇其要點，加綫，加圈，或者加點，且於書上將每段要點，也摘記下來。因爲要摘取每段的要旨，使我對於所讀的書，不得不有仔細的思索。因了這樣一再的思索，於是全書讀完以後，對於大體內容漏筆，讀史地，甚至如閱報章雜誌，最好同時能購一本地圖，往往因地圖的幫助，使我對於事實的理解

與記憶，更爲容易。尤其是讀歷史，要記往古代地名，頗費心力，倘能對着地圖，以今證古，就很容易記着了。

又因服務書店之故，乃得時時到圖書室中，翻閱我所要讀的書，自然讀不了多少，但是却給我認識了學海之浩瀚無涯，有不少的書，從目錄序文的翻閱，到底也得了個大概。因此之故，使我覺得對於青年子弟，讀書的機會也是很要緊的。現在圖書館已沒有從前那樣可以自由出入了，但爲了要擴大對於圖書的認識，於是只好常到中外的書店中翻閱圖書，這成爲如看電影樣的一種消遣，有時遇到好書，便估量我的經濟買了回來。然而遇到囊中空空的時候，雖有好書，只好戀戀不捨的走開，那時在感情上可真難受呢。

至爲讀外國文，我的經驗大概是這樣：因爲我對於英文日文，都是出於自修，而我當時的目的，因旨在看書，所以發音怎樣我是不大顧到的，甚至作文，我也置之不顧，我的用意，只求能明白文句的真義，但欲明白真正的意義，單是認識生字，講解句子，還是不夠，我須藉此來練習我的翻譯，這使我對於一字一句都有仔細思索尋味的機會。我所讀的，大抵是英文

而有日文譯注的文學作品，因此，我得由日文以解譯英文，由英文以理會日文，從兩方面的比較對照，認取其意義所在。我頗想以此方法，自修德文，但是上了三十的年紀，雖然時間可以抽得出來，而少年時那種讀書的精神却大減了，結果德文還是不得其門而入。由此可知讀書在「怎樣讀書」以外，還得有讀書的精神才是。

對於讀書問題的我見

江問漁

我讀書雖然數十年，畢竟還是一個大門外漢，以一個門外漢，來研究門內事，當然很困難的。可是古人說過：『我非智者，而愛智者，』我也有同樣的說法：『我非學者，而愛讀書』現在且把我對於研究讀書問題的一些心得，分三點來說一說。

一 爲什麼讀書

這個說法，似乎很離奇，比如有人問『爲什麼吃飯？』這不是和『爲什麼讀書』一樣麼？這却是很難回答。但仔細一想，也有些道理在裏面。爲什麼讀書？我的答案是『爲學做人而讀書。』有人要說是爲文憑而讀書，這當然是絕對錯誤了。爲求學問智識而讀書，爲謀職業而讀書，雖然有一部分理由，但仍未免把讀書的價值，看得太低。所以我要說『爲學做人而讀書。』我不敢說這個答案，一定就對，因爲不讀書的人，也有會做人的啊。但是，我可再答一句說：『不讀書的，且會做人；那末，讀書的，不更應該會做人麼？』

繼此，再進一步，來研究怎樣去做人罷！我以為要做一個好人，一定要具有次例三個條件：

(1) 優良的品性，

(2) 豐富的知識，

(3) 應變的才能。

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一定要把這三件，完備起來，且融會貫通起來，才能成爲好人。倘若缺了兩件，固然不行，就是缺了一件，亦復不可。若三樣沒有，那末便如古人所說『不爲聖賢，便爲禽獸』了。本來三件都不全的人，便可以說和禽獸差不多。蓋有了知識，還得要善，善的品行，去統御他；知識原是空的，沒有才能，也無從運用啊。所謂才能，就是應付困難的能力。中國被外人壓迫，說沒有法子，這便是沒有才能的表示。要做一個好人，要從讀書入手，其目的就是爲借讀書的作用，來增加知識鍛練才能，矯正品性。但是現在到處都看到書獃子，知識雖很豐富，差不多什麼都知道，可是遇事卻無應付方法。這就是因爲他『只知爲求知識而讀書，不是爲學做人而讀書』的原故啊！

若是具體的說來，究竟什麼樣的人，才能算是好人呢？我以為要分兩層來說：

(一)就主觀上說，要得着圓滿的生活——個人的感覺。

(二)就客觀上說，要有益於社會人羣——事實的表現。

圓滿的生活，倒底又是什麼呢？一班闊老，洋房，汽車，什麼都有，衣食住，是非常舒服，在普通人看起來，總以為這就是圓滿生活了。但是就客觀上講，他的行為，是往往奪人之利以為己利，算得有益於人羣麼？所以圓滿的生活，絕不是在物質上的享受，而是在精神上的發展。

孔子說：『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又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食者，未足與議也。』他老先生的說話，大概是不會錯罷！他是一向贊美『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的子路，『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的顏淵的，那末，他的用意，也就可以推知了。歐洲有一位哲學家，也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寧願做一個終身窮苦的蘇格拉底，不願做一個快樂的豬。』這是什麼意思呢？驟然聽了似乎有點令人懷疑。其實，這就是他感覺着『圓滿生活已經得着了』的表示啊。如我國宋代的文天祥，被元朝捉去後，關在獄中，他還作正氣歌，一無憂慮之色，那末，他的泰然自得，也就是他得着圓滿生活的表示啊！由此可以證明，生活的圓滿，是有時離

開物質超過物質，也純粹在於個人人格的發展。蓋他能爲社會謀福利，他能決心殺身成仁，能捨身取義而不悔，人格之所以偉大者在此，感覺到得着圓滿的生活也在此。而以肉體雖死而他的精神永久不死。因爲他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是終身奔走，爲社會人羣服務，認定必如此，才算盡了做人的責任。

不過人人都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麼。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爲一部分人，還沒有因讀過書，而得着修養，還未必皆明白做人之道，所以智識高的，才力強的，應該對於國家社會，多盡一點責任；地位高的，更應該對於國家社會多盡一點責任。

現在再來研究一研究「做人的根本，究竟是什麼。」做人的根本，恐怕是「爲求生」罷！說起求生，種類也很多了：乞丐的討錢，是求生；奸商的騙錢，是求生；謀職業也是求生，慈善家賑濟飢民，是求多數人的生。孫中山先生奔走呼號，首創革命，是謀全民族的生。同一求生，而範圍的大小，行爲的邪正，迥乎不同了。因爲求自己的生，而妨礙他人的生，當然是罪惡；犧牲個人而謀大眾的生，這才能算是道德。爲求生而表現出道德之行，這便是一個做人的最

大標準，千千萬萬不容忽視，因此又要說到中國一向德目中所列的仁義二字了。因為這兩個字是和讀書學做人，有極密切的關係啊！

仁字的意義：（一）二人爲人，是社會的起源，所以仁字含有社會的意義。（二）我們吃的瓜子，叫瓜子仁，杏核有杏仁，爲什麼這些東西都叫仁呢？這是表示仁在土中，能漸漸發育成長，所以仁又含有生機的意思。（三）我們說『麻木不仁』也就是『麻木不動』所以仁又有流動活動的意義。（四）仁者愛人，這是普通的解釋，就是所謂博大的同情心。所以『仁』實含有四種意義：（一）社會的結合，（二）生機成長，（三）活動不息，（四）博大的同情心。

義字的意義，是以個人爲立場的，認爲需要的，應當的，就做；反之就不做，要具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他是和仁的德行相輔相助的。

無論新的，舊的道德學，關於仁義的德行，皆是特別注重的，我們不讀書，不學做人則已，要讀書要學做人，我以爲一定要依據仁義，以求得圓滿生活。那末，對於第一點，『爲什麼讀書？』的問題，我的答案，道『讀書是爲學做人，』也就可以明白了。

二 書是什麼

愛迪生發明許多東西，並不是純由讀書得來的；達爾文的許多優生學上的貢獻，是從研究小動物得來的。現在一班學者在實驗室裏所做的工作，在社會上所做的調查，並不是讀書，但是也可以說讀書。

那麼，「書」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有人說，書是以文字圖畫表示，訂成本子的東西。但是這個答案，不能算十分對。我說書可以分做廣義的和狹義的，抽象的和具體的多種。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因為三人中，除我外，其他二人，皆可以告訴我一些不知道的東西，那末，這就無異於讀書了。這可說是「廣義的書。」所以就廣義的書來講，地上萬物，都是書，即考古家掘得了地下古物，也是書。陶淵明寫信給他兒子，教他兒子善待僕人說：「彼亦人子也。」這句話，後人讀了，受到感動，改善了他的行爲，增加了做人的學問，這固然可說是「具體的書。」但如釋迦牟尼因為看見了死人的痛苦，就厭惡了世界上生老病死，而決心出家，這死人，便可說是釋迦牟尼所讀的「抽象的書。」

現在我既解釋了什麼是書，並且認定了讀書，是為學做人，似乎讀書的功用，可以明白了。若專來說做人哩，我以為，應有下面的六套功夫：（一）讀古人書，（二）受師友訓導，（三）觀察事件，（四）驗之於行事，（五）反省，（六）記載這也可說一種是『讀活書的辦法』。本來名人遍天下，我們又何必專靠已死的古人呢？只靠書本，一定不夠用，離開具體的書本，抽象的書多得很哩。廣義的與抽象的書，比狹義的與具體的書，實在是重要得許多。所以我說：『書不僅是具體的一本一本讀物。凡是各種事物，都可以做我們的書。』

以上所說，是我對於書的意見和解釋。

三 怎樣讀書

如此說來，書的範圍，未免太廣漠了。現在我再要縮小範圍，就具體的狹義的書，來研究一下罷！

（一）讀書的步驟：

（1）讀書的時候，要注重書的選擇。

(一)審明內容，是否爲我所需要。(二)配合時間，是否能在一個定期內讀完。

(2)讀書的時候，要決定怎樣讀法：

(一)那些需要精讀。(二)那些需要略讀。

(3)讀完以後，要作幾種重要的工作：

(一)做表解——分析書中內容，閱之一目了然。(二)摘錄——摘錄書中要點。

(三)評論。

(二)讀書有三戒：

(1)戒盲讀 不加選擇，一會兒看這類，一會兒看那類，徒耗時間，一無所得。(2)戒浪

讀 雖經選擇而不確定目標，且忽作忽輟。(3)戒死讀 不反省，不詳察，不求與事實相

考證。

(三)讀書有四要：

(1)要與物的觀察相印證。(2)要與事的體驗相融和。(3)要配合目的，時間，和

需要。(4)要思學合一。

爲什麼讀書？書是什麼？怎樣讀書？這三點總算略略說過了。我僅把我的一點心得，簡單說出，實在淺陋的很！此外還有一件與讀書問題有關的，便是『寫日記』。近代成功人，可以說沒有一個不靠『日記』的。因爲讀過的書，有緊要的地方，記了下來，雖是段言片語，也可以終身用之而無窮。還有時人名言，及個人感想，日久易忘的，也必須要把他記載下來。如此日子愈多，材料愈富，經驗也就不斷增加了。最後一點，我以爲要研究讀書問題，同時，應該明確認定，我在此時對於國家，對於民族，應該負了什麼責任！

讀 書 方 法

潘仰堯

職業和讀書，祇有密切的關係，古語有云：「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我從前讀到這二句話的時候，到後來在服務時，覺得這兩句話，是非常有價值的，今天在座的諸位，有的在職業界裏工作，有的在社會上服務，都認為讀書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為甚麼要讀書呢？讀書無非是改進我們職業，我們要知道職業的訓練，非要從書本上找不可。所以要讀書，兄弟說讀書有三種的作用：

第一，讀書可以替我們解決一切的難題，及應付社會上一切的事情，這是讀書第一個的作用。

第二，讀書可以增進職業上許多的智識，使得做起事情來，可以增進我們的效能，做事情也就容易成功，這是讀書的第二個作用。

第三，讀書可以使得精神愉快，身體不覺得疲倦，這是讀書第三個作用。

所以讀書的作用，（一）解決一切的難題，（二）增進我們的效能，（三）使精神愉快。

現在社會上，人事一天複雜一天，報紙上常常有自殺的記載，現於吾人的眼前，但造成自殺的動機，大概由下列原因：

（一）求進太速 一般人往往在職業的地位上，求進的心太速，看人家的地位高，薪俸加，我為甚麼現在仍舊是如此，因之態度就漸趨變為消極了，古人有云：『欲速則不達』這句話是何等有價值的啊！因為人家能夠地位高，薪俸加，也要經過許多年數的辛苦，去換來的，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起初服務於社會上的青年，求進的心，不應該太速。

（二）希望太奢 現在有一般人，尤其是學校裏的學生，希望心格外奢，以為我畢業之後，地位一定要這樣高，薪俸一定要那樣多才可以，非此不可，欲以不勞而獲，其結果，只會失敗，不能成功，由失敗態度就變為消極，由消極而跑到自殺服毒的路上去了。

要知道無論那一件事，不是容易做好，我們要滿足我們所做的事情，對思想要徹底忠實，精神要刻苦耐勞，這樣，我們所做的事情，件件都是美滿的，件件都是成功的，孔子有幾句

話，就是「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青年人，也應當要有這樣努力精神才好，還有孔夫子說顏回的一段話：「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這幾句話，是多麼高尚呀！諸位能在論語這一部書上，下一番工夫去研究，自然可以得着許多的好處。講到爲甚麼讀書，可以增進職業上的智識，及增進工作的效能；社會上的事，真是無奇不有，我們如果常常讀書，那末有許多事情，我們所不曉得的，書本上可以明白指導我們，應該怎麼去做，還有我們在工作後休息時，覺得精神很疲倦，身體很辛苦，但要用甚麼方法來安慰我們，使得精神不疲呢？唯一的方法，就是看書，看有益的書，我有一次，同蔡元培老先生，到鄧尉去看梅花，時在嚴冬，很冷的天氣，留戀了許久時光，蔡先生年紀雖然是五六十歲的老先生，但他的精神，是一點不倦的，我就問蔡先生爲甚麼你的精神有這樣好，一點兒不覺得疲倦？蔡先生就應道：「我是由修養上得來的，對於煩惱的事務，一概摒除，並且時常閱覽美術書畫，及金石等。」蔡先生的精神有這樣好，我想的確是由修養得來的，講到這裏，如果要問應該去讀那一種書呢？像我們中國的書，經史子集，真是「

汗牛充棟」的了，據我想起來，祇要適合我們的需求，從本人所歡喜讀那一種，就讀那一種，我們的讀書，是爲讀書而讀書，所以書本不在於多，而在於熟。我們如果讀到一段很有價值的話，讀後恐腦筋忘記，就應該用筆把牠抄出來，暇時依舊可以再讀，這也是讀書的一個方法，此外關於讀書方法，有四個最要緊的：

(一)深入 我們看一部書，應該很深刻很細心地去研究書的內容，然後自然而然會

有心得，好像嚼橄欖一樣，嚼到後來，越嚼越有味的樣子，所以第一要深入。

(二)懷疑 我們看書一定要用懷疑態度去看，從前明朝有一位學者，名崔述，他年小讀書時，有一天讀到千字文上「天地元黃」一句，就問他的先生說，爲甚麼天是元色的，地是黃色的。他的先生就答應不出話來了，又有一次，讀朱子所解註的四書，就問先生說，孔夫子是甚麼時代的人？先生就說是春秋時候的人，又問朱子是甚麼時代人。答應說是宋朝人，他就再問先生道，既然孔子是春秋時的人，朱子是宋朝人，兩人相隔有一千多年，那末朱子怎麼樣可以知道孔子的事呢？他的先生被他問得無言可答了，他從小讀書就有這樣懷疑，

所以後來也就成爲一代有名的學者，爲人所尊崇了。所以讀書第二要懷疑。

(三)虛心 有許多人，無論是讀書或做事，往往看先生是怎樣，也跟他怎樣，一點沒有虛心，論語有一段說得很好：『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叫漆雕開去做官，他很虛心的答應道，我恐怕沒有作官的能力啊，孔子還有說：『……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這就是虛心的，如我們讀書能夠這樣的虛心，就可以得着許多的益處呀。

(四)耐煩 我們無論去做那件事，總要不畏煩，不畏難，我們一定將我的全力去幹，譬如說『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這就是起初肯忍耐，到山巔時，才知道小魯小天下了，所以讀書也要這樣的耐煩。

除了這四種之外，讀書還有四忌：

(一)忌粗疏 我們無論是讀書或做事，都應該要細心，切不可馬馬虎虎的。

(二)忌空泛 讀書是增進我們的智識，所以應當要腳踏實地的去做，不可有空泛的思想存在。

(三) 忌盲從 中山先生說：『學古人而不爲古人感，』『用古人而不爲古所奴，』意思就是說，不要以爲從前時代的人所幹的，件件都是對的，但也有拿到現在來，也有不適用的，讀書應以我爲主體，以書爲客體，不能以我爲客體，書爲主體，這就是讀書的方法，中山先生一向都是革命，連讀書方法，也起革命了，最要緊的，就是對一件事，不要跟人家瞎跑，所以要忌盲從。

(四) 忌武斷 我們有事情的時候，不要一定指定說是這樣的，譬如有一隻鹿，如果很武斷地指牠爲馬，明明白白是一隻鹿，而說是馬，這是不對的，我們對於一種問題，應該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這樣那末所得的益處很多了，所以要忌武斷。

綜上言之，我說讀書有四要：(一) 要深入，(二) 要懷疑，(三) 要虛心，(四) 要耐煩，除了四要之外，讀書還有四忌：(一) 忌粗疏，(二) 忌空泛，(三) 忌盲從，(四) 忌武斷。

以上所講的，依兄弟讀書的心得，貢獻與諸位作參考，不過各人的見解有不同，還是要請諸位自己去研究，今天兄弟所講的，有不對的地方，希望諸位指教。

讀書與興趣

楊衛玉

讀書是人人認為重要的工作，但是未必人人肯讀，人人能讀，更非人人會讀，所以能讀而不肯讀，固然不合，肯讀而不會讀，也是無用。吾所謂會讀，就是要懂得讀書的方法，認識讀書的意義，無方法無意義的讀書，所獲的效力很微的。現在一般人的讀書，大概都有一種目的，分析起來，有為覺世濟民的，有為功名利祿的，有為應用的，有為修養的，有為欣賞的，有為學業的，表面看起來，似乎都有正常充分的理由，一言以蔽之，他們的讀書都是『有所為』而讀的。吾以為『有所為』而讀書，不是真讀書，是以讀書為工具，為手段而用以達其別種目的。等於學生為畢業證書而求學，著作家為版權而著書，當然也有例外，但是至少一部分人等到目的達到，就把工具擱置了。這樣的讀書至多在智識方面增加一些資料，去讀書之真義很遠。真學問者為學問而學問，真讀書者也應為讀書而讀書，也就是『無所為』而讀書。凡做事『無所為』而為的，必對於其事有深切之了解，濃厚之興趣。有『終生以之』的

決心，有『不可須臾離也』的情緒，那末可以達到成功之境，並且可以使他生活愉快而富於意義，小孩子爲遊戲而遊戲，雖汗流浹背，還是『樂此不疲』。假使上了學爲分數而體操，他的情緒就不是這樣了，讀書也是如此。假如爲了什麼而讀書，達到目的以後，對於讀書的興趣要漸漸的淡了，達不到目的，也要漸漸的灰心起來了，因此吾以爲讀書不應該夾雜其他目的，若是問爲什麼要讀書，就答他爲讀書而讀書。雖然；話雖如此，要大家明白這道理也不是容易的，所以喚起讀書興趣，是提倡讀書最好的方法。

興趣是人生生活中最重要的條件，所謂『努力』、『向上』、『進取』、『奮鬥』、『勤勉』等等的美德，都需要興趣做基礎。據心理學家言，興趣是一種情感作用，人們從事一種工作，雖耗精力而能感覺快樂與安慰，願爲而不怨爲，這就叫做對於這件工作有興趣。古人所謂『讀書最樂』又有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似玉』等，都是形容讀書的樂趣，假如沒有培養讀書的興趣，就領會不到這樣的樂趣，這是淺而易見的事實。有人說人們從事一種工作，怎樣才可以發生興趣是免強不來的，假如某種工作和他個性不適

合，或是不合需要，結果必不能發生興趣，讀書固然人人需要，但是不指示讀書之目的，他不感覺需要？怎樣可以引起他讀書的興趣呢？此說當然也有一部分理由，但決不是絕對的。假使人們的興趣，果然完全是天賦而非環境或其他方法所能轉移的，我們對於教育的功能，就要發生很大的疑問，至少可以說教育的功能是有限度的。大概教育學者不會承認吧！所以我們可以深信興趣固然由於天賦，而環境和教育的力量也非常之大，可以轉移，祇要轉移的方向和他天賦的個性不至太相懸殊罷了。從幾千年人類遺傳的歷史看起來，讀書應該人人知道需要，人人具此天性，所缺少的未必人人對於讀書有興趣，吾們應該以教育的力量造成讀書的環境，使人人不但以讀書為苦而以為樂，不以讀書為工具手段，而以為生活需要，那末讀書之風自盛，而讀書之效用亦在其中了。

讀 書 實 驗

李公樸

這是我十一月五日在尚文路江蘇省立實驗小學的講演詞，由童常君筆記下來，經我增刪過的。

諸位天天到學校裏來，一定知道是來求讀書的。但是怎樣求得的呢？有了知識應怎樣運用呢？求知識的目的是什麼呢？這些問題在諸位腦子裏是很少想到的罷？

知識是怎樣求得的呢？單靠書本嗎？決不是的。貴校名爲實驗小學，我們從這個名字可以看出求知識單靠書本是不行的。應當把實驗與讀書結合起來，才能求得知識。我今天就是拿『實驗的讀書』作爲題目和大家討論。

有了知識怎樣運用呢？學校的生活是社會生活的一部份。是諸位將來在社會上做人做事和改造社會的準備時期。所以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就應當從這三方面去實驗，在這實驗中，所以知道所求的知識是否正確又可以從實驗中獲得更新的知識。要把自己鍛鍊

成一個有道德有能力而且能擔起改造社會的責任的人。這樣的讀書才能算是實驗的讀書。這才是讀書的真目的，現在分三面來說說吧。

一，做人與讀書 人和其他動物不同的地方，就是因為人能夠自己知道求做人的方法。其他動物是完全沒有這種智能的。譬如馬經過人的訓練能拉車，牛經過訓練能耕田，但馬和牛沒有人去駕駛是不會自己去拉車去耕田的。人就不同了。當先生在講台上教你們的功課，你們不僅可以聽可以講，也可以和先生討論，圖畫教員教你們畫畫，你學會了，只要自己努力，甚至可以比教員畫得好些。所以做人不是和牛馬一樣祇是順應環境屈服環境，人是能夠自動的積極的去認識環境改造環境。諸位在讀書的時候，就應當從認識環境和改造環境兩方面實驗起來。在社會上可以做一個明瞭時代和改造社會的人。從來有許多

人總認為物理化學的知識才可以實驗，做人的學問不能實驗。這是完全錯誤的。

二，做事與讀書 有許多人以為讀書很多就是有學問，就能做事，其實這是不盡然的，所謂學問必須是能知能行，而且是正確的知，正確的行，才能算是真學問。能知不能行的人，

固然是與蛀書蟲沒有什麼區別，所以所行都是不正確的，那於人於事於社會都是沒有裨益的，要想達到正確的知，正確的行，就應當把求得的知識在日常生活中實驗起來。譬如化學上講輕二氧 H_2O 化合可以變成水，這個知識在實驗室中可以證明的。我們知道水是可以用人工構造出來的，那麼做事的時候決不會做出什麼『張天師設壇求雨』和『喇嘛唸經求雨』的迷信的行爲，而明白人類可以用科學底方法來抵抗天災了。所以一個人讀書如果不能在做事上實驗起來，縱然能稱『學富五車』或『十載寒窗』也只能博得一個『書生』的名氣，做起事來，還是一個糊塗虫。

三，求進步與讀書 我們生存在社會中，做人做事是要常常遇着種種障礙和困難來阻止我們摧殘我們。當我們遇着這些困難的時候，我們怎樣才能掃除各種困難達到做人做事成功的目的呢？我覺得一方面要有知道，多一分知識就多一分解決困難的能力。同時要有求進步的決心。只有人類這種決心才能把歷史和社會推向前進，怎樣才是求進步的決心呢？第一，要有不怕失敗的精神。譬如初學騎腳踏車的時候，要想學會它一定有跌破皮

跌破衣的痛苦，才能把腳踏車學會。假若在未學之先，就害怕這些痛苦和失敗，那一定是學不會的。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成功，是經過了十一次失敗和犧牲，才達到推翻君主專制的滿清。建設民主共和國家的目的。總之無論做人做事，若有了怕失敗怕困難的觀念，一定是不會成功。也一定是沒有進步的。第二要有創造的精神。中國人，是很缺乏這種精神的，但缺乏這種知識而且常要壓制這種精神。諸位小朋友在家裏的時候，你的父母是不是常常不問你高興不高興或你的行動對不對，他總是不准你做這樣不准你做那樣的。在社會上也可以看見禁止這樣禁止那樣，所以十幾年來把中國玩得死氣沉沉沒有一點進步的現象，這都是由於一般青年沒有了創造的精神。要知道宇宙間的現象和社會間的事理，是要我們隨時隨地去創造去發現，才能改造社會，社會才有進步。拿政治的主張說，中國人總是人云亦云，人家說法西斯好，我們也跟着說好，人家實行共產主義，我們也要跟着去做。這種抄襲的方法是沒有用的。但我們對於這些東西也用不着驚訝，奇怪，一個主義和學說的發生是有它的社會背景的。無論法西斯的手段好壞，希特勒反抗凡爾賽和約壓迫的精神

和墨索里尼振興意大利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值得我們模仿的。蘇聯的共產主義無論好壞，但是他們有計劃的集團的生產使其國內建設的成功，外交上的成功，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總之，我們應當取人的長處，不要學人的短處，要創造一個適合中國社會的方法，把中國民族的危亡挽救過來。我們要使中國進步，不能永久，停滯在次殖民地的狀態中。諸位在讀書的時候，就要不怕吃苦和創造的精神養成求進步和改造社會的能力。

現在我的話已經說完了，總括的說一句，實驗的讀書就是把讀書與做人，做事，和求進步三件事結合起來，才是真正的讀書，才能求得真正的知識。

讀書生活

談 讀 書

朱光潛

朋友：中學課程很多，你自然沒有許多時間去讀課外書。但是你試撫心自問：你每天真抽不出一點鐘或半點鐘的功夫麼？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點鐘，你每天至少可以讀三四頁，每月可以讀一百頁，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讀四五本書了。何況你在假期中每天斷不會祇能讀三四頁呢！你能否在課外讀書，不是你有沒有時間的問題，是你有沒有決心的問題。

世間有許多人比你忙得多。許多人的學問都在忙中做成的。美國有一位文學家科學家弗蘭克林，幼時在印刷局裏做小工，他的書都是在做工時抽暇讀的。不必遠說，你應該還記得孫中山先生，難道你比那一位奔走革命席不暇暖的老人家還要忙些麼？他生平無論忙到什麼地步，沒有一天不偷暇讀幾頁書。你祇要看他的建國方略和孫文學說，你便知道他不僅是一個政治家，而且還是一個學者。不讀書能講革命，不知道「光」的所在，祇是竄頭亂撞，終難成功。這個道理，孫先生懂得最清楚的。所以他知學說特別重「知」。

人類學問逐天進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後，這擴不消說。尤其要緊的是養成讀書的習慣，是在學問中尋出一種興趣。你如果沒有一種正當嗜好，沒有一種在閒時可以寄託你的心神的東西將來離開學校去做事，說不定要被惡習慣引誘。你不看見現在許多又麻雀抽鴉片的官僚們，紳商們乃至於教員們，不大半由學生出身麼？你慢些鄙視他們，臨到你來，再看看你的成就罷！但是你如果在讀書中尋出一種趣味，你將來抵抗引誘的能力比別人定要大些。這種興趣你現在不能尋出，將來永不會尋出的。凡人都越老越麻木，你現在已比不上三五歲的小孩子們那樣好奇那樣興味淋漓了。你長大一歲，你感覺興味的銳敏力便須遲鈍一分。達爾文在自傳裏曾經說過，他幼時頗好文學和音樂，壯時因為研究生物學，把文學和音樂都丟開了，到老來他再想拿詩歌來消遣，便尋不出趣味來了。興味要在青年時設法培養，過了正當時節，便會萎謝。比方打網球，你在中學時歡喜打，你到老都歡喜打。假如你在中學時代錯過機會，後來要發願去學比登天還要難十倍，養成讀書習慣也是這樣。

你也許說，你在學校裏終日念講義看課本不就是讀書嗎？講義課本^注意在平均發展基本知識，固亦不可不讀。但是你如果以爲念講義看課本，便盡讀書之能事，就是大錯特錯。第一，學校功課門類雖多，而範圍究極窄狹。你的天才也許與學校所有功課都不相近，自己去在課外研究發見自己性之所近的學問。再比方你對於某種功課不感興趣，這也許並非由於性不相近。祇是規定課本不合你的口胃。你如課能自己在課外發見好書籍，你對於那種功課也許就因而濃厚起來了。第二，念講義看課本，免不掉若干拘束，想藉此培養興趣，頗是難事。比方有一本小說，平時自由拿來消遣，覺得多麼有趣，一旦把牠拿來當課本讀，用預備考試的方法去讀，便不免索然寡味了。興趣要逍遙自在，地不受拘束地發展，所以爲培養讀書興趣起見，應該從讀課外書入手。

書是讀不盡的，就讀盡也是無用，許多書都沒有一讀的價值。你多讀一本沒有價值的書，便喪失可讀一本有價值的書的時間和精力。所以你須慎加選擇，你自己自然不會選擇，須去就教於批評家，和專門學者。我不能告訴你必讀的書，我能告訴你不必讀的書。許多人

嘗抱定宗旨不讀現代出版的新書。因為許多流行的新書祇是迎合一時社會心理，實在毫無價值。經過時代淘汰而巍然獨存的書纔有永久性，纔值得讀一遍兩遍以至於無數遍。我不敢勸你完全不讀新書，我卻希望你特別注意這一點，因為現代青年頗有非新書不讀的風氣。別事都可以學時髦，惟有讀書做學問不能學時髦。我所指不必讀的書，不是新書，是談讀的書，是值不得讀第二遍的書，走進一個圖書館，你儘管看見千卷萬卷的紙本子，其中真正能夠稱爲『書』的恐怕又難上十卷百卷。你應詳讀的祇是這十卷百卷的書。在這些書中間，你不但可以得較真確的知識，而且可以於無形中吸收大學者治學的精神和方法。這些書纔能撼動你的心靈，激動你的思考。其他像文學大綱、科學大綱以及雜誌報章上的書評，實在都不能供你受用。你與其讀千卷萬卷的詩集，不如讀一部國風或古詩十九首，你與其讀千卷萬卷談希臘哲學的書籍，不如書一部柏拉圖的理想國。

你也許要問我像我們中學生究竟應該讀些什麼書呢？這個問題可是不容易回答你。大約還記得北京京報副會徵求『青年必讀書十種』，結果有些人所舉的十種盡是幾何

代數，有些人所舉的十種盡是史記漢書。這在旁人看起來似近的滑稽，而應徵的人卻各抱有一番大道理。本來這種徵求的本意，求以一個人的標準做一切人的標準，好像我祇歡喜喫麵，你就不能喫米，完全是一種錯誤見解。各人的天資，興趣，環境，職業不同，你怎麼能定出萬應靈丹似的十種書，供天下無量數青年讀之都能感覺同樣趣味，發生同樣效力？

我爲了寫這封信給你，特地去調查了幾個英國公共圖書館。他們的青年書品部最流行的書可以分爲四類：(1)冒險小說和遊記，(2)神話和寓言，(3)生物故事，(4)名人傳記和愛國小說，就中的代表的書籍是幽爾汎的八十日環遊世界記 (Jules Verne: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和海底二萬哩 (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 德孚的魯濱孫飄流記 (Robinson Crusoe) 仲馬的三劍俠 (Three Musketeers) 霍爽的奇彩和丹谷閒話 Hawthorne: Wonder Book and Tanglewood Tales) 金斯萊 (Kingsley) 的希臘英雄傳 (Heroses) 法布爾的鳥獸故事 (Fabre: Story Book of Birds and Beasts) 安徒生的童話 (Anderson: Fairy Tales) 騷德的

納爾遜傳 (Southey: Life of Nelson) 房龍的人類故事 (Van Loon: The Story of Mankind) 之類這些書在外國雖流行給中國青年讀卻不甚相宜中國學生們大半是少年老成，在中學時代就歡喜像煞有介事的談一點學理。他們——你和我自然都在內——不僅歡喜談談文學，還要研究社會問題，甚至於哲學問題。這既是一種自然傾向，也就不能漠視，我個人的見解也不妨提起和你商量商量。十五六歲以後的教育宜注重發達理解，十五六歲以前的教育宜注重發達想像。所以初中的學生們宜多讀想像的文字，高中的學生總應該讀含有學理的文字。

談到這裏，我還沒有答復應讀何書的問題。老實說，我沒有能力答復，我自己便沒曾讀過幾本『青年必讀書』，『老早就讀些壯年必讀書』，比方在中國書裏，我最歡喜國風，莊子，楚辭，史記，古詩源，文選中的書牋，世說新語，陶淵明集，李太白集，花間集，張惠言詞選，紅樓夢等。等在外國書裏，我最歡喜溪茲 (Keats) 雪萊 (Spelly) 考老芮基 (Coleridge) 白朗寧 (Browning) 諸人的詩集蘇菲克里司 (Sophocles) 的七悲劇莎士比亞的哈孟列德

(Hamlet) 李耳王 (King Lear) 和奧塞羅 (Othello) 哥德的浮士德 (Faust) 易卜生的戲劇集杜洛涅夫的新田地 (Virgin Soil) 和父與子 (Fathers and Children) 安斯套夫斯克的罪與罰 (Crime and Punishment) 福洛伯的布華重夫人 (Madame Bovary) 莫泊桑的小說集，小泉八雲關於日本的著作等等。如果我應北京京報副刊的徵求，也許把這些古董洋貨捧上，湊成『青年必讀書十種』。但是我知道這是荒謬絕倫。所以我現在不敢答復你應讀何書的問題。你如果要知道，你應該去請教你所知的專門學者，請他們各就自己所學範圍以內指定三兩種青年可讀的書。你如果請一個人替你面面俱到的設想，比方他是學文學的人，他也許明知青年必讀書應含有社會問題科學常識等第。而自己又沒甚把握，姑且就他所知的一兩種拉來湊數。你就像問道於盲了。同時，你要知道讀書好比探險，也不能全靠別人指導，你自己也須得費些功夫去搜求。我從來沒有聽見有人按照別人替他定『的青年必讀書十種』或『世界名著百種』書下去，便成就一個學者，別人祇能介紹，抉擇還要靠你自己。

關於讀書方法，我不能多說，祇有兩點須在此約略提起。第一，凡值得讀的書至少須讀兩遍。第一遍須快讀，着眼在醒豁全遍大旨與特色。第二遍須慢讀，須以批評態度衡量書的內容，第二讀過一本書，須筆記綱要精采和你自己的意見。記筆記不特可以幫助你記憶，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細，刺激你思考。記着這兩點，其他瑣細法方使用不着說，各人天資習慣不同，你用那種方法收效較大，我用那種方法收效較大，不是一概論的。你自己終久會找出你自己的方法，別人決不能給你一個方單，使你可以依法泡製。

你嫌這封信太冗長了罷？下次談別的問題，我當力求簡短。再會！

你的朋友，光潛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我的苦學經驗

豐子愷

我於一九一九年，二十二歲的時候，畢業於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這學校是初級師範。我在故鄉的高等小學畢業，考入這學校，在那裏肄業五年而畢業。故這學校的程，相當於現在的中學校，不過是以養成小學教師爲目的。

但我於暑假時在這初級師範畢業後，既不作小學教師，也不升學，就卻在同年的秋季，來上海創辦專門學校，而作專門科的教師了。這種事情，現在我自己回想想也覺得可笑。但當時自有種種的因緣，使我走到這條路上，因緣者何？因爲我是偶然入師範學校的，並不是抱了作小學教師的目的而入師範學校的。（關於我的偶然入師範，現在屬於題外，不便詳述。異日擬另寫一文，以供青年們投考的參考。）故我在校中祇是埋頭攻學，並不注意於教育。在四年級的時候，我的興味忽然集中在圖畫上了。甚至拋棄其他一切課業而專習圖畫，或托事請假而到西湖上去作風景寫生。所以我在校的前幾年，學期考試的成績屢列第一

名，而畢業時已降至第二十名。因此畢業之後，當然無意於作小學教師，而希望發揮自己所熱中的圖畫，但我的家境不許我升學而專修繪畫。正在躊躇之際，恰好有同校的高級師範圖畫手工專修科畢業的吳夢非君，和新從日本研究音樂而歸國的舊同學劉質平君，計議在上海創辦一個養成圖畫音樂手工教員的學校，名曰專科師範學校。他們正在招求同人，劉君知道我熱中於圖畫而又無法升學，就來拉我來幫辦。我也不自量力，貿然地答允了他。於是我就做了專科師範的創辦人之一，而在這學校中教授西洋畫等課了。這當然是很勉強的事。我所有關於繪畫的學識，不過在初級師範時偷閒畫了幾幅木炭石膏模型寫生，又在晚上請校內的先生教些日本文，自己向師範學校的藏書樓中借得一部日本治明年間出版的正則洋畫講義，從其中窺得一些陳腐的繪畫知識而已。我猶記得，這時候我因為自己只有一點對於石膏模型寫生的興味，故竭力主張『忠實寫生』的畫法，以為繪畫以忠實模寫自然第一要義。又向學生演說，謂中國畫的不忠於寫實，為其最大的缺點。自然中含有無窮的美，唯能忠實於自然模寫者，方能發見其美。就拿自己在師範校時放棄了晚間

的自修課而私下在圖畫教室中費了十七小時而描成的 *Venus* 頭像的木炭畫揭示學生，以鼓勵他們的忠實寫生。當一九二〇年的時代，而我在上海的繪畫專門學校中勵行這樣的畫風，現在回想起來真是閉門造車，然而當時的環境，頗能容納我這種教法。因為當時中國宣傳西洋畫的機關絕少，上海只有一所美術專門學校，專科師範是第二個興起者。當時社會上人士，大半尙未知道西洋畫為何物，或以為美女月份牌就是西洋畫的代表，或以為香烟牌子就是西洋畫的代表。所以在世界上看來我雖然是閉門造車，但在中國之內，我這種教法大可賣野人頭呢。但野人頭終於不能常賣，後來我漸漸覺得自己的教法陳腐而有破綻了。因為上海宣傳西洋畫的機關日漸多起來，從東西洋留學歸國的西洋畫家也時有聞聞了。我又在上海的日本書店內購得了幾冊美術雜誌，從中窺知了一些最近西洋畫界的消息，以及日本美術界的盛況，覺得從前在正則洋畫講義中所得的西洋畫知識，實在太陳腐而狹小了。雖然別的繪畫學校並不見有比我更新的教法，歸國的美術家也並沒有甚麼發表，但我對於自己的信用已漸漸喪失，不敢再在教室中揚眉瞬目而賣野人頭了。我

懊悔自己冒昧地當了這教師。我在布置靜物寫生標本的時候，曾爲了一隻青皮的橘子而起自傷之念，以爲我自己猶似一隻半生半熟的橘子，現在帶着青皮賣掉，給人家當作習畫標本了。我想窺見西洋畫的全豹，我也想到東西洋去留學，做了美術家而歸國。但是我的境遇不許我留學。況且我這時候已經有了妻子，做教師所得的錢，贍養家庭尙且不夠，那裏來留學的錢？經過了許久煩惱的日月，終於決定非赴日本不可。我在專科師範中當了一年半的教師，於一九二一年的早春，向我的姊丈周印池君借了四百塊錢，（這筆錢我才於二三年前還他。我很感謝他第一個惠我的同情，）就拋棄了家庭，獨自冒險地到東京去了。得去且去，以後的問題以後再說。至少，我用完了這四百塊錢而回國，總得看一看東京美術界的狀況了。

但到了東京之後，就有許多關切的親戚朋友，設法接濟我的經濟。我的岳父給我約了一個一千元的會，按期寄洋錢給我。專科師範的同人吳劉二君，亦各以金錢相遺贈。結果我一共得了約二千塊錢，在東京維持了足足十個月的用度，到了同年的冬季，金盡而返國。這

一去稱爲留學嫌太短，稱爲旅行嫌太長，成了三不像的東西。同時我的生活也是三不像的。我在這十個月內，前五個月是上午到洋畫研究會中去習畫，下午讀日本文。後五個月廢止了日本文，而每日下午到音樂研究會中去學提琴，晚上又去學英文。然而各科都常常請假，拿請假時間來參觀展覽會，聽音樂會，訪圖書館，看（Opera），以及游玩名勝，攢舊書店，跑夜攤（Yomise），因爲這時候我已覺悟了各種學問的深廣，我只有區區十個月的求學時間，決不濟事。不如走馬看花，呼吸一些東京藝術界的空氣而回國罷。幸而我對於日本文，在國內時已約略懂得一點，會話也早已學得了幾聲。到東京後，旅舍中喚茶，商店中買物等事，勉強能夠對付。我初到東京的時候隨了衆同國人入東亞預備學校學習日語，嫌其程度太低，教法太慢，讀了幾個禮拜就輟學，自己異想天開，爲了學習日語的目的，向一個英語學校的初級班報名，每日去聽講兩小時。他們是從 *A boy, a dog* 教起的，所用的英文教本與開明第一英文讀本程度相同。對於英文我已完全懂得，我的目的是要聽這位日本先生怎樣地用日本語來解說我所已懂的英文，便在這時候偷取日本語會話的訣竅。這異想天開

的辦法，果然成功了。我在那英語學校裏聽了一個月講，果然於日語會話及聽講上獲得了很多的進步。同時看書的能力也進步起來。本來我只能看正則洋書講義一類的刻板的敘述體文字，現在連不如歸和金色夜叉（日本舊時很著名的兩部小說）都會讀了。我的對於文學的興味。是從這時候開始的。以後我就爲了學習英語的目的而另入一英語學校。我報名入最高的一班，他們教我讀伊爾文的 Sketch Book。這時候我方才知道英文中有這許多難記的生字。（我在師範學校畢業時只讀到天方夜譚）興味一濃，我便嫌先生教得太慢。後來在舊書店裏找到了一冊 Sketch Book 講義錄，內有詳細的註解和日譯文，我確信這可以自習，便輟了學，每晚伏在東京的旅舍中自修 Sketch Book 我自己限定於幾個禮拜之內把此書中所有的一切生字抄寫在一張圖畫紙上，把每字剪成一塊塊的紙牌，放在一隻匣子中。每天晚上，像摸數算命一般地向匣子中探摸紙牌，溫習生字。不久生字都記誦，Sketch Book 全部都會讀，而讀起別的英語小說來也很自由了。路上遇見英語學校的同學，詢知道他們只教了全書的幾分之一，我心中覺得非常得意。從此我對於學問

相信用機械的方法而下苦功。知識這樣東西，要其能夠於應用，分量原是有限，我們要獲得一種知識，可以先定一個範圍，立一個預算，每日學習若干，則若干日可以學畢，然後每日切實地施行，非大故不准間斷，如同喫飯一樣。照我當時的求學勇氣預算起來，要得各種學問都不難：東西洋知名的幾冊文學大作品，我可以剋日讀完；德文、法文等，我都可以依賴各種自修書而在最短期內學得讀書的能力；提琴教則本（*Thomshinn*）五冊，我能每日練習四小時而在一年之內學畢；除了繪畫不能硬要造步以外，其餘的學問，在我都可以用機械的功用方法來探求其門徑。然而這都是夢想，我的正式求學的時間只有十個月，能學得幾許的學問呢？我回國之後，回想在東京所得的，只是描了十個月的木炭畫，拉完了三本（*Thomshinn*），此外又帶了一些讀日本文和讀英文的能力而回國，回國之後，我爲了生活和還債，非操職業不可。沒有別的職業可操，只得仍舊做教師。一直做到了今年的秋季。十年來我不斷地在各處的學校中做圖畫音樂或藝術理論的教師。一場重大的傷寒病令我停止了教師的生活。現在蟄居在嘉興的窮巷老屋中，伴着了藥爐茶竈而寫這篇稿子。

故我出了中學以後，正式求學的時期只有可憐的十個月。此後都是非正式的求學，即在教課的餘暇讀幾冊書而已。但我的繪畫音樂的技術，從此日漸荒廢了。因為技術不比別的學問，需要種種的設備，又需要每日不斷的練習時間。研究繪畫須有畫室，研究音樂須有樂器，設備不周就無從用功。停止了幾天，筆法就生疏，手指就僵硬，做教師的人，居處無定，時間又無定，教課準備又忙碌，雖有利用課餘以研究藝術的夢想，但每每不能實行。日久荒廢更甚。我的油畫箱和提琴，久已高擱在書櫥的最高層，其上積着寸多厚的灰塵了。手癢的時候，拿毛筆在廢紙上塗抹，偶然成了那種漫畫。口癢的時候，在口琴上吹奏簡單的旋律，令家裏的孩子們和着了唱歌，聊以慰藉我對於音樂的嗜好。世間與我境遇相似而酷嗜藝術的青年們，聽了我的自述，恐要寒心罷！

但我幸而還有一種可以自慰的事，這便是讀書。我的正式求學的十個月，給了我一些閱讀外國文的能力。讀書不像研究繪畫，音樂地需要設備，也不像研究繪畫音樂地需要每日不斷的練習。只要有錢買書，空的時候便可閱讀。我因此得在十年的非正式求學時期中，

讀了幾冊關於繪畫、音樂、藝術等的書籍，知道了世間的一些些事。我在教課的時候，常把自己所讀過的書譯述出來，給學生們作講義。後來有朋友開書店，我乘機把這些講義稿子把他刊印為書籍，不期地走到了譯著的一條路上，現在我還是以讀書和譯著為生活。回顧我的正式求學時代，初級師範的五年只給我一個學業的基礎，東京的十個月間的繪畫音樂的技術練習已付諸東流。獨有非正式求學時代的讀書，十年來一直隨伴着我，慰藉我的寥寂，扶持我的生活。這真是以前所夢想不到的偶然的結果。我的一生都是偶然的，偶然入師範學校，偶然歡喜繪畫音樂，偶然讀書，偶然譯著，此後正不知還要逢到何種偶然的機緣咧。

讀我這篇自述的青年諸君！你們也許以為我的讀書生活是幸運而快樂的；其實不然，我的讀書是很苦的。你們都是正式求學，正式求學可以堂堂皇皇地讀書，這才是幸運而快樂的。但我是非正式求學，我只能伺候教課的餘暇而偷偷隱隱地讀書。做教師的人，上課的時候當然不能讀書，開議會的時候不能讀書，監督自修的時候也不能讀書，學生課外來問難的時候又不能讀書，要預備明天的教授的時候又不能讀書。擔任了他一小時的助課，便

是這學校的先生，便以參加會議，監督自修。解答問難，預備教授的義務；不復爲自由的身體，不能隨了讀書的興味而讀書了。我們讀書常被教務所打斷，常被教務所分心，決不能像正式求學的諸君的專一。所以我的讀書，不得不用機械的方法而下苦功，我的用功都是硬做的。

我在學校中，每每看見用功的青年們，閒坐在校園裏的青草地上，或桃花樹下，伴着了蜂蝶，燕鶯，手執一卷而用功，我羨慕他們，真像瀟灑的林下之士！又有用功的青年們，擁着綿被，高枕而臥在寢室裏的眠牀中，手執一卷而用功。我也羨慕他們，真像耽書的大學問家！有時我走近他們去，借問他們所讀爲何書，原來是英文數學或史地理化，他們是在預備明天的考試，這使我更加要羨煞了。他們能用這樣輕快閒適的態度，而研讀這類知識學科的書，豈真有所謂『過目不忘』的神力麼？要是我讀這種書，我非喫苦不可。我須得埋頭在案上，行種種機械的方法而用笨功，而硬求記誦。諸君倘要聽我的笨話，我願把我的笨法子一一說給你們聽。

在我，只有詩歌，小說，文藝，可以閒坐在草上花下或奄臥在眠牀中閱讀。要我讀外國語或知識學科的書，我必須用笨功。請就這兩種分述之。

第一，我以為要通一國的國語，須學得三種要素，即構成其國語的材料，方法，以及其語言的腔調。材料就是『單語』，方法就是『文法』，腔調就是『會話』。我要學得這三種要素，都非行機械的方法而用笨功不可。

『單語』是一國語的根柢。任憑你有何等的聰明力，不記單語決不能讀外國文的書。學生們對於學科要求伴着趣味，但諸記生字極少有趣味可伴，只得勞你費點心了。我的笨法子，即如前所述，要讀 *Sketch Book*，先把 *Sketch Book* 中所有的生字寫成紙牌，放在匣中，每天摸出來記誦一遍，記牢了的紙牌放在一邊，配不牢的紙牌放在另一邊，以便明天再記。每天溫習已經記牢的字，勿使忘記。等到全部記誦了，然後讀書，那時候便覺得痛快流暢，其趣味頗足以抵償摸紙牌時的辛苦，我想熟讀英文字典，曾統計字典上的字數，預算每天記誦二十個字，若干時日可以記完。但終於未曾實行。倘能假我數年正式求學的日月，

我一定已經實行這計劃了。因為我曾仔細考慮過要自由閱讀一切的英語書籍只有熟讀字典是最根本的善法。後來我向日本購買一冊和英根柢一萬語，假定其中一半是我所已知的，則每天記二十個時，不到一年就可記完，但這計劃實行之後，終於半途而廢，阻礙我的實行的，都是教課。記誦和英根柢一萬語的計劃。現在我還保留在心中，等待實行的機會呢。我的學習日本語，也是用機械的硬記法。在師範學校時就在晚上請校中的先生教日語。後來我買了一厚冊的日語完璧，把後面所附的分類單語，用前述的方法一一記誦。當時只是硬記，不能應用，且發音也不正確；後來我到了日本，從日本人的口中聽到我以前所硬記的單語，實證之後，我腦際的印象便特別強明，不易忘記。這時候的愉快也很可以抵償我在國內硬記時的辛苦。這種愉快，使我甘心消受硬記的辛苦，又使我始終確信硬記單語是學外國語的最根本的善法。

關係學習文法，我也用機械的笨法子。我不讀文法教科書，我的機械的方法是「對讀」。例如拿一冊英文聖書和一冊中文聖書並列在案頭，一句一句地對讀，積起經驗來，

便可實際理解英語的構造和各種詞句的腔調。聖書之外，他種英文名著和名譯，我亦常拿來對讀。日本有種種英和對譯叢書，左頁是英文，右頁是日譯，下方附以註解。我曾從這種叢書得到不少的便利。文法原是本於論理的，只要論理的觀念明白，便不學文法，不分 *Word* 與 *Sentence* 亦可能讀通英文。但對讀的態度當然是要非常認真，須要一句一字地對勘，不解的地方不可輕輕通過，必須明白了全句的組織，然後前進。我相信認真地對讀幾部名作，其功效足可抵得學校中數年的英文教科。——這也可說是無福享受正式求學的人的自慰的話；能入學校而受先生教導，當然比自修更為幸福。我也知道入學是幸福的，但我真犯賤，嫌牠過於幸福了。自己不費攢研而袖手聽講，由先生拖長了時日而慢慢地教去，幸福固然幸福了，但求學心切的人怎能耐煩呢？求學的興味怎能不被打斷呢？學一種外國語要拖長許久的時日，我們的人生有幾回可供拖長呢？語言文字，不過是求學問的一種工具，不是學問的本身。學些工具都要拖長許久的時日，此生還來得及研究幾許學問呢？拖長了時日而學外國語，真是俗語所謂『扯得被頭直，天亮了。』我固然無福消受入校正式求學的幸福；

但因了這個理由，我也不願消受這種幸福，而甯願獨自來用笨功。

關於「會話」，即關於言語的腔調的學習，我又喜用笨法子。學外國語必須通會話。與外國人對晤當然須通會話，但自己讀書也非通會話不可。因為不通會話，不能體會語言的腔調。腔調是語言的神情所寄托的地方，不能體會腔調，便不能徹底理解詩歌小說戲劇等文學作品的精神。故學外國語必通會話。能與外國人共處，當然最便於學會話。但我不幸而沒有這種機會，我未曾到過西洋，又我是未到東京時先在國內自習會話的。我的學習會話，也用笨法子，其法就是「熟讀」。我選定了一冊良好而完全的會話書，管日熟讀一課，剋期讀完。熟讀的方法更笨。說來也許要惹人笑：我每天自己上一課新書，規定讀十遍。計算遍數，用選舉開票的方法，每讀一遍，用鉛筆在書的下端劃一筆，使湊成一個字。不過所湊成的不是選舉開票用的「正」字，而是一個「讀」字。例如第一天讀第一課，讀十遍，每讀一遍劃一筆，便在第一課下面劃了一個「言」字旁和一個「土」字頭。第二天讀第二課，亦讀十遍，亦在第二課下面劃一個「言」字和一個「土」字，繼續又把昨日所讀的第一課溫習

五遍，既在第一課的下面加了一個「四」字。第三天在第三課下劃一「言」字和「土」字，繼續溫習昨日的第二課，在第二課下面加一「四」字，又繼續溫習前日的第一課，在第一課下面再加了一個「目」字。第四天在第四課下面劃一「言」字和一「土」字，繼續在第三課下加一「四」字，第二課下加一「目」字，第一課下加一「八」字，到了第四天而第一課下面的「讀」字方始完成。這樣下去，每課下面的「讀」字，逐一完成。「讀」字共有二十二筆，故每課共讀二十二遍，即生書讀十遍，第二天溫五遍，第三天又溫五遍，第四天再溫兩遍。故我的舊書中，都有鉛筆劃成的「讀」字。每課下面有了一個完全的「讀」字，即表示已經讀熟了。這辦法有些好處：分四天溫習，屢次返復，容易讀熟。我完全信任這機械的方法，每天像和尚念經一般他笨讀。但如法讀下去，前面的各課自會逐漸地從我的唇間背誦出來，這在我又感得一種愉快，這愉快也足可抵償笨讀的辛苦，使我始終好笨而不遷。會話熟讀的效果，我於英語尚未得到實證的機會，但於日本語我已經實證了。我在國內時只是笨讀，雖然發音和語調都不正確，但會話的資料已經完備了。故一聽了日本人的說

話，就不難就自己所已有的資料而改正其發音和語調，比較到了日本而從頭學習起來的，進步快速得多。不但會話，我又常從對讀的名著中選擇幾篇自己所最愛讀的短文，把牠分爲數段，而用前述的笨法子按日熟讀。例如 Stevenson 和夏目漱石的作品，是我所最喜熟讀的材料。我的對於外國語的理解，和對於文學作品的理解，都因了這熟讀的笨法而增進一些。這益使我始終好笨而不遷了。——以上是我對於外國語的學習法。

第二，對於知識學科的書的讀法，我也有一種見地：知識學科的讀，其目的主在於事實的報告；我們讀史地理化等書，亦無非欲知道事實。凡一種事實，必有一個系統。分門別類，源本本，然後成爲一冊知識學科的書。讀這種書的第一要點，是把握其事實的系統。即讀者也須源源本本地諳記其事實的系統，卻不可從局部着手。例如研究地理，必須源源本本地探求世界共分幾大洲，每大洲有幾國，每國有何種山川形勝等。則讀畢之後，你的頭腦中就攝取了地理的全部學問的梗概，雖然未曾詳知各國各地的細情，但地理是甚麼樣一種學問，我們已經知道了。反之，若不從大處着眼，而孜孜從事於局部的記憶，即使你能背誦喜馬

拉亞山高幾尺，尼羅河長幾里，也只算一種零星的知識，卻不是研究地理。故把握系統是讀知識科學的書籍的第一要點。頭腦清楚而記憶力強大的人，凡讀一書，能處處注意其系統，而在自己的頭腦中分門別類，作成井然的條理，雖未到書中詳敘細事的地方，亦能知道這詳敘位在全系統中那一門那類那一條之下，及其在全部中重要程度如何。這彷彿在讀者的頭腦中畫出全書的一覽表。我認爲這是知識書籍的最良的讀法。

但我的頭腦沒有這樣清楚，我的記憶力沒有這樣強大。我的頭腦中地位狹窄，畫不起一覽表來。倘教我閒坐在草上花下或奄臥在眠床中而讀知識學科的書，我讀到後面便忘記前面，終於弄得條理不分，心煩意亂，而讀書的趣味完全滅殺了。所以我又不得不用笨法子。我可用一本 *Notebook* 來代替我的頭腦，*Notebook* 中畫出全書的一覽表。所以我的讀書非常喫苦。我必須準備了 *Notebook* 和筆，埋頭在案上閱讀。讀到綱領的地方，就在 *Notebook* 上列表，讀到重要的地方，就在 *Notebook* 上摘要。讀到後面，又須時時翻閱前面的摘記。以明此章此節在全數中的位置。讀完之後，我便拋開書籍，把 *Note*

book 上的一覽表溫習數次。再從這一覽表中摘要而在自己的頭腦中畫出一個極簡單的一覽表。於是這部書總算讀過了。我凡讀知識學科的書，必須用 Note book 摘錄其內容的一覽表。所以十年以來，積了許多的 Note book 經過了幾次遷居損失之後，現在我的廢書架上還剩着半尺多高的一堆 Note book 呢。

我沒有正式求學的福分；我所知道於世間的一些些事，都是從自己讀書而得來的；而我的——都須用上述的機械的笨法子。所以看見閒坐在青草地上，桃花樹下，伴着了蜂蝶，燕燕鶯鶯而讀英文數學教科書的青年學生，或擁着綿被，高枕而臥在眠牀中讀史地理化教科書的青年學生，我羨慕得真要懷疑！

一九三〇，一一，一三，嘉興

——中學生——

作文與讀書

章衣萍

作文與讀書有什麼關係呢？

杜甫的詩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俗語也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中國人的作文做詩，大多數抱着一個老法子，叫做多讀書。

多讀書是不是對於作文有幫助呢？

就是照現在我們的眼光看來，當然也是有的。

我們要我們的文章沒有用字上的錯誤，我們便應該研究文字學。我們要我們的文章沒有造句上的錯誤，我們便應該研究文法學。我們要我們的文章沒有思想上的錯誤，我們便應該研究論理學。我們要我們的文章做的美，我們便應該研究修辭學。

其餘如經濟學，如心理學，社會學，動植物等，皆和文學直接或間接有關係。所以我們要文章做的好，不可不用功讀各方面的書。

上面的話，也許中學生諸君看了未免要大吃一驚，說：『要研究那些科學纔來作文，作文一事，豈不太難麼？』

我說：不是的。我的話是就廣義說。我說的是那些科學常識都和作文有關係，却不是要人把各種科學全弄好了纔去作文。

從前有個賣臭蟲藥的，說是他的藥如何靈，人家買來回家一看，原來包內是『勤捉，』二字。要臭蟲斷根只有『勤捉，』要文章做得好只有『勤做。』

學繪畫的人只懂得一些光學，透視學，色彩學的原理，不肯用筆去畫，是不行的。作文也是一樣。只懂得一些文法，修辭的原理，不肯用筆去做，終久做不出好文章。作文正同蜘蛛抽絲一樣。要抽纜有，不抽永遠沒有。

讀書供給作文只有兩方面的用處：一方面是思想方面，我們可從書中懂得世間各方面的真理，人生各樣的真相。一方面是技巧方面，我們可從古今各大家的文章上學得他的詞句的美麗和風格的清高。

但是，世界上的書籍很多，青年人讀書究竟從何讀起呢？

這的確是一個問題。這不但在青年們成爲問題，在老年人也成爲問題。正如從前北京教育部有個司長，很有錢，吃得很胖，而且也很肯買書的。但是他常常嘆着氣說：『不得了！不得了！書太多了，不知道讀那一本好。』世界上這樣嘆氣的人很多，有老年，也有青年。英國的文學家培蘭德（Arnold Bennett）曾說過笑話，以爲問讀書要從何讀起，正同狗咬骨頭；要從何咬起，一樣奇怪。培蘭德意思是主張趣味的讀書法的。

趣味的讀書法是很重要的。現在中學學生國文程度不佳，很大的原因，是不准學生去看有趣味的書。我從前在徽州一個師範學校讀書，那學校的校長胡子承先生，是個很頑固的人，不許學生看小說，（看小說是要記過或開除。）甚至於新青年也禁止學生看。但我自己的白話文卻是從小說中學來的，因爲我們徽州的土話，離白話文很遠。現在，像胡子承那樣禁止白話文的人是很少（我不敢說沒有）了。但許多教員多抱定幾冊商務中華的國文教本，教的大概是十年以來新青年以後一般作家的作品。老實說，這十年以來的新文學，

大概都是些（急就章）真正有價值的作品很少。我們應該鼓勵愛好文學的學生多看他們所喜歡看的書，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說：『小說，曲，詩詞，文，各種，新的，古的，文言，白話，本國，外國，各種，還有一層，好的，壞的，各種，都不可以不看，不然便不能知道文學與人生的全體，不能磨練出一種精純的趣味來。自然，這不要成爲亂讀，須得有人給他做指導顧問，其次要別方面的學問知識增進，逐漸養成一個健全的人生觀。』（我學國文的經驗，談虎集下卷）

周先生的後面幾句話也很重要。要有『指導顧問』可以說是有系統的讀書法。系統的讀書法也是重要的。培根（Bacon）曾說：看書同吃東西一樣，有的隨便嘗嘗就夠了。有的應該吞嚥下去的，有的應該咀嚼消化的。沒有系統的讀書，正同隨便吃東西一樣，一定要弄成胃擴張，不消化的。有系統的讀書，可分兩面說：一面是我們如要懂得一些文學原理，就應該看些什麼本間久雄的文學概論，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或盧那卻爾斯基的文藝與批評之類。如要研究自然主義的作家，則不可不讀弗羅貝佐拉莫白三的作品。這叫做專門的讀法。一面是應該知道世界上真正有價值的著作並不多，我們應該選最好的書來讀。

如法國詩人波得萊爾 (Baudelaire) 愛好愛倫波 (Edgar Allan Poe) 的著作，翻譯了許多愛倫波的詩，所以他自己的詩也受了愛倫波的影響。又如歌德的浮士德 (Faust) 的有名，是大家知道的，但如曾孟樸先生所說，他不隱居鄉間，譯了狐史，那來浮士德的成功。又如法人伏爾泰 (Voltaire) 作文，常常先把馬西隆 (Massillon) 的書拿來讀，彌爾頓 (Milton) 一生也只愛荷馬 (Homer) 與 Euripides 的著作。這就是『咀嚼消化』的讀書法，使自己受了書的影響，使書的靈魂，成爲自己的骨肉的。這叫做精選的讀法。

『別的方面的學問知識』也很重要。我在前一講曾說學科學的人不應該爲文學多耽誤工夫。學科學的人鑑賞或嘗試一些文學趣味是可以的。但如目下中學生之不喜歡數理等科，以及國內出版界自然科學書籍的不暢銷。關於高級自然科學的書，竟致沒有書店肯印，實在是可慮的事情。學科學的學生應該專注精力於科學，是不用多說了。就是學文學的學生，也不可不要普通的科學常識。夏丏尊先生在他的文章作法附錄上曾說：

無論如何地設法。學生底國文成績，總不見有顯著的進步。因了語法作文法等底

幫助，學生文字在結構上形式上，雖已大概勉強通得過去，但內容總仍是簡單空虛。這原是歷來中學程度學生界底普通的現象。不但現在如此。

爲補救這簡單空虛計，一般都獎勵課外讀書，成是在讀法上多選內容充實的材
料，我也曾如此行着。但結果往往使學生徒增加了若干一知半解的知識，思想愈無頭緒，文字反益玄虛。我所見到的現象如此，恐怕一般的現象也難免如此罷。

在國文科教授上最近的一信念

夏先生的結論是「傳染語感於學生，」教員自己努力修養，對於文字，在知的方面，情的方面，各具有強烈銳敏的語感，使學生傳染了，也感得相當的印象，爲理解一切文字底基礎。但我以爲這也不是根本辦法。要學生的思想不空虛，根本的辦法只有學一些根本的科學常識。郭沫若曾說詩人不可不懂得天文學，實在是有見識的話。我以爲學文科的高中學生，也不可不下列的科學常識：

(一)應該多看一些社會科學的書，懂得一些唯物史觀，經濟史觀，人類學，等常識。

(二)應該多看一些論理學，心理學的書籍，懂得一些思想法則，心理現象。

(三)應該多看一些自然科學的書，如生物學，物理學，天文學，地質學等，懂得一些天地，人物的歷史和現狀。

這是根本辦法，可以醫『思想無頭緒』、『文字玄虛』的大病的。

(周作人先生曾對青年進過這樣忠告，請參看談虎集下卷，婦女運動與常識。我的意思完全與周先生相同，略以鄙見補充一點，因周先生對於論理，心理等科未說及。)普通文科學生總帶些自命文豪的氣味，對於一切科學都看不起，其實，懂得一些科學常識不做人的基礎，做人比做文豪要緊得多。做一兩句白話詩，做一篇短篇小說，實在算不了什麼大事，掛不起文豪招牌哪！

讀書對於作文的重要，上面大略說過了。但中國青年學生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養成善於懷疑，獨立思想的精神。

叔本華 (Schopenhauer) 說得好：

寫在紙上的思想。不過是印在砂上的行路人的足跡，人們雖然可以因他而明知道前人所取之道路，但行路人爲行路和觀望前面什麼風景起見，是必須使用他自己的眼睛的。

所以書上記載的『真理』和『人生』究竟多是紙上的。叔本華是主張思想，反對讀書的，他曾說過很妙的話：思想是自己跑馬，讀書是讓旁人在我們的腦裏跑馬。他的話自然有點偏激。但是中國是一個泥古的民族。所以王安石創經義試士之制，行之千年；武后行弓刀步石武科之制，行之千年；蕭何行漕運之制，行之二千年。（康有爲弟子徐勤的話。）女人纏足，『或謂始於李後主，宋人只有程頤一家不纏足，』纏足也纏了千年。無論什麼笨事傻事，都行之千年而沒有人敢懷疑，沒有人敢革命。這真是世界鮮有的奇談。有人說中國人的頭腦是一枚明鏡，映進紅的就是紅，映進白的就是白的，一點變化也沒有。這是可以亡國滅種的頭腦！

我們現在最要緊的是使學生們在作文中養成獨立思想的習慣。程頤說：『學原於思，』

胡適說：『學原於思，思起於疑。』胡適又說：『我們讀古人的書，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聰明到怎樣，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樣。』這都是我們很好的教訓。我們要學生甯失之過疑，不要失之過信。

真理是有時代性的，人生是變遷無窮的。一切古今人的書籍都是我們的參考品，我們的顧問官，我們要敢於疑古，也要敢於疑今。我們要學生能夠獨立思想，不要掉『書袋。』

培根 (Bacon) 說得好：『書籍永遠不會教給你書籍的用處。』一切書籍都是參考品，思想方面是如此。文章的詞句和風格方面也是如此。

法國文學家布封 (Buffon) 曾說：『文體卽人，』韓德 (Joseph Hunt) 補充布封的話，說：『人卽文體。』中國古語也說：『文如其人，』世上沒有兩個相同的臉孔，樹上沒有兩個相同的果子，山上沒有兩個相同的石頭。一切物體都有個性，文章的詞句和風格方面也應該有個性。

從前作古文的人專會模倣『先秦諸子』模倣『兩漢』模倣『唐宋』現在古文已

經打倒，這些習慣是已經取消了。但是，模倣韓愈蘇東坡固是不對的，模倣梁啟超胡適之難道就對了嗎？我們讀古今名人的文章，要和蠶吃桑葉一樣，吐出絲來。模倣好比蠶吃桑葉吐桑葉，中國的白話文的歷史比文言文短得多，所以現在白話文正有待於我們的試驗和創造，造成一種豐富優美而清新的詞句和文體。我們要使白話文能夠寫景，寫情，寫意，寫事，運用自如。我們要使白話文能夠簡潔，也能夠繁複；能夠明白，也能夠深刻。幾本古老的紅樓夢水滸，幾册簡單的國語教科書，幾頁浮淺的新創作小說，決不夠我們學生的欣賞和研究。一切文章有兩個偉大的導師：

- 一是自然，
- 二是人生。

我們要學生多多觀察自然，研究人生，我們要學生從小養成這種習慣。我們不要學生迷信書本，模倣書本。我們要學生不做古人的奴隸，也不做今人的奴隸。

怎樣提高讀書的速率和效率

童行白

我們爲什麼要讀書呢？在廣義的說來，是獵取前人的經驗，減少自己的錯覺，而達到更完美的生活。在狹義方面說來，則至少須達到瞭解本國固有文化，發揚民族精神，和能欣賞藝術，調劑生活。

依照上述的目的，則我們應讀的書甚多，而我們的時間有限，便不得不講速率和效率了。在學習心理研究的結果，速率和效率是並行的，現在分別說明如下：

(一) 速率 (Speed)

讀書的形式有二：一是朗讀 (Oral reading) 二是靜讀 (Silent reading) 靜讀不但沒發聲，而且不動唇，不動喉，完全以眼爲動作，這種讀法，速度較朗讀爲高，如我們急切間，欲在某一篇文裏找我們所要的材料，雖急急的讀下去，但結果總是不行，還是視覺的反應替我們找着的。這因爲每一個字的發音妨害了我們的速率。而在實用上，則靜讀的機會極

多，而朗讀的機會甚少，故這裏不詳論了。現在我們單討論如何增進靜讀的速率，要明白這點，就得從眼球的活動說起。

(A) 識別距 (Span of perception or Recognition)

這是眼球一轉動間所能知的範圍，凡識別距廣的速率必高，反是則必低，而同一人亦有廣狹之別，其原因有三，(甲)閱讀的材料深淺不同，材料一深，理解的難度提高，便影響到眼球的轉動，識別距的範圍便縮小，反之，則必增大。(乙)閱讀的目的不同。任意瀏覽，不求甚解，或不求記憶，則識別距亦自增大。若果探求理解，則眼停次數增多，速度便減低了。(丙)閱讀的形式不同，如用朗讀，因發音的牽制，亦足縮小識別距。

(B) 眼停時間 (Duration of fixation)

所謂眼停時間，即眼球轉動所費的時間，費時愈短，則速率必高，反是則必低，而同一人亦有長短之別，其原因也同A項所述，然則眼停時間和識別距有什麼關係呢？據實驗的結果，眼停時間短的，識別距闊，反之則識別距窄，前者速率高，後者速率低，故我們讀書時，不但

應促進識別距離廣，同時也應使眼停時間減短。

(C) 回復眼動 (Regressive eye-movement)

回復眼動即已經看過的，因尚未理解其意義，重復再看一遍。回復眼動的次數愈多，眼停的次數也愈多，費時也長，效率也小了，此種動作和讀書能力的優劣，適成反比例。我們要提高讀書的速率，便首先要減少回復眼動的次數，然後方就達到目的。

(D) 掃視 (Sweep of eye)

從前行的末一字，到次行的首一字，這種眼動，叫做掃視，雖然和閱讀沒有多大關係，但動作錯亂過多，也很妨礙閱讀的速率。如讀了第二行便讀第四行，或讀完了第二行，再讀第一行等是。這樣浪費時間，就影響速率不小了。

敘述完了眼動的經過，則我們對增進速率的結論是「養成有規則的眼動。」至如何養成有規律的眼動？則祇有努力練習。而練習的進步率，是非常迅速的。據杜佐周測量八位中華留美學生，時間為一個月，每人每日練習十分鐘，所得的結果如下表：

被試者	E	F	G	H
第一日	6.02	4.73	1.67	3.82
第二日	9.18	13.02	3.82	5.38
先後的差數	3.16	8.29	2.15	1.56
進步百分比	52	175	129	41

(註)杜氏研究報告,原分橫直行兩組,茲以現出版書籍,橫行仍少見,故此表祇有四位。上表所列閱讀能力最低者為G,他第一天每分鐘不過讀1.67字,但經一個月練習後,則每分鐘讀9.02字,比原來進步29%。上表能力最高者的E,他第一天每分鐘讀6.02字;經一個月的練習後,每分鐘讀9.18字,比原來進步52%。進步最大者F,比第一天進步175%。進步最小者為B,比第一天進步30%。可見經過練習是很容易進步的,不過在練習的時候,應明瞭速率的價值和求進步的決心,而時間又須繼續不斷,幸勿一曝十寒。

(二)效率

讀書的速率，固然重要，然徒增速率而收不到效率，則已讀與不讀等，徒浪費時間罷了。故同時應注重效率，所謂效率，可分下列三種：

(A) 理解 (Comperhension)

我們每讀一書，應瞭解該書的要點，然後纔不至浪費時間，或者有人以為既要求速率的增加，自難求得理解的提高，但據海歐 (Huey) 與白蘭姆 (Orlton) 等的實驗，則速率高的理解力亦高，其原因一是閱讀書籍的深淺關係，意義深奧的於理解力自然較低，若意義顯淺自易於理解，這和識別距的情形，適成正比例。其二是靜讀時，專心致志，不為發音所牽制，祇由視覺器官直達到中樞神經，不必再由視覺器官轉聽覺器官以達中樞神經。神經的運用既專一，則理解自然提高。至於如何能達到提高理解能力呢？這除了繼續用提高速率的方法外，同時每讀書一時，先須預擬問題，或預懸目標，在讀完此書時必須能找着預擬問題的答案和決心，或約同伴互相考查，互相競賽，則成績自易於表現。

(B) 組織 (Organization)

「組織」這兩個字，很容易誤會到字句的結構，不過這裏所談的組織是着重內容的認識，並且注重讀完一書後，是否能組織成一為系統的知識，或讀完一書後，是否能將新收的材料和已讀過的書聯屬在一起，而組成一有系統的知識，因為我們讀書是獵取前人的經驗，以減少自己的錯覺，以達到生活的充實。故組織的工夫是不可忽視的。至於組織和理解的相關度如何呢？現在雖沒有正確的研究報告，但從理解能力的提高，則亦很容易達到目的，因為理解的程度不高，組織自然談不到了。要達到這個目的，除了應用提高速率和理解的方法之外，還應加上做大綱，做表解，做結論等。

(C) 記憶 (Retention)

理解和組織兩項，固然是讀書的要素，然記憶又不可不增進。許多人以為強記是沒有多大的價值，殊不知「走馬看花」般閱讀，事後復拋諸九天之外，不是浪費時間嗎？雖然，書本可以隨時翻閱，而時間的不經濟莫此為甚！所以記憶力的增進，是不可忽視的。又有人以為記憶力是天才的，這固然不能否認，但努力練習的結果，也是能夠達到的。要達到記憶力

的提高，祇要俱備有記憶的決心，好像我們是去準備應試的決心和把已知的事和新知的事聯屬在一起，這種心理活動很普通的，例如我們的朋友中某甲是高人，當我們看見了另一個高人的時候，就會想起某甲的用這種方法，是足以提高記憶力的。其次多複習，做大綱，做總結，或時時加以追憶，(Recall) 都能增強記憶的。

總之，我們讀書的時候，存着一種目的和決心，則速率和效率自然會提高了。

讀書生活的三多法

歐元懷

西儒培根說過：「讀書造成完人。」攷其意思，蓋以爲讀書可以打破人類的愚昧，糾正人類的錯誤，增進人類的智識，充實人類的的生活。地無中外，時無古今，誰都承認讀書是人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項重要工作。

但今愛好讀書的人，常有一種難題在心目中橫梗着，便是如何讀法的問題。我以爲除了眼到，口到，手到，心到和疑辨，筆記，思索外，其最普通而基本的條件，還是要閱讀，多比較，多應用。

所謂多閱讀，當然不是說有書必讀，而是需要讀有用的書。書籍雜誌，卷帙浩繁，單就本國而言，已有讀不勝讀之慨；而况世界各國的書報更是浩如烟海呢？自然只有選讀你所愛讀你所能讀的書了。我以爲真欲求學的人，無論研究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的，均應先讀幾本關於普通常識的書籍。有了相當的普通常識，進而檢討本國文化的起源及世界學術的

演進，而後開始專門研究工作，始得學有根基，而不至「反客為主」，常鬧笑話。

不過人類的知識，固然大部分得自書本：「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書本是不死讀的。我們應把愛讀的某一問題的書籍歸納起來，作一個比較有系統的研究。如研究自然科學的，自然一面閱讀書籍，一面實地試驗不行：就是研究社會科學的，也須多多觀察各地風俗人生活習慣，以充實我們需要的題材。試看『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那幾句古話，以及中外通儒學者都喜歡周游列國，瀏覽山川，這就是寓求學於考察中的意義。至於今日蒙藏一帶的考古，西藏和西南民族的研究，東南生物和水產的採集，山西各地礦物的科學分析，更無一不賴有相互比較的研究。因為見聞一廣，經驗豐富，兩相比較，真偽自明，不覺有左右逢源豁然貫通之概。

至於多應用，更是求學的有效方法，現在有許多人書籍是讀得很多的；然而一旦遇到實際問題，還是胸無成竹，不知怎樣去應付當前環境的。這並不是說他的書是白讀，也並不是說讀過許多書後，對於他的知識能力毫無所補。蓋讀書不是專為書本做奴隸，乃要把書

本上的道理拿到實際生活上去應用，如果我們讀書有心得，便應將其學理活用在日常生活間。我遇了困難再拿書本來研究。如此則生活與知識合一，爲用而學，學以致用；自然不致成爲書呆子了。

固然，在起初要把書本知識活用於社會生活上，免不了許多不自然的痛苦；但這種行動養成習慣後，熟能生巧，不但不會感覺痛苦，且能環境變化而增長經驗，實具有一種特殊樂趣。這種樂趣，却祇有能夠善用學識的人，始能於生活上體會得出。所以越是不能活用學理的人，越不明瞭書中道理，反之，其能活用學理的，既可增長於讀書的心得，更可給他事業成功的一種幫助。

青年們，書是必讀的，不多讀書本，是不能給你一個人生上的指示；而讀書不知多方比較，親切應用，也決不感覺到書中真理來。

我的讀書經驗

傅東華

我的讀書經驗裏面有兩件事情似乎說起來還有點趣味。

我沒有讀過小學，從家塾出來就到本鄉一個基督教會辦的中學讀書，後來轉學到府立中學，是插班進去的。插的是三年級，讀了三年（那時還是五年制）照理可以畢業了，誰知快到畢業考的時候，堂長忽然通知我，說我不能考畢業，因為章程規定，學期未讀滿是不能畢業的。我問他再得讀幾個學期纔算滿讀，他說得補足插班進來以前的兩年。我又問他，那末這兩年裏面讀點什麼呢？他說從四年級上學期重新讀起。列位想想看，這叫我怎麼能夠忍受！當時我只得向那位堂長說聲『再見』，登時把書箱鋪蓋挑了回家。

那時候最有名的學校是在上海的南洋公學（現在的交通大學），誰要能考得進去就彷彿登天堂一般。我明知內地學校的程度是差得很遠的，但想與其在原校裏再炒一回冷飯，總不如到那裏去撞一下木鐘。於是即刻寫信去討章程，一看不好，連插三年級所需的

書本也是名字都沒有聽見過的（只記得裏面有 Myre's General History 和 Worth's Elementary Algebra 在內，還有一本英文的博物學厚到五百多頁，現在連名字都忘記了。）但我那時的野心一發不可復遏，只得跑到從前那個教會學校的主教（美國人）那裏去找他幫忙。剛巧他有事到上海，替我把要買的書一齊買了來。那是五月間的事，離開入學考試只有三個半月。好在英文原本書初次拿到手裏，興味特別好，我就連日連夜的像燈蛾撲火一般向裏面亂撞起來。後來的結果是，皇天不負苦心人，我居然做到了南洋公學的學生了。從這事以後，我一逕都相信從書本裏去找書本裏所該獲得的成果，總不至像打彩票那麼渺茫的。

第二件事是在進了南洋公學以後。我們的英文教員是楊錦森先生（美國留學生，早已得肺病死了，我始終都對他懷着深切的感激。）他教我們讀英文的方法大約是跟誰都不同的。他要我們亂看書，不要翻字典。他說讀英文和讀中文並沒有兩樣。我們所認識和能運用的中文字至少總在數千以上，試問裏面有幾個字是翻過字典纔認識的？我們所解得

的字大半是從上下文的意思猜度出來的。等到猜對的回數多了，那字的解說就會慢慢的正確起來。這比翻字典而得的解說反而活得多，因而有用得多。而且一面看書一面翻字典。讀書的興味也要常常被打斷。所以字典只是講作文時和其他必要時用的。若讀英文，你的基礎字彙當然不如讀中文那樣多，那末你先找淺的書來讀。比如你拿起一本書來，不翻字典也可以看懂十分之七八，那本書你就可讀了，不然你就得再找一本更淺的。同是一本書，一生之中也許不止讀一遍。今年讀的書覺得意思朦朧，明年再讀就清楚多了。總之要讀得多，讀得快，起初時儘管不求甚解，慢慢的自然一層透澈一層的會得解。他這個讀書原則我完全遵照着辦，到了一年之後覺得成效非常之效，後來我竟成了學校圖書館裏最討厭的一個人，因為我每次借書總是一大疊，三兩天又去換了一大疊來，使得圖書館員當我跟他開玩笑。當然，真正要說讀的話，一大疊書是三兩天讀不完的，但至少目錄是看過，有趣的部分也都翻過了一下，那一疊書的輪廓是印在我腦子裏了。到後來這樣的輪廓漸積漸多，我就會得從裏面去尋出各書的關聯，造出自己的一個體系，那一本書該讀，那一本書不該讀，

那一本書不該讀，那一本書該先讀，那一本該後讀，都用不着等指導家們來指導我。這可譬到山頭頂去觀察一下地形，這才爬下山來走小徑，就不至於迷路了。

我自己覺得受益於這種讀書法的地方實在不少，後來我的學生裏面有一人因這讀書法作基礎而獲得更高的成就——就是現在我國科學界佔着榮譽地位的嚴濟慈君。

我從自己經驗的這兩件事得到一個結論：讀書是完全爲己的，決不是爲人的；與其說讀書是一樁工作，毋再說是一種享受妥當得多。明白了這一點，別的一切就都成了廢話了。近來彷彿有人相信讀書可以耽誤革命那是，和相信讀書可以鎮靜革命同樣的愚蠢！

讀書與書籍

錢歌川譯

無識和有錢同時發見的時候，那人的價值就低落下來。貧者被他自己的貧困所縛束，早已無暇去求智識，終朝所想的，唯其工作而已。反之，無識的富者，一味只求安樂，生活完全和走獸一般，這是我們每天所親眼目擊的。還有我們可以加以非難的，便是他們對於賦有最大價值的財富和時間，簡直不曉得利用。

當我們讀書的時候，完全是別人代我們思考，我們自己簡直不要另外想什麼事情，我們不過單把作者的心理過程反復一下罷了。這個就同初學習字的時候，學生用鋼筆，把先生用鉛筆畫的輪廓，照樣模寫出來一樣。因此，當讀書之際，一大部分的思考作用，都從我們的腦袋離開了。所以我們從自身的思考作用移向讀書的時候，我們就可以顯明地感到一種減輕負擔的安慰。然而實際上說來，當我們在讀書中，我們的頭腦，已經不是我們自身的活動場，而不過是別人的思想舞臺罷了。若是終日埋頭，過於多讀的時候，其間我們雖可以

由那沒有思想的娛樂而得着休養，然而自己的思想能力，不免要漸漸喪失。這也和常常騎馬的人，最後竟把步行的事都要忘記了一樣。許多的學者都是這樣：他們爲着讀多了書的緣故，倒反變愚鈍了。終朝不息的讀書，遇着一點暇時，馬上又來讀書，比不絕地做着手工，還要有害於精神多了。爲什麼呢？那就是因爲做着手工，我們還可以耽於思想呀。如同發條長日受着別的東西的壓迫，終至要失了牠的彈性一般，精神不絕地受着他人思想的壓迫。也終至要失了牠的彈性。營養物吸收太多，可以壞胃，且身體全部亦蒙其害，同樣，精神的營養物吸收太多，精神就會過於盈滿，而不免要窒息起來。這就是因爲讀的東西，越讀得多，牠留在精神上的痕跡也就越少，而精神就變成一重重寫滿了字的石板一般，混淆錯亂，因之，我們就不能達到沈思的境地，但我們除了沈思之外，是不能把別人的思想消化，而有所心得的。一味貪讀而讀後毫不加以思考，那所讀的東西，就如過眼雲煙，讀過大抵消失。總之，精神的營養物，也和肉體的營養物一樣，在所攝取的東西之中，不過五十分之一，才能完全被吸收而同化，其餘都要由蒸發，呼吸，及其他的作用而消散的。

爲補足上說，還有一事應說明於此。卽是寫在紙上的思想，和印在沙上的足跡一般，我們固然可以由牠而知道行路者所取的道路，至於若要曉得那行路者在路上所目覩的是些什麼東西的話，就不能不使用自己的眼睛了。

一個著作家的特質，譬如他那說服的能力，文辭的絢爛，比較的才能，表現的奔放，以及辛辣，簡潔，優雅，輕快，進而至於機智，對照，鮮明，樸素，等等，我們決不能夠將具有這許多特質的著作家的作品草草一讀，便可以獲得這些特質的。但上面所述的各種特質，既屬人類的天賦，卽潛能地所稟有，他們自然就可以由讀書，而把這些特質，從我們自己的心中喚起，使之發生意識，來供我們的用途，或用來強固我們的傾向，其實是奮勉我們的勇氣，再用幾個例證來判定牠實際上應用時的效果，要是這樣，我們才可以習得牠那正當的用法。待這一切的事情達成之後，我們才能真正地獲得上述的各種特質。這原來是告訴我們，如何使用自己的天賦的一種修養，所以這個過程便是由讀書而進於著作的唯一的路。可是，不待言，在這種場合，總是要以天賦爲前提的。反之，若沒有天賦，我們隨讀多少書，也不過只學得一

種死的性癖，至多不過是變成一個淺薄的模倣者罷了。

衛生警察爲着眼睛的緣故，將印刷的大小，定了一個最小的限度，而加以監視使一般不得超過那個限度。（一千八百十八年我在衛勒梯喜的時候，當時他們還做着真正的衛勒梯喜的金鍊（註）有一個打金練的工匠，曾對我說他做了三十年打細金練的手工；後來眼睛就瞎了。）

正同地層順序地保存着過去時代的生物一般，圖書館的書架也順序地保存着過去的迷妄及其解說。這些東西也和地層裏的東西一樣，在他們的時代，自是生氣橫溢，不可一世；可是現在早已變化枯死的化石而存在着，只有幾個文學的古生物學者，才去觀察牠們呢。

據嚇洛多特

(Herodotus 484—425)

希臘的歷史家——

譯者註）

說，克塞爾克塞斯

(Xerxes) 波斯王——譯者註）看見自己的百萬貔貅的時候，想起這麼許多人中，竟沒有

一個人可以生存到百年之後，不禁爲之涕泣。當我們看見厚厚的一冊新刊圖書目錄的時

候，而想起在這麼許多書籍之中，竟沒有一冊可以保留到十年以後，誰又不想傾一掬之淚呢！

在文學上也和在人生上一樣，無論向哪方去，我們馬上就可以遇到一些人類所難拯救的賤民。他們和夏天的蒼蠅一般，充滿一切，污壞一切，到處羣集着。奪了小麥的養分竟使之枯死一般，文學的雜草似的惡書，其數也就極多。這不過是單爲想賺點錢，或占點地位而寫出來的東西，當然要剝削世人許多的時間與金錢。那些時間與金錢，都是他們要用來欣賞良書及其他高貴的目的的。所以這個不僅是無益，反而積極地有害。在現在文學界中，十中有九是除了從世人的懷中詐取幾個錢以外，沒有別的目的。爲着完成這個目的，所以著作者，發行者及批評家都聯絡起來，堅固地結成一黨。

操觚者，賣文者及濫造作家反着時代的良趣味及真修養，用一種狡滑和惡劣的，而且非同兒戲的詭計，打通一氣來誘惑高雅的社會，說人總要迎合時代潮流，詳細地說，卽是一切的人爲他們在社會上談話的資料起見，都應讀那同時的東西，卽是最新的作品。他們對

於社會的這種教化，總算是成功了。在這個目的上，發生效力的東西，便是那些風靡一時的作家所寫的淺薄無聊的小說，及其類似的作品。譬如從前的斯賓德勒(Spindler 1879—1888)德國的小說家——譯者註)巴爾哇Bulwer 1805—1873英國的政治家兼小說家，即 Sir Edw. Lytton——譯者註)和粟友仁(Eugen Sue 1801—1857 法國的小說家)等的作品都是的，然而世界上還有比這種讀書人的運命，更可憐的東西嗎？他們彷彿有一種義務一般，常常要去讀那些專門為金錢而做出來的——所以總是為數極多——極其平庸的作家所組織濫造的新作，而對於各時代各國土的那些稀有的優秀的名家傑作，僅僅只曉得一個名目——尤其是文學日報那樣的東西，將藝術愛好者為他真正的修養，對於這方面的純正的作品所要貢獻的時間全奪了去，而給以平凡作家常套的鄙劣作品使他們來讀，這真是極其無聊的一種狡滑手段呀！

所以關於讀書，尤以不濫讀為最重要。這辦法即是無論在什麼時候，大多數的人正熱烈地歡迎的作品，總以不附和去讀為佳。所謂大多數的人熱烈地歡迎的作品，便是當時那

些名噪一時的，在其最初也就是最後的一年中，一連達到幾版的政治上及宗教上的小冊子，小說，和詩歌等物。在那樣的時候，爲着憊人而寫的東西，常常可以得到多數的讀者，我們是這樣一想，便可把那總是節短的讀書時間，專門來讀那些各時代各民族有定評的，卓越超羣的偉人的作品。只有那樣的作品，才能夠真正啓發我們而得教養呢。

惡書你不讀，也沒有人非難你讀少了；良書隨你讀多少，也不至於說你讀得太多。惡書是智的毒藥，大有害於精神。——世人不讀各時代最良的東西，而常常去讀那些只要是新的東西，所以著作家囚於流行思想的小範圍內，而時代墮落到自己的糞土之中，一天一天沈得更深了。

要讀良書的條件，即是不是讀惡書。蓋人生苦短，時間和精力都有限呢。

書籍是寫着往時甲或乙的偉大的精神，民衆雖然讀着這樣的書籍，但沒有讀到真正的偉大的精神，因爲他們只想來讀那些最新印出來的東西呢。又因爲同氣相求，他們對於現今這樣淺薄無聊的，鈍才的嚙舌，比偉大精神的思想，更要質同而道合呢。我幸而在少時

就給西萊格(A. W. Schlegel 1767—1835 德國浪漫派的詩人) 美麗的警句所引導，真是應該感謝運命。那詞句說：

努力讀古人，讀真正的古人：

今世之論古人者，不值一顧。

這句話以後便成了我的北斗星了。哦，平凡作家甲和平凡作家乙是何等的相似呀！他們的一切都是同一個模型鑄出來的呀！他們各人對於同一的機會，懷着何等同一的思想呀！這以外的思想，大約想不來罷！此外，還有他們卑賤的個人的目的，也是同出一轍，而且這些愚民，偏偏要去讀那些新印出來的，下等作家的嚙舌，而把偉大的精神，高擱在書架上，不去一顧。

一味只想讀單爲着今日剛印出來，油墨尙未全乾的緣故——年年和蒼蠅一般成千累萬地鵬化出來的平凡作家的，每天發表的那些無聊的作品，而對於各時代，各國土，各方面的不過時的珍貴的精神，反倒置之不顧的那種民衆的愚昧和無理，說來實在令人不肯

相信，這些著作毋寧是到了幾年以後，或永遠地，即單作爲過去的時代和其欺瞞的笑柄，且無人談起，在牠誕生之日，即應該摒棄在一旁而不過問的。

無論在什麼時代，文學總可分爲兩種，兩者帶着頗爲疎遠的關係，並駕齊驅。一種是真的文學，一種是似是而非的文學。前者成爲不朽的文學，爲那些爲着學術和詩的緣故而生活的人們所創作，真摯而靜肅地，且概其緩慢地走着他們自己的道路。那種作品的產額，在歐洲一世紀中不過只出得十二冊上下，然那僅少的作品，確有永遠的生命。其他以學術和詩來作爲衣食之資的人們所作的東西，在作者的騷擾和呼號之中馳驅徵逐，每年有好幾千種要送到市場上去。但是到了幾年之後，也許有人要問，『那些書到那裏去了？』他們從前那些喧擾的名聲如今到那裏去了？『所以我們可以把後者名爲流轉的文學，前者名爲永存的文學罷。』

讀書的時間若是也能一併買來的話，那買書就是好事情罷。可是，我們常常把書籍的購入和其內容的習得，混爲一物去了。

我們總希望把我們所讀的一切東西都保持起來，正同我們希望把所吃的一切東西都照原樣藏在腹中一樣。後者使我們肉體得以生存，前者使我們精神得以活着，由此二者我們才有現在。但是如肉體可以和自己同質的東西同化一般，各人對於他所有興味的東西，即是通合於他那思想體系或目的的東西，也常保持能。無論誰都有他的目的，這是不待言的。然少有類於思想體系那樣的東西。所以那些人無論對於什麼東西，都感不到客觀的興味，因之他們的讀書，也就是他們所不能定決的一件事。他們對於讀書那回事，也不能保持呢。

Repetitio est mater Studiorum (此係拉丁成語意爲反覆是修學之母——譯者註) 重要的書籍，是應該到手就讀兩遍的。原來那些書的內容，是要讀到第二遍時，才可以捫到牠的命脈，及到通曉了牠的結尾，才可以更加一層正確地領會牠的發端，所以讀第二遍的時候，到處都和讀第一遍時的情調不同。由是才能發生種種的印象出來，恍如將或物體放在別的照明上來看一般。

作品是精神的結晶。所以那些作品，就在精神最偉大的時候，常常比那精神相交還要更有價值些，且本質上成爲那交接的代用——否，超過那個遠了，是使那個望塵莫及呢。雖說是平凡頭腦的著作，——而那交接又不能使我們滿足——然那也就是那頭腦的結晶，那頭腦所有的思想和研究的結果，所以是帶着教訓的，頗有一讀的價值，且可以引起興味呢。所以我們可能夠讀在那交接上得不到一點什麼滿足的作家的著作。因此那高雅的精神上的教養，早已不是在人上，所能找出來的，只有在書籍上，才可以得到快慰，而使我們潛移默化呢。

沒有什麼東西，比讀古典，還更能使我們精神爽快的。我們翻開一本古典的書，（縱令只有半個鐘頭的光景）馬上就覺得新鮮，淨化而得着安慰和鼓勵，儼然是飲了一杯清泉，元氣頓爲恢復。這個應該歸功於古代語的完全嗎？且那作品的價值，雖經數千年，而依然如故，這應該歸功於那不會弱化的精神的偉大嗎？也許這兩者都有關係罷。但是，譬如古代語的學習完全終熄的時候，必有從未有過的野蠻，淺薄，毫無價值的劣作而形成的新文學隨

之而興，這是顯而易見的。何況帶有幾分古代語完全的成分的德國語，被今日的『現代』小文士熱心且有組織地濫用，而加以損傷，因之，漸漸貧弱下來而成爲殊疾，化作可憐的鴉舌之音，這前途不是很可悲嗎！

歷史有兩種，即政治史和文藝史。前者是意力的歷史，後者是智力的歷史。前者是完全不安，否，是很可怕，其中多量地包含着不安，災害，詐術和可怖的謀殺。反之，後者無論在什麼場合縱令是敘述邪道的場合，都是快快活活，安樂得和隱棲的賢者一般。這個主要的分科便是哲學史。實際，哲學是以這個爲基本低音的，對於其他的歷史也都有影響，在那些歷史的底下所流着的思想，也都受着哲學的引導，所以哲學是支配世界的。因之，若能充分理解，哲學實是最大的物質力呢。不過牠的作用，來得極其緩慢罷了。

我很希望有人來試作下面這樣一部悲劇文學史出來。在那文學史中，記述無論那國的國民都有他們所特爲最高矜誇的古來偉大的著述家和藝術家，而在生前曾受何等虐待的情形；又敘明各時代，各國土中的『善』和『正』，努力剷除那常常占着勢力的『惡』

和「逆」的無限的奮鬥；再寫出差差不多一切真正的人類啓發者，和各部門及藝術上差不多一切的大家，偉人受難和殉道的顛末；進而至於論及聲名，名譽和金錢，常爲斯道中無價值的人所享有，而於上述的那些人——除了幾個僅少的例外——倒反得不到世人的嘉許和同情，甚至連學徒都找不到一個，終日爲貧乏和窮困所苦，他們的運命正和愛祖（Esau）爲父親想吃野獸，出去狩獵去了，而他的弟弟耶可甫（Jacob）卻在家裏，穿了他的衣服，冒充長子，先盜取了父親對他（愛祖）的祝福一樣。（舊約創世記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八節以下參照——譯者註）雖然這樣不遇，但他們還是爲道自愛，而支持下來，終至結束了那種人類的教育家的苦鬪惡戰，不死的榮冠加在他們的頭上，他們也就終至有了下面舉的詩句中的時代。這樣的事，也得一併敘入這樣的文學史中呀。

重的鎧甲，用來作羽衣，

苦痛時短，歡樂無盡期。（席勒戲曲「奧爾來蓋的少女」上的詩句）——譯者註）這篇文字是一個警告，給祇知利己，不顧害人的畜生道的卑鄙商人；無人格，無

良心的劣等文人，與一般被引眼的廣告，人爲的桃色的好評所誘惑而盲從的青年的一個警告。並且也含有一種希望，希望政府創辦一個大規模的國家印書局，由確有人格有才能的學者在輿論監察下來審查印出去的書籍。

我的讀書經驗

曹聚仁

中年人有一種好處，會有人來請教什麼什麼之類的經驗之談。一個老庶務善於措油，一個老裁縫善於偷布，一個老官僚善於刮刷，一個老政客善於弄鬼作怪，這些都是新手所欽佩所不得不請教的。好多年以前，上海某中學請了許多學者專家講什麼讀書方法讀書經驗，後來還出一本專集。我約略翻過一下，只記得還是『多讀多看多做』那些好方法，也就懶得翻下去。現在輪到我來談什麼讀書的經驗，悔當年不到某中學去聽講，又不把那專集仔細看一看；提起筆來，覺得實在沒有話可說。

記得四歲時，先父就叫我讀書。從大學、中庸讀起，一直讀到綱鑑易知錄、近思錄、詩經統背過九次，四書背過五次，禮記、左傳唸過兩遍，只有爾雅只唸過一遍。要說讀經可以救國的話，我該是救國志士的老前輩了。那時候讀經的人並不算少，仍無補於滿清的危亡，終於做勝朝的遺民。先父大概也是維新黨，光緒三十二年就辦起小學來了；雖說小學裏有讀輕的

科目，我讀完了近思錄，就讀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高等小學國文教科書；我仿讀史的成例，用紅筆把那部教科書從頭圈到底，以示傾倒愛慕的熱忱，還挨了先父一頓重手心。我的表弟在一隻大櫃上讀商務出版『直到現在還是最新的兒童讀物』的看圖識字，那上面有彩色圖畫；趁先父不在的時候，我就搶過來看。不讀經而愛圈教科書，不圈教科書而搶看圖識字，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江博士江亢虎的『讀經』、『存文』義法看來，大清國是這樣給我們亡了的；我一想，總覺得有些歉然，所以宣統復辟，我也頗贊成。

先父時常叫我讀近思錄，近思錄對於他有很多不利之處。他平常讀四書，只是用朱註；近思錄上有周敦頤，張載，邵雍，程明道，程伊川種種不同的說法，他不能解釋爲什麼同時賢人的話，有那樣的大不同；最疑難的，明道和伊川兄弟倆也那樣大不同，不知偏向那一面爲是。我現在回想起來，有些地方他是說得非常含糊的。有一件事，他覺得很驚訝；我從朱文公全集找到一段朱子說岳飛跋扈不馴的記載，他不知道怎樣說纔好，既不便說朱子說錯，又不便失敬岳武穆，只能含糊了事。有一年，他從杭州買了王陽明全集回來，那更多事了，有些

地方，王陽明把朱熹駁得體無完膚，把朱熹的集註統翻過身來，誰是誰非，實在無法下判斷。翻看的書愈多，疑問之處愈多，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已經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

我的姑夫陳洪範，他是善於幻想善於口辯爲人們所愛好，亦以此爲人們所嘲笑，說他是『白痞』。他告訴我們：『堯舜未必有其人，都是孔子孟子造出來的。』他說得頭頭是道，我們很愛聽；第二天，我特地去問他，他却又改口否認了。我的另一位同學，姓朱的，他說他的祖先朱××，於太平天國亂事初起時，在廣西做知縣；『洪大全』的案子是朱××所捏造的。他還告訴我許多胥吏捏造人證物證的故事。姑夫雖否認孔孟捏造堯舜的話，我却有點相信。

我帶一肚子疑問到杭州省立第一師範去讀書，從單不庵師研究一點攷證學。我才明白不獨朱熹說錯，王陽明也說錯，不道明道和伊川之間有不同，朱熹的晚年本，與中年本亦不同，不獨宋人的說法紛歧百出，漢魏晉唐各代亦紛紜萬狀；一部經書，可以打不清的官司。本來想歸依樸學，定於一尊，而吳皖之學又有不同，段王之學亦有出入；卽是一個極小的

問題，也不能依違兩可；非以批判的態度，便無從接受前人的意見的。姑夫所幻設的孔孟捏造堯舜的論議，從康有爲爲孔子改制攷新學僞經攷找到有力的證據，而岳武穆跋扈不馴的史實，在馬端臨文獻通攷得了確證。這纔恍然大悟，「前人恃胸臆以爲斷，其襲取者多謬，而不謬者反在其所棄。」（戴東原語）信古總要上當的。單師不庵讀書之博，見聞之廣，記憶力之強，足夠使我們佩服；他所指示正統派的攷證方法和精神，也幫助我解決了不少疑難。我對於他的信仰，差不多支持了十年之久。

然而幻滅期畢竟到來了。五四運動所帶來的社會思潮，使我們厭倦於瑣碎的攷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帶來實證主義的方法，人生問題，社會問題的討論，帶來廣大的研究對象，文學哲學社會……的名著翻譯，帶來新鮮的學術空氣，人人熾燃着知識慾，人人向往於西洋文明。在整理國故方面，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顧頡剛的古詩討論，把從前康有爲手中帶浪漫氣分的今文學，變成切切實實的新攷證學。我們那位姓陳的姑夫，他的幻想不獨有康有爲證明於前，顧頡剛又定讞於後了。這樣，我對於素所尊敬的單不庵師也頗有

點懷疑起來，甚而對於戴東原的信仰也大大動搖，漸漸和章實齋相近了。我和單不庵師第二次相處於西湖省立圖書館（民國十六年），這一相處，使我對於他完全失了信仰。他是那樣的淵博，却又那樣地沒有一點自己的見解；讀的書很多，從來理不成一個系統。他是和鶴見祐輔所舉的亞克敦卿一樣，『螞蟻一般勤劬的碩學，有了那樣的教養，度着那麼具有餘裕的生活，却沒有留下一卷傳世的書；雖從他的講義錄裏，也不能尋出一個創見來。他的生涯中，是缺少着人類最上的力的那創造力的。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樣，吸收了智識，却亦一泓清泉，也不能噴到地而上來。』省立圖書館中還有一位同事——嘉興陸仲襄先生也是這樣的。這可以說是上一代那些讀古書的人的共同悲哀。

我有點佩服德國大哲人康德（Kant），他能那樣的看了一種書，接受了一個人的見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書的思想排逐了出去。永遠不把別人的思想磚頭在自己的周圍砌起牆頭來。那樣博學，又能那樣構成自己的哲學體系，真是難能可貴的！

我讀書三十年，實在沒有什麼經驗可說。若非說不可，那只能這樣：

第一，時時懷疑古人和古書，

第二，有胆量背叛自己的文師，

第三，組織自我的思想系統。

若要我對青年們說一句經驗之談，也只能這樣：

『愛惜精神莫讀古書！』

讀書並非爲黃金

孫福熙

——我的不讀書的經驗——

中國人太把『讀書』看得嚴重，『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的說法，先認讀書爲苦不可耐，於是用黃金利祿來引誘，就是『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的意思。

本刊徵求我讀書的經驗，我不敢以讀書人自居（雖然讀書人的『書生氣』的壞處依然是很多），我所能說的不是讀書的經驗，而是不讀書的經驗。

我三週歲以後就讀書，讀書這樣早，完全因爲我幼年時太活潑，毀壞了許多東西的緣故。一直到十二歲，全是舊式灌注的教育，除了識字的成績以外，到現在是毫無益處。因爲讀書沒有趣味的緣故，此後入學校，直至師範學校畢業爲止，凡有書本的功課我都不大喜歡。所喜歡的是手工圖畫以及書本以外兼有實物的理化博物。再後則半工半讀或者整日工作而夜間自己讀書而已。

尤其是在法國的時候，因爲經濟的能力是不能讀書的，所以一方面分出時間去工作，一方面又節省讀書應有的一切工具與方法，欲讀書而不可得了。我沒有人教我法文，爲了節省起見，不懂一句法文，就進美術學校學畫去了。自己看看法文書，弄出許多的錯誤。爲了這個緣故，我的一點智識都與事實有關，例如法文中的「蘭花」一字，是同學在公園中告我的，所以至今聯想到這同學與公園，「延長」一字聯想下雨與房東老太婆，因爲並不是從讀書得來，所以我沒有什麼字是可以聯想書本的。

這該是很大的恥辱。

不但如此：許多人是先讀了書，後來證之事實，驚歎古人深思明辨，於是豁然貫通的說一聲：「此誠所謂『學於古訓乃有獲，監於成憲永無愆』也。」

而我則不然，我的肚皮裏沒有書，沒有把有系統的書本智識作爲辨別事理的根據，每遇到事物上有疑問，只得亂翻書本來求解答而已。

我以爲，中國人把讀書看得太苦亦太尊貴了，於是與世界事物脫離了關係。讀書與散

步，踢球，看電影，遊山玩水，並不衝突，而且是互有補益（大學生天天進跳舞場未必有益，但偶然去一次，未必帶回滿身的惡毒，這全在自己的處置如何耳。）

我覺得，一個法國人的走進圖書館去，和簡直走進戲院電影場去是一樣的性質。星期或假日，不必工作的時候，法國人就要利用這一天時間，作有益身心之事。我不是說法國人愚笨，肯以讀書苦事視為看戲看電影一樣的快樂；我要說的是讀書得法的時候，與戲劇電影之啓發智識涵養德性，陶冶情感的出之消遣性質者，完全是一樣的。

中國的電影太受美國影響的緣故，遊嬉的性質太多，學術的意味太少了。

反之，中國的讀書，或者可以說，學術的意味太多，而引動趣味太少，內容則平板陳腐，文字則枯燥生硬，雖有黃金利祿的引誘，天下儘有未用讀書作『敲門磚』而騙到了黃金與利祿者。

著書者與讀書者的態度都可以改變一下。

我的讀書經驗談

張素民

一 讀書與思想

我生平的第一嗜好，是讀書；第二嗜好是發表自己的思想和批評別人的思想。然第二嗜好是跟着第一嗜好來的。因為你若久不讀書，你自己的思想，也無從發生。據我的經驗，我自己的思想，大都是由讀書的啓發和暗示而來。我每日讀書，每日都覺着得點新觀念或新思想。只可惜因為教書和人事的關係，沒有時間寫出來，否則我的讀書劄記，必可成帙。我敢說：凡是無思想的人，必是不愛讀書的人。因無論你怎樣聰明，你的奇思異想，或已為別人道過，或經別人證明不對；你多讀書，就不會白費這種氣力，就會感覺到你自己的奇思異想，并無奇異之可言。但因此，你的知識愈充，你的思想愈富，你雖放棄你原有的奇思異想，然可得着其他的啓發，生出別的思想來。所以讀書是思想的一個主要來源，『開卷有益』的益處，即在這裏。

讀書固可以啓發思想，然讀書愈多，所得較廣，遇着問題發生，就必詳加攷慮，再發議論。所以讀書愈多，知識愈富的人，不願輕有主張，不願亂發議論。凡那讀書無多，知識不充的人，自以爲聰明，遇事卽隨便發言。這個分別，是我初與外國學者接觸時才發現的。我以前「年少氣盛，」讀書無多，遇事卽愛有所主張。及見外國學者異常謹慎，不輕有主張，頗爲詫異，以爲他們「滑頭。」到後來，續繼在研究院讀書七年多，自己纔覺知識不足，遇事不敢輕有主張了。這也就是我們古人所謂「學然後知不足」的道理。

輕有主張，是發表不成熟的思想。惟讀書纔可培養成熟的思想。所以世界大學者，發表一種新學說的著作，是經過若干年的研究而來的。例如創立「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康門斯(J. R. Commons)費了三十年的研究功夫，才出版他的「資本主義之法律的基礎」(Legal Foundations of Capitalism)一書，再過十年，纔出版他的「制度經濟學」一書。今日中國的青年，偶有心德，恐怕等不到明天或下月，就要發表他的著作了。

一人一時的思想，當受他當時所讀的書籍的影響，這差不多是一個原則。例如初讀馬克思的著作的人，無不暗地吸收他的思想；什麼『階級鬥爭』，什麼『唯物史觀』等名詞，就會不斷的出那諸位讀者之口。但是這位讀者若再把批評馬克思的書籍讀幾部，就會生出反馬克思的論調。再如你費幾天功夫，專讀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等書，你在那幾天之後的言論，必多少帶點理學氣味。所以讀書愈多的人，他所受的影響愈雜，他便不易為一家之說所搖動。倘他富有創造力，『博而能約』，他就可自創新說。然他無論是一個怎樣的創造家，他的思想來源，離不了他所讀的書籍。比方馬克思的學說，是受着黑格爾的哲學，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斯密亞當和李嘉圖等的經濟學的影響，是毫無可疑的。

思想固可由讀書而來，然有缺乏理解力的人，讀書一生，仍無思想，或為『書獃子』。因此，有人反對讀書。然不知這種人讀書固『獃』，不讀書也『獃』。一個無知識的獃子，不如一個『書獃子』。我願社會上多幾個書獃子，少幾個自作聰明的人。

二 讀書與興趣

凡愛讀書的人，都享着讀書的樂味；凡不愛讀書的人，認讀書是一件苦事。何以同是讀書，一以爲樂，一以爲苦呢？因爲一個對讀書有興趣，一個對讀書無興趣。我們無論對於何事，興趣最關重要。愛賭的人對賭有興趣，認之爲樂事；不愛賭的人，則反此。所以要愛讀書，必先創造對於讀書的興趣。

造成讀書興趣的第一要着，是求瞭解。你讀一頁書，根本不懂，自然無興趣，要求瞭解，須從兩方面下手，一從文字方面下手，一從內容方面下手。我可先談文字方面的瞭解。你要讀中文書籍，必先把中文弄通。你要讀古文，更須先治小學，略懂書文。你要讀英文書籍，必先把英文弄通。因爲文字弄不懂，自然談不到內容，學者的苦功夫，就在學文字的時候。然到了文字將通未通的時候，就感覺興趣了。以我個人的經驗講，從五歲到十二歲是讀死書的時代。讀完了四書五經，先生從未加以解釋，自己老實不懂。十二歲到十三歲，跟着我父親在外面住一年。他每天和我講解左傳咨治通鑑，并教我作文，我纔上路。十三歲以後，入了中學，漸愛讀書。最初愛讀的，是新民叢報，飲冰室文集，紅樓夢，水滸等。這些書雖沒有什麼稀奇，然使我

的中文弄清順，其功不小。以後畢業大學，在未出洋之前，曾與幾個懂國學的人來往，習小學，讀古書，玩碑帖，差不多預備做一個「國學家」。後來出洋，纔改變了志向。我的英文知識，雖始於中學時代，然至畢業大學之時，并未十分通。後來一入美國大學，并未再學英文課程，就習政治經濟各科，與美國學生一樣讀教科書和參考書。不過第一年中一面讀書，一面留意文字。一二年以後，讀起英文書來，纔不感覺其爲外國文字。所以據我個人的經驗，中西文字之弄通順，都是自己讀書之功。師友只可以指導贊助，努力全仗自己。

文字弄通，即克服了讀書的第一難關。普通讀報和小說等，都可讀起來。然一涉專門書籍，就遇着第二難關，即是不懂其內容。要克服這個難關，就要依次而進，即先讀關於一門科學的教科書，把術語和初淺原理弄懂，再讀關於那門科學的一切專書。比方普通經濟學教科書沒有弄懂，就去讀馬克斯的資本論或康門斯的資本主義之法律的基礎等書，那自然不會懂的。大學本科的功課，即在使學生瞭解各門科學的初淺內容。欲求深造，全在自己以後加讀專書。

還有一種大思想家的書，用了許多『新造』的名詞，你即於那書所談的科目，向有研究，初看起來，還感困難。拿經濟學來講，康門斯的資本主義之法律的基礎一書，即美國的經濟學教授初讀一遍，也不能十分瞭解，若讀這類書籍，就要細心多讀幾遍，方纔能弄清作者所用的名詞和主張。威卜倫 (Veblen)的書也是一樣。例如他用的 *taxonomic, animis* 等形容詞，就不是普通經濟學書上所有的。你必多讀幾遍，纔可懂得。

你懂了文字，又懂了內容，你讀書，自易感着興趣。然做到這點，還只做到創造興趣之一半功夫。例如許多國內大學生和留學生，一離開學校，就不再讀書，這并非他們不懂文字和內容，乃是他們沒有讀書的習慣。這類人在校的時候，即不愛讀書，只求考試勉強及格，領到文憑而已。所以造成讀書興趣與第二要着，是養成讀書的習慣。例如對於文字和學科的內容均無困難，每日去讀一二小時關於那門學科的書報；久而久之，養成習慣；一日不讀那類書報，彷彿和吸慣了香烟的人，吃了飯未吸香烟的一樣難過。比方留心時事，每日看報的人，一日不看報，就覺着不舒服了。

讀書能瞭解，又成了習慣，則興趣自然增加。而且這種興趣之養成，是『累積的』(Cumulative)。即是有興趣而讀書，因讀書而更有興趣。換句話說，即讀書愈多，興趣更多。

但是讀書有興趣，不必是對於任何讀書有興趣。治科學的人，讀經濟學的人，固無興趣；即治經濟學的人，對於某經濟學家的某評，不一定具體法。例如我個人對於經濟學的教科書，即無疑義；我最感興趣的，是經濟名著。我嘗對一位愛寫教科書的美國教授說：『你爲什麼愛寫教科書？』他笑着答道：『只有教科書才可獲利，專門著作，是無殊可獲的。』我也帶笑回答道：『這足以證明你們美國的讀者的程度太低。』我又最怕死敘事實如年鑑一樣的书。我從前研究運輸學的時候，讀着 Johnson, Hnebner, Wilson 合著的運輸原理一樣就要打。另睡我明知這事不是 Johnson 寫的，我曾對他說：『這書只和詞典年鑑一樣，可供參攷，而不可讀。』他說：『這是 Hnebner 缺乏分配力和判斷力的緣故。』我讀書，是可不睡，不吃飯的人，敢自信是一個愛讀書的人，然而不是對於一切的书，都有興趣。因此，

造成讀書經驗的三要着。在擇你性之所喜的一類書讀。

我愛書名著的重要原因，是在名著的『煙斯批里純』(inspiration)名著是大思想家的傑作，最富於思想。用字造句，也非普通書可比。普通書只可增加 information 而不能啓發理智。外國的大教授與普通教授的分別，也就在此。大教授說話，是無精神，無條理的。但他雜亂無章的講，句句有意義，句句足令人深思。普通教授是有精神，有條理的，而他所能供給你的，只是 information 而已。但這也不過是我國人之所好。有些人歡喜 informative 一類書，我個人是就歡喜 inspiring 一類的書。

三 讀書與方法

凡讀書具有經驗的人，也應留意讀書的方法。常有甲乙二人同樣愛讀書，甲的心得多，乙的心得少。這多半由於乙的方法不如甲。這裏所謂方法，第一是指書本的選擇，即是『目錄之學』。關於這點，初學的人，必請教於專家。專家的意見不一定一致，你自己就可斟酌採取。讀古書，更宜攷究本校或註疏。例如治經學，單靠朱註四書杜註左傳等，是不夠的，最好是

從十三經註疏下手。治小學，許氏說什是必讀之書。讀外國書，也是一樣。例如讀斯密亞當的原富，以 *Cannan* edition 爲最好；讀彌勒約翰的政治經濟原理，以 *Ashley* edition 爲最好。

就一門科目講，你應知關於這門科目的重要節目，應知某幾部書足以代表某一派的學說，或某人的某幾部書足以代表某人的某種學說，例如欲知古典派的經濟學，至少必讀斯密氏的原富、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及租稅原理，和彌勒氏的政治經濟原理三部書。欲知康門斯的制度經濟學，必讀其資本主義之法律的基礎和制度經濟學二種。但他同時是勞工問題的專家；你欲知他對於勞工問題的討論，必讀其 *Principles of Labor Legislation* 和其他的著作。這類的例很多，經師友的指導，就事半功倍。

凡治一門科學，專讀教科書是無用的。我以爲初學者在熟讀一二部教科書之後，就以專門著作。所謂專門著作，是指非作教科書用的關於一門科學或其中一問題之著作。不過這種分別，不能全以書的名稱而定，須以書的內容爲標準。例如經濟學教科書，常稱爲『

經濟學原理，『然而馬雪耳（Alfred Marshall）的經濟學原理就是專著了，爲什麼呢？因爲他的書有特殊貢獻，是集古典派與奧國派的大成之創作。關於這一層，也須經人指導。

我所謂專讀教科書之無用，還須說明一下。例如研究貨幣與銀行，凡教科書上所講，都是初淺原理，大同小異。讀了十部，不見得比讀了一兩部的人，多了若干知識。欲求深造，必讀關於討論貨幣或銀行各種問題的書籍和雜誌論文。這種專著，你讀一部，得一部的益處，決不會吃虧。現在的西文教科書，每章之後，列有參考書目，這些書目中，有一部分是教科書，有一部分是專著。

讀書的方法，不僅是書本的選擇。天下的書太多，即選擇應讀的書，已經過多。故我所謂方法，第二是指讀法。有的書，是句句要讀的。如初學所用的教科書和必讀之名著是。有的書，可是選讀一二章的，如普通參考書是。如初治經濟學的人，必無能力和時間把馬雪耳的經濟學原理，整個讀下去，可選讀幾章。俟習高級經濟學時，再去整個讀之。又普通經濟學教科書很多，用不着都讀到，前已言之。但有時一本教科書對於某一問題的討論，特別的好，你只

讀那章做參考。這種指導，可見之於任何教科書的註解和章末書目上面。你自己也可在一部書上的詳細目錄上看出來。例如你讀了一兩部經濟學教科書，再取一第三部教科書，詳閱其詳細目錄，你若發現一個不大熟悉的題目，就可找到討論那題目的一章或一節，讀一段。

讀參考書的又一標準，這在你一時所研究的題目，例如你現在正研究通貨膨脹一問題，你可在一切貨幣銀行書簿上的目錄和 INDEX 上，去找那討論通貨膨脹的一章或一節或一段去讀。書是爲人用的。你選讀的部分，是以你當研究目的者標準。再比方你無意治生物學，但是你要知道達爾文的進化論的大意，你就只讀他的 *Origin of Species* 的前四章就夠了。你無意研究馬克斯主義，你要知道一點馬克斯的唯物史觀，你就只讀他的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一節序就夠了。這類選讀的知識，你可請教師友，也可從留意書中的引證得來。

以上所述的方法，也可說是讀書的祕訣。讀死書的人，大都不知選擇；結果，事倍功半。

四 讀書與職業

我國的社會，有一個大毛病。即是已離學校從事職業的人，彷彿『讀書非己任』了。這樣一來，大學生留學生大都是借學校爲進身之階，學校等於科舉。不知從事職業，更要研究關於那種職業的讀書。以改進自己的服務；並要有關於職業以外性之所好的讀書，以當作消遣，擴充見聞，營養學力。例如美國大理院的推事，無日不讀書，他們的學問之博，真令人可驚，即是美國的國會議員，例屬政客，是不愛讀書的。然而他們分配在各種委員會的，日在盡讀書工作。我國各界的人繼續不斷的讀書的，真是太少。即我們任大學教授的人，努力問學的，也不多見。所以舉國遭『知識怕慌』『學術恐慌』的現象。

關係本身職業的讀書我國人還不愛讀，更談不到關於職業以外的讀書。所以我國人的消遣，不外賭博之一途。結果，濫費光陰，消磨志氣，使事業失敗而後已。

以前，我們認讀書是『士』的專業；現在，我們認讀書是學生的專業。畢了業，即非學生，即不讀書了。這兩種觀念，是同樣錯誤。我們不要專門階級的『士』。我們要『士農』『士

工』『士店』我們不要只認在校的爲學生，我們要認人人終身爲學生。西文 *Student* 一字，並且是專指在校的學生，乃是指一切學的人。或研究的人。所以我誠懇的希望全國同胞，人人以學生自居，大家努力讀書！

個人讀書的經驗

程瑞霖

我生在一個很閉塞的鄉下地方，讀書生活是六歲開始的。我從六歲起，受私塾教育，直到十六歲纔進中學。我在經史子的中間整整的混了十年。就這對聯詩賦，也練習過不少的日子。我的先生便是我們父親，是一個鄉下地方頗有聲名的秀才。父母教兒子，是要『一鋤頭便掘一個坑』的，我幼年時所受的教育，的嚴格也就可想而知。

我在十三歲時，考進了本縣所立的中學，剛剛住到兩個月。父親來城檢查我的功課，認為太鬆懈了，立刻逼着我把舖蓋捲起，一同回去。又過了三年，纔讓我去住府立的一個中學。剛到這個中學裏面，教員和監學，校長，都誇讚我的文章，我很有點驕矜自喜，似是數學根柢不行，英文完全沒有學過，這兩個重担子一齊加到頭上來，真是辛酸辣苦四味俱全。幸虧那時很有要深的心，常常在天未大亮的时候，起來燃洋油燈讀英文習數字。吃了這一種苦，算學英文總勉強跟得上。住了一年半，參加一個極無聊的風潮，被學校開除了，便轉到省裏的

一個中學來。在這個事變當中，受了父親的嚴斥婉訓，我下決心好好的讀書了。在轉學後的一年中，成績確是不壞，英文和數學竟一步一步的搶到所有同班的同學的前面了。我的中文，在未進中學前，雖然可以寫，但還覺很有點費力，有時且不中父親的意，等到進了省裏的中學以後，眼界漸廣，忽然間『心如靈犀一點通』，可以放筆爲文，頭頭是道。直到這個時候，父親纔不再從信裏寄題目來，限我多少天內作好文章寄回去。

可是從這個時候起，我漸漸不佩服線裝書了；我反對線裝書了。每到假期回去，常常和父親辯難五經四書的價值，古聖古賢的價值，父親說不過，便帶着笑意的說一聲：『狡辯。我不同你說。』我反對線裝書，尤反對詩詞歌賦，我把我以前的舊稿都燒掉了，立志不再弄這種『無邏輯』、『無補國計民生』的牢什子。我真想不到時代進展到現在，還有些留學生之類的先生們，平仄聲遠未弄清楚，作絕工架還不大明瞭，居然抄些前人詩句，夾些自製的半通不通的句子，以抒其懷古的幽情，傷今的綺感，以求附託風雅，傾倒衆生！話雖如此，但是我自已深深感覺慚愧，因爲我雖然丟掉線裝書，丟掉詩詞歌賦，我還是毫無成就。

到了中學四年級的時候，忽然「不安於校」，當了甚麼學生會的代表，常常出去開會，對功課漸漸模糊了，到了考的時候，便在晚間偷着點蠟燭，拿出「強記」的本領，來應付第二天的考試。校監某先生平素很器重我，知道我因為當代表而疎忽了功課，曾有兩次勸我還是安心讀書，不要用強記的聰明來應付考試，我却暗景的嗤之以鼻。

進到大學以後，在頭二年確實用了一點功，後來便又鬆懈了。到了要畢業的一年（民國十四——十五年）就加入了國民黨，同時又參加學生會的活動。在這時，我的思想變得很厲害，根本看不起大學畢業文憑。出校以後，絕不過問發文憑的消息，我的文憑還是一個朋友代領，在畢業的第二年秋天寄給我的。

在社會上胡亂混了兩年，覺着學識不夠，得着一個機會，便跑到英國去念書。這時真想讀書，可是中了貪多的毒。我研究經濟學，我打算把經濟學的各部門都吞下去。自以為很讀了幾本書，可是一回到中國，遇着愛重「專家」的先生們，問我專的是什麼，我簡直瞠目無以對。

以上是我讀書的簡單經歷，從這種經歷上面，我認爲：

(一) 讀書不能照古法——焚膏繼晷的方法，雖然是最嚴格的確實的，却很容易使學者靈機閉塞。我雖然不能說我幼年所受的嚴格教育爲無用。但我終以爲是危險的。我相信：一個蠢才在那種教育方法之下，只有被弄得更蠢，

(二) 讀書不能躐等——我進中學時，在算學英文上面吃了很多的虧，便是由於躐等。

(三) 讀書不能務外——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這都是似是而非之詞。青年人最容易接受這種理論。青年人應該認清楚自己做人的時代程序。讀書的時代在前，救國的時代在後。先盡了讀書的責任，才能盡救國的責任。救國是如何鉅大繁複幽深曲折的事業，豈是讀書未成的學生所能嘗試的。在求學時而欲務外，無疑的是誤了國又誤了自己。

(四) 讀書不能尙強記——強記等於急水過田一樣，來的快，去的也快，絕對不能發生深厚的影響，所以凡是強記以應考試的，一到考試完了，其所學的也完了。而且這一種辦法，使得腦筋一時運用過度，失了弛張的正軌，是極有害於腦力的。

(五)讀書不可貪多——古人曾說過「務廣而荒」這就是說貪多的毛病。研究的範圍大而都能融會貫通，這自然是再好不過的。可是平常的人（不是有特殊天才和體力的人）體力和聰明都有限，還是縮小研究的範圍好一些。

文化建設

怎樣研究英語

林語堂

（十二月十五日在光華大學英文文學會演講）

1 玩味

2 默誦

3 文法

4 瀏覽現代文

諸位是英文文學研究會會員，料想是比較愛好英文，須知愛好英文就是不愛國。但是愛國不愛國且勿論，凡人能愛好一種學問，已經是孺子可教，比任何科目都不好已高一等。而且嗜好是不可勉強的。聖人教人循循善誘，便是投其所好。國文固然也應該注重，但是人英文會念好，國文自然也會念好。讀書的說理差不多，能精能勤能好，都必能成功。

尤其是國文英文同是文字文學的研究，所用方法相近，學者氣質亦比較相同。所謂文，就是文彩文理。研究英文國文的人，必先對於文彩文理有相當趣味。在兩種句子，能辨別那一句好，在兩個形容辭，能分辨那一字妥當，有人英文好，國文不好，不是腦部有專主念英文及專主念國文的兩系，只是英文念得多，國文念得少而已。真有文學天才的人，英文國文必

定都好，你們同學中必有這樣的人。

1 玩味 所謂文學天才，第一根本要着就是對於文字之意義能特別精密的體會。所以第一樣便是玩味字意。看見佳句妙語，自己會喜歡，會吸收，英文國文都是這樣。譬如表示「美」的字，中文有秀麗，佳麗，壯麗，華麗，富麗等不同意思，讀時能留心，將各字之個性詳細辨別出來，作文時自然不會用錯。例如西湖景緻只能說是秀麗，絕不能稱爲壯麗。英文中亦有 *Pretty, handsome, beautiful* 之區別。若有學生，遇着 *pretty*，聽說解爲「美」便認爲滿足，不再玩味其神氣，後來看見 *handsome, beautiful*，聽說亦解爲美，不求甚解，這樣英文必讀不好。有人說日本山景物只有清幽 (*pretty*) 卻沒有壯麗 (*beautiful*)。日本美術用品亦只有細巧玲瓏，沒有雄奇瑰偉，這只有知味的人能夠辨別體會出來。下定義解釋其不同，很難，只在閱讀時隨時留心觀察而已。字之用法是很特別的。無理可講。譬如「無理可講」若易以「無理可說」猶可，「無理可談」便不通。「不可以理喻」意思便稍爲不同，指人之呆笨頑固。爲什麼可以說「談天」而不能說「講天」可以說「應聲道」

不可以說『應聲講。』下定義很難，但時時注意吸收，自會明白。同樣的，英文 *talk, say, speak* 之分別亦相同。可以說 *talk French, talk nonsense, talk philosophy, talk business*，但不能說 *talk a story*，可以說 *he was speaking to me*，而不能說 *he was saying to me saying* 之後總必加一 *object, saying something*。但演戲的人念劇文，叫做 *speaking his lines*，而不說 *talk his lines*。由此可知必須閱讀時細心玩味吸收，才有辦法。

2 默誦 凡認字有兩種，主動的與被動的。被動只要明白意思，主動要能使用。比方平常一句文句，雖然已經懂了，卻未必能出之於口。讀書時，須常常試將一句說出，看說得出口，不再與書上對勘一下，如此容易進步。只要心中默誦，不必朗聲高唱。比方一句話『我要出去看看人來齊了沒有，』試講一下，便可以了悟，此句必用 *see it* 兩字 *I want to see it* *the people are all here*。此句字極平常，講得順口不誤，卻另須一番工夫。默誦，不必誦全篇，亦不必選妙文。隨便通順的文中的一句，都可以拿來練習。

3 文法 文法是教員所最高興教的，因為可以耍他的技倆，其意味，如同教數學，問題愈難，愈可顯出本領來。而且很便於考試。只因教員有此種心理；所以學生視文法為畏途，遂有人主張只要多多瀏覽，文法可以不念。這也是錯誤。

我以為文法應該念的，只是現在文法書之一小部而已。此種文法書中很多是關於文法名詞之解釋，及名詞之分類，除去作文字的哲學的系統的研究，是毫無用處的。譬如 A 名為 *indefinite article*, *the* 名為 *definite article*，實際上並沒有增加你的知識，及幫助你對於此二字之用法。所以文法書上有此名詞，是因為在通常文法上八個詞類，這二字都不容易歸進去，似乎是形容辭，又不是形容，所以另起名稱為 *article*。這能使你學問有什麼進步？其實 *a*, *the* 叫做 *article*，為什麼 *some*, *any* 不可叫做 *article*，因為 *some boy*, *the boy* 用法是相等的。精細講，這分別是有無意義的事實上亦有將 *article* 歸入形容辭中的，將此名詞取消並無不可。這 *definite article*, *indefinite article* 名詞之唯一用處，是作文法規則時，可以說得好聽，不必說明 *a*, *the* 二字而已。而念好這兩名詞的

學生，並不見得能用這兩字。幼時念商務一本文法初步（書名忘記）共約五六十頁內分三大部分叫做 *orthography*, *morphology*, *syntax*。其實不懂這三個字，一人仍舊可以把英文念得好，仍舊會長大起來。而且 *syntax* 一字之意義，在語言學上越講越糊塗，我就不大清楚。這些文法書都是學究編出來的，招人的恨是應該的。

但是文法是應該念的。名詞界說這一類的文法，隨便念一小冊便夠，不必多費精神。開明英文第三讀本「英文概要」總共只有八九頁，可以一生享用無窮。倒是另一種文法非念不可。真正的文法只是一種系統的研究字形字句之變換及其用法。主張不讀文法的人不對，因為凡一字變易，必有一種意思，系統的將同類的用法歸納起來研究，比隨便的閱讀，易得明瞭。譬如 *present and past participles* 之分別用法，不讀文法亦可大略清楚 *boiling water* 與 *boiled water* 之不同，大略看得出來，但若同時舉許多同樣的例，*drowning man*, *drowned man*, *a hiding man*, *a hidden treasure* 歸納研究，豈不是更好，有什麼可反對？要在文法範圍放大而已。如兩性之別，可以做一課很有趣味的研

究向來文法只列什麼 *ox—cow*, *lion—lioness*, *tiger—tigress*, 而男學生, 女學生, 女記者, 女教員, 女博士就沒說清楚, 所以單念罕用之 *marquis—marchioness* 等, 很沒意思。假定外人學中文, 有人能指導公母, 雌雄, 牝牡, 男女之用法, 亦必有意思。

再文法不可於一本書上求之。最好的文法也不過開導開導, 教你應觀察注意之點而已。最好的文法書, 也不能將英文用法包括無遺。因為文法須要在讀物中隨時隨地觀察, 靠幾條通則, 是無用的。比方嬰孩之男女, 不曰 *boy baby*, *girl baby* 而曰 *baby boy*, *baby girl*, 文法上未必有閒一一舉出, 各人隨時要注意。又如假定式之 *be*, 是 *if it were*, *if it be*, 但是事實不是如此簡單。我們說 *it looks as if it is going to rain*, 而不用 *as if it were*, 決不能呆板填上算完事。又比方主動與被動之分別清楚了, 而 *remain* 『存留』一字應說主動被動, 卻只能靠各人閱讀時用心觀察。有人說 *so much money is remained* 便不對, 同時 *so much money is left* 是對的。又如書的銷售, 照理書是被賣, 但假定你說 *the book is sold well* (書銷路好) 便錯了, 要說 *the book*

see well。這只有實地觀察一法可以學來。花味香在英文是『花聞香』其實是人聞花，並非花聞人，而英文明明說 flower smells fine，不說 flower is smelled。窗戶『看出去』是草地，可以說 window looks out on a meadow，雖然窗戶並不能『看』這些例都是證明隨時審察之重要，文法不可在文法書上求之。所以讀書要『精』是這個緣故。

4 瀏覽現代文 最普通的疑問，就是應該看什麼書？這問我覺得沒有意思。凡是看得來的書，都可以看。看得來看不來，只有你自己知道，沒人能替你定。只要處處瀏覽，有白紙印上黑字的都要看，看得多就會好；不必什麼文學名著，你都可拿來做文範。英文日報亂看，就會得很多益處，連什麼連環滑稽畫，按摩廣告，招租廣告，尋子廣告，電影廣告，都可以增進你的學問。

再有一層，就是文學名著多半是古人所著，格調內容都與今人不合。比方洋人要學中文，只要申報新聞報亂看，『自由談』也好，『春秋』也好，『業餘電影』……專刊也好，質

屋，招租，尋子廣告也好，必定比念韓愈柳宗元容易進步。不然韓愈柳宗元念好，一張賃屋廣告就寫不出。中國學生必定要念歐文的什麼見聞錄，雖然是極好的描寫文字，無奈於你極無用處。中國學生大概難得會去寫外國小說。又如課堂上念十七，十八，甚至十九世紀英文，我最反對，除非是英文已念好，要念文學史。因為這種古文，無論題材，背景，文字，說法，腔調，皆與現代英文不同。讀之無味，勉強學來一兩字句，反難用得切當。譬如外人念好韓愈的文，要寫一段平常記事文，用起『人其人焚其廬』豈不好笑？Macaulay 的 Essay on Lord Olive。於你有什么趣味。Belfrage 的關於法國革命，號為有名演講，但時移境遷，等於明日黃花，法國革命早已成功，英國人贊助反對，都與你無關。

況且西洋現代，文技巧亦常在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論文之上。

外國雜誌之小說論文，都是很好的文章。就在文章的技術上，也應學現代文，不應學維多利亞文。

怎樣學習日語

黃鑑村

日語讀書會給我的題目，是「怎樣學習日語。」就是要我來和日語的初學者，講些怎樣學習日語的方法。如能多說些易於學習日語的秘訣更妙，可是抱歉的很，我雖曾在好幾個地方，擔任過好幾年的日文教員，對於這個問題，自信還不能愉快地勝任。不過，凡學習一種語言，不拘何國，只要讀者能自覺其國和我們的利害關係怎樣，即學習時的心情，必然自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譬如日本雖同為侵略中國的列強之一，然其為此中的急先鋒，即又不容我們的否認，故日本的政治的，外交的，軍事的，商業的，經濟的，在在都足以影響我們的民族存亡，所以我們如不願立足於世界則已，否則，惟有先和日本拚個你死我活。今我們既有此決心，即除早使中國政治急上軌道外，首當研究日本，而收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之效。俗云：「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故研究日文實為目前的急務。如果明白了此點，就是說，我們早已有了特別懷抱，所以學習日文雖難亦易。現在我們欲進而研究日文日語，當先知道日本

向來並沒有固有的學術，有之，其舊時代的學術，大都取諸我們，而新時代的學術，則取自歐美。就是日本的文字也是不外乎此，其舊有的文字，幾無不脫胎於漢字，而其現代文字，則多來自歐美語源。日本的善於模做的特性，乃世所熟知，但我們必須知其怎樣模做，因日本的模做，非可和僅學皮毛，不學實際者同日而語，日本之模做，實多取人之長，而棄其短，或則多選集人之精華，加以融會而貫通之，然後另造成一種日本式的產物。日本人此種模做的特性，實很可作我們的借鏡。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雖僅在此短短的六十年間，終能一躍而爲列強之一，其最大的原因，實基於此種特長的模做技能。譬如僅就日本文來說，其字母，如片假名（正體字母）則取漢字之偏旁，而平假名（草體字母）則取自漢字之草書。此外非特發音大都取自漢音，卽文體也都效法漢字。而日本人則利用其特長的模做性，竟另造成一種日本字母，日本讀音，和日本文法，表面上和漢文大不相同。所以初學者，常會感覺這種困難，不在西歐各國文字之下，而行文中所雜有的漢字，其用法和意義又不盡同。例如「怪我」二字，外表上雖爲漢字，而日文和漢文意義的相差，實有天淵之別；蓋「怪我」二字，就漢字

的意義上說，如沒有上下天的連接，只好以「怪自己」來解釋牠，而日文則係「受傷」的意思，從來國人之學習日文者，大都以為在短期裏就可速成，其實此種觀念，殊屬謬誤。

我們既已明瞭日文日語的大略情形如上，今更進而研究怎樣研習，較易於進步，方法雖多，然實不外老生常談的多聽，多講；多讀，多寫，多疑而已。國人之學習日文者，往往以能閱書為目的，而大都將發音一道，摒棄不顧，此種辦法實是一種偏見，因各國近代以來，文，語日趨合一，而日本自然不能例外，且日本近年來出版書籍，以文言寫成者固多，而用口語寫成者亦屬不少，口語和發音關係的密切，固不待言，而文語和發音的關係，實亦不容忽視，因為學者，對於發音如能正確，則不拘文言口語，都能幫助記憶。且無論何國語言，都有可以意會，而不可以筆墨形容的地方，如遇這種處所，則僅靠閱覽，往往實有不能達意的缺憾，此時即非依靠聲音之幫助不可，而要聲音能應此要求，則須於學習時特別注意發音的正確。且此外須要發音正確的地方尚多，如推敲某句的是否確切，專靠講求句的構造還是不夠，如能反復口誦，便更易於領會出來。然要發音的能夠正確，莫如多聽；欲其純熟，莫如多講。所以多

聽，多講實爲練習發音的最妙方法。多聽非特能多練習發音，且能使腦筋敏捷，腦筋敏捷，即凡和一種語言接觸，就能馬上會意。因爲學習一種外國語言，如不能於聽到時，立刻不假思索地即能領悟，則較爲下乘，故學習外國語時，如不多聽，則每和這種語言接觸，必須先於腦筋中，經過一次翻譯工作，而後始克會意，會意而後，始能反應，似此則非特時間之不經濟，且腦筋稍不靈敏，即有所答非所問，所聽都不能會意的毛病發生，所以學習外國語言時，多聽實至有益，而學習日本語言，自然也不能例外的。

至於多講亦屬必要，因爲多講，非惟可以練習發音正確，純熟，且能使口舌靈敏活動。每遇和此種語言接觸時，不致侷促不安，而能應付裕如。國人之學習日文者，據作者個人的經驗，約有半數以上的學者，往往於發音一道不能正確，考其原因，雖有些因個人的發音機關的不同，以致如此，然究其實際，大都缺乏口的練習使然，如能矯正此弊，每遇一字一句，多開口，多講話的多次練習，發音自然就會好起來。又教師於學者每次學習時，能予以個別的發音練習，則學者的得益，自非淺鮮，惟因有時人數過多，每易使教師陷於困難，教師如欲使學

生作個別的練習，則需時過多。不易辦到，否則，發音又多不準確，於是爲學者計，每班人數，最多當以二十人左右，最爲有益，除此之外，學者對於教師的選擇亦屬重要，如不慎重，即往往有跟着教師，陷入同一錯誤的危險。

上面所說的，乃將於發音而言，然學習日本語文時，發音的正確，固屬重要之一，但只靠發音一項還是不夠，而對於多讀，多寫亦至爲緊要，如我們自少就學習國文，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除少數時間外，簡直沒有一日，不和國文接觸，始克臻此；現在學習日文，自然沒有那樣的長久時間，可供我們學習，而我們自然更不願意費那樣長久的時日去學習日文，可是要學會日文的心，却是再切不過的，所以我以爲除了多讀之外，確沒有比較良好的方法，因爲將某句或某篇文章，反復誦讀之後，無形中自然會漸漸曉得牠的構造和用法的。例如「此レハ筆デス」一句，如僅僅知道牠意思，而不熟讀牠，譬如再遇到另外和此相做的句子像：「此レハ硯デス」則勢必非重新從頭研究此句的意義和構造不可，如早將前者熟讀，即遇後者時，立刻能夠知道牠的構造和前者相同，故在此句中，如能知道硯一字之意義，則

全句的意義毫不費解，是則熟讀文章，確可收舉一反三之效，學者間或以爲熟讀文章需費時間較多，然其效益，恆較其所費時間多着呢！國人之學習日文者，大都急急於學習文法，有似文法一懂，則日文可不學而能，其實此亦一種誤解，因文法雖能完全了解，若無熟讀的文章以爲基礎，卽對於日文，還是依然如故，不能如我所欲。蓋此和我國的文字相似，如僅學文法，而不需熟讀文章，就可以通達的話，我們自小學就可以專教文法，豈不省去如許時間，何須斤斤於督促學生多讀文章，由是可知學習日文，也是如此，焉能例外。且文法祇能使已有相當基礎者，更易明白瞭解而已，實不能令毫無基礎者，立致曉暢，故初學者，務須多多誦讀文章爲上，切勿急急於專習文法。

至若多寫，亦爲學習日語者，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之一，因爲學習日文，僅靠發音的正確，多量文章的誦讀，實還不夠，如無寫作練習，實不能進入完全了解的境域，且多練習寫作，非特可使日文易於通順，又幫助明白了解。如果對於某字某句，沒有澈底明白，則造句勢必不能，故學習日文時，多練習寫作，其功效和學習國文者的對於作文的練習完全相同，但是

我們所以需多練習的主要原因，並非欲使學者立能著作，乃在於使學者注意於澈底的了解。

此外學習日文者，尙須多疑，因初學者每遇一字，不但發音不可輕輕地放過，就是字義也決不可含糊了事，發音不準的害處，上面曾經說過，故在此處不再多贅，至於字義如果含糊放過，即於寫作上，自不能進至完善，就是說，如果將字義胡亂以不了了之，即用法自然不會明瞭，因而每遇一文章，自然無法完全瞭解。故初學者，對於任何小處，如自認爲不甚明白，切勿輕輕放過，如此即學者每遇一字一句，均非多多懷疑，以便問明不可，所以多疑亦係學習日文者，未可稍缺的重要條件之一。

以上所述，雖卑之無甚高論，然初學者，如能虛心接納，按步就班，則對於學習日語之方法，雖不中亦不遠矣。

如何讀報

陳彬龢

報紙是最能幫助人們獲得新智識的，無論政治，經濟，史地，文學和自然科學等，它都能供給最新的智識。假使報館是一個學校的話，報紙就是載着活的教材的講義。我們可以過一生一世的學生生活，它永不會迫着我們走到畢業的時期；所以一個生在現代的人而不知利用報紙以求新智識的真是虛度了他的一生。

人們既能在報紙獲得最新的智識，換句話說：報紙是普及教育的利器，亦就是負着國民教育的重大責任。現在報紙的銷路，有些國家已經達到一百萬或是二三百只以上的，就可以斷言，那個國家的教育一定很普及的。今日我國的日報銷路最多的，不過十萬餘份，與其說國內文盲太多，不能讀報，毋寧說是報紙還沒有負把推進國民教育的責任。

×

×

×

×

現在我開始講『如何讀報』吧。可是各人因他地位與職業的不同各有各的讀法如

辦教育的人就特別注意到教育新聞做投機商的人就特別注意到每日市場上各種價格的變動；新舊軍閥特別注意是時局變動，最喜歡讀的關於時局方面的謠言，他們『惟恐天下之不亂也』；官僚最注意的就是新機關的添設，或是各機關長官的更動的消息，他們便有鑽營的機會了。有些閒暇的人，是專以讀報為消遣的，如我們蘇州茶館裏化一個銅子，租一份報讀，他要從報頭讀起直到末版末字為止，廣告也一字不遺漏的；亦有化幾角錢專讀隔一日或隔二日的報紙，讀完後還可將報費拿回來……現在我是以對一輩在學校讀書或是在商店做學徒的青年以及小學教員而講的。他們應『如何讀報』呢？現在就拿今日（十一月七日）的上海七種日報（申，新聞，晨，中華，民，時事，時）做一個例子。

我以為讀報有三種讀法

1 略讀 有些新聞，通訊，論文，閒文，雖然占了大部份的篇幅，可是都毫無關係我以為祇要看看標題，內容不必再讀。

如『書畫家程××婚變』、『玉皇殿私訂終身』等（此類消息以時報刊登最多）

2 精讀 申報，新聞報的內容比較確是多的，因為遷就廣告，排列欠清楚，讀者必須以『沙中淘金』的方法去讀，才能發現好東西。今日除一般重要新聞之外，——如申報『鄂省賑災實況』，廣雅先生的『西北視察記』，新聞報的『海甯災經慘象報告』，執中先生的『歐洲遊記』（今日恰巧未登）晨報張白水先生譯的『日本軍事預算論』（晨報的一日一題很好，今日恰巧未登），時事新報的中國物理學會請求修改度量衡制，風懷曾談變光電燈之發明；中華日報的社論『美國會總選舉』，於潛縣社會情形，及附刊『中國經濟情報』等，都值得精讀。

3 筆記 有些特殊新聞與文論中的警句足以增長常識的，更值得筆記，以作備忘。如（晨報）愛爾蘭人不再為英人 愛爾蘭獨立之一徵（國民社六日杜白林電）此間最近公布一草案，規定愛爾蘭自由邦人民嗣後一律改稱『愛爾蘭人』，同時將不再稱為英人，亦不得再享英國人民之權利。此案或可於下星期內在國會通過，是為愛爾蘭完全獨

立之重要步驟。

(新聞報)冀省抗日陣亡將士共一千餘人抽二百廿人公葬△北平 冀省抗日陣亡將士已查竣，共萬一千餘人，將抽二百廿人尸骸，運京靈谷寺公葬。

歷史教員可以作為歷史教材

(晨報)世界著名科學家居利夫人追悼會九日在法蘭西協會(上海環記路十九路)舉行 有波公使及雷協等演講 準備參加的話便可記下開會的日期和地點

(晨報)正太路支綫榆谷段試車 大潼路停止續修(中央社五日太原電) 鐵部所修大潼路榆次至太谷段，業以完成，五日正式試車，正太路局長王懋公親乘車視察，鐵部因晉當局已將同蒲路，完成大半，大潼路無再修必要，決即停止，至已成之榆谷段，即改名為正太路支線，可由石莊直通太谷，由太谷直通太原。

(申報)錢塘江銅橋開工期 定本月十一日在杭行開工禮 全部建築工程費四百萬元 鐵部與浙建廳合作年半年完成。

(新聞報)連雲港之發展 △工竣後添開航線三道 △滬粵爲貨運總樞紐 △南京隴海路局爲積謀發展連雲港起局,擬候該港全部工程完竣後,除與招商局辦理水陸聯運外,並計劃添開航線三道,(一)由連雲港直放天津(二)直達青島(三)經上海達廣州爲隴海路全線通車後貨運總樞紐。

此與地理常識有關的新聞,地理教員可以作爲地理教材。

(新聞報)日鮮浪人秘製黃面兜售 毒質勝過白面 △天津 昌黎唐山秦皇島頃有日鮮浪人集資開設黃面製造秘密工廠三處,由白面內提精鍊成糖塊,令小販兜銷,以免警察注意,銷路甚廣,吸食後,受毒較吸白面尤烈。

(中華日報)全國人口統計 東北四省未列入 已達四萬三千萬 (京訊)據本國內政部宣佈他全國人口統計約在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左右,此項數字,現被日本軍事佔領之東北四省,尙未列入,民十八年份之人口統計,連同東四省在內,約計四七,〇〇〇,〇〇〇人云(此訊已詳見六日新聞報)

此係一種常識。

講到讀報的次序：報紙中最重說的當然是『新聞』，『新聞是愈新愈好，我們讀報時最迫切的，是希望知道『新』的『新聞』』，所以我們讀報時應先讀新聞，但是恰恰處在這非常時期，往往我們所迫切而希望知道的，國事，或是應當給一般國民明瞭的國事都被刪去了。反而間接在西文報紙或日文報紙上知道一些，一方面減少了報紙的價值，一方面徒使一輩民衆對於國事更爲漠視。而且一般人以爲現在的報紙已沒有『新的新聞』或是重要的消息的何必再讀報呢！結果，使辦報的和讀報的都覺得毫無興趣了。在此，我要貢獻當局，不必消極的禁止報紙刊登什麼應該積極地指導報紙如何刊載重要的消息。

讀新聞前可以先一看各報的新聞『要目』。

第一讀國內的重要新聞。如各報的新聞要目所指出的以及上述精讀與筆記的材料。但是有時同樣一條新聞，各報紀載不同，可以比較着看。

如關於政府補助英文中國年鑑的消息，申報的電文是（南京）英文中國年鑑社一次

補助費二萬元，經行政院通過後，由財部編具臨時概算載經中政會照數核定，并指定在本年度第二預備項下動支。國政頃已分令政監兩院，轉飭財審兩部遵照。（六日中央社電）而新聞報的電文是，（南京）政府昨令核准財部為宣達國情於世界，及便利異國人士明瞭我國情況，編具英文中國年鑑，一次補助二萬元。這當然新聞報不及申報詳細，這是什麼緣故？因為申報根據的是中央社電，新聞報是自己的專電，在此我向讀者特別報告的，現在關於時局方面比較重要的消息，都歸中央社供給的。各報自己的訪員，想在中央社的電訊以外，找些特別電訊，而且容許刊登出來，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新聞報因為自己訪員的電，捨不得不用，結果不及中央社的詳細。凡是關於時局消息，讀者可以留意中央社的消息。

第二讀國際新聞中關於中國的消息，就今日散見各報的如：

1 英外相在下院表示英軍放棄在長城外操練習慣

2 日蘇中東路交涉無進展

3 美國當局搜索私販華人

4 中美貿易減少

第三讀國際新聞，就今日的或是最近時期的問題，重要的莫若：

1. 英日美在倫敦的海軍談話；2. 德法間的薩爾問題；3. 日本軍事預算等。

我們讀國際新聞不能不知道其來源及其供給機關的立場。現在供給國際新聞的大約有如下幾家電訊社：

(甲) 英國的路透社 (Reuters Telegram Co. Ltd.) 它雖不是英國政府所設立的，但它與政府很有關係，它是以英帝國的立場為立場的。

(乙) 法國的哈瓦斯社 (Agence Havas) 它雖亦是股份公司實際上却是法國半官通訊社

(丙) 美國的合衆社 (United Press) 和聯合社 (Associated Press) 它們都是美國新聞界自己聯合組織的，與政府無甚關係。

(丁) 日本的新聞聯合社和電報通訊社它們都與日本政府有很密切的關係，亦即是

日本政府的代言人。

(戊)蘇聯的塔斯(TASS)它是蘇聯的半官通訊社。

其次讀國際新聞時，對於人名地名國名須特別弄得清楚，最好自己時常把重要的人名地名國名等做一備忘錄。並且時時參攷世界地圖，或其他雜誌上的國際論文（如時事類編、國聞週報、世界知識、申報月刊、東方雜誌、新中華、時事月報等）對照來讀，這樣才能明白某一事件的原委。因為現在各報的國際新聞除刊載電訊外，甚少做輔助讀者的工作。

甚至人名地名國名先前未能一律，亦有弄錯字的（如蘇聯常稱蘇俄其實蘇俄是蘇聯的一邦，不足以代表蘇聯的）

第四有系統的地方通訊或各省調查資料

第五評論。

第六小品雜文。如今日

（新聞報）本埠附刊1，留蘭香糖之銷耗（本年六個月計二十二萬八千八百五十五

元。) 2. 看門職業經過茶話。1. 稅警干涉人民購食精鹽。2. 耕牛押款。3. 異國的微行。

(晨報)本埠增刊疾病與醫藥(讀者醫藥顧問)

(申報)本埠增刊上海第一託兒所停辦了自由談北平風光春秋兩位苦學的女工。

第七廣告 如書報的預約與廉價的廣告國貨新出品的廣告,藥物冒牌欺騙的廣告,以及其他公共機關團體的通告,都應隨時留意。

以上七種報紙,各有特色,可惜我現在很忙,僅選取今天一天的報紙,不能列舉各報的優點了。

除此七種上海日報之外,如天津大公報新加坡星洲日報,內容都很充實,在大的圖書館中或者可以讀到的。

×

×

×

最後我代表一部份讀者向報館請求的

1. 篇幅越少越好。廣告設法縮小些(其實刊登大廣告是最愚笨的,讀者明知其為廣

告反而不看了）閒文雜訊越少越好，電訊重行編過，藉以避免重複。因為以上徒占篇幅的東西，對於人力物力，兩有損失，而且對於讀者，祇有損害，毫無貢獻。

2. 違背時代性的，內容又把握不住社會問題的舊式章回體裁的長篇小說，值不得提倡了。如無創作小說，還不如選譯歐美日本的小說名著，如科學小說，教育小說，以及其他看了能增進知識的小說。

3. 評論務須選擇當日時事問題，並且希望同時刊登參攷資料。

4. 讀者既處在學生的地位，希望天天在報紙上求得新智識，所以報館就是一個學校，希望報館先將圖書館充實起來，負起教育者的責任，引導讀者向着時代前進！

二三十一七日深夜



1 9 3 5

名 歌 選 集

大同音樂社編 實價六角

本歌集是大同音樂社的精心傑構，將一九三五年所流行的名歌完全選入，校勘精細，歌詞正確，與一般街頭巷口所陳列的什麼歌曲集有天壤之別，本集共選名歌五十二首並有明星附圖十五幅，編排新穎，印刷精美絕倫，俾使各學校採作教本，愛好音樂者，不可不人手一編。

出版預告 大同音樂社編 世界名歌選 實價六角

上海一心書店發行 上海生活書店總代售

三版
新書

青年成功之路

葛石熊編著

實價四角五分

傳染性的世紀末的狂風，青年人都吹得瘋狂的忘了他們自己應走的路，只在虛榮，浮躁，彷徨頹廢的歧途上徘徊，到後終於頹厥了，幻滅了！青年應是社會人類的棟樑的，然而這樣該是多大的損失啊！

本書以一貫的理論，實際的方法，並證以世界成功者的前鑒，使青年人把握住正確的立場，腳踏實地走上成功之路，在這舉世買空賣空，青年不事修養的今日，或為一服對症的猛劑吧！

新書預告

名言勵志

郭文彬編著
在印刷中

成功人的修養

郭文彬編著
在印刷中

售經店書活生

路馬四海上

◎銀壇巨星自殺

清算藝人阮玲玉

史瑩人編著

實價二角

藝人阮玲玉的自殺，明明是數重的社會病態之暴露，本書站在唯物的立場，用嚴正的態度來批判他，正好借這面照妖鏡，把黑暗社會角落裏的魑魅魍魎，透視無遺。

這是一篇研究社會問題的論文，不是香豔的文章，這是嚴正的清算，不是肉感的誘惑！

處女悲哀

陳一夫創作

實價四角五分

在汗牛充棟的小說界裏，一般的作品，歡喜用美麗的封面，和動人動聞的書名來誘惑讀者們去購買，往往這種讀物，不能使人滿意。本書作者陳一夫君完全認定這是一種自殺政策，他却用了他的熱烈的文筆來寫這部真摯的小說，表現着各式各樣的生活姿態。無論是宇宙的秘奧，人生的玄迷，在作者的筆下，一切都能單純化。令人感到『深入淺出』之妙。內容短篇七種『處女的悲哀』敘述的是一個被虛榮心所驅使而拋棄了她的青春期內應享的幸福而去求書本的安慰，結果青春隨着流水去了，學業是成功了，幸福却完全失却了！故事既動人，文筆亦新奇。

上海一心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廿四年五月付印
中華民國廿四年六月出版

怎 樣 讀 書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全一冊) 實價四角

(外埠) 酌加郵費

編 輯 者 郭 文 彬

發 行 人 華 澹 如

發 行 兼 印 刷 者 一 心 書 店

總 代 售 生 活 書 店

上海四馬路

一

071